南海十三郎

杜國威
舞台劇本全集



這是一個編劇家的故事。一個充滿悲喜的多彩生命；一個恃才傲物的才子；一個至死也堅持「理想」的好漢；一個重情重義的「江湖俠客」；一個風光不再，仍然孤芳自賞的浪子。在他最後的歲月裡，別人眼中的他，不過是躑躅街頭令人唏嘘生命無常的落泊漢子；然而，他覺得瘋瘋癲癲，才真正是遺世而獨立。「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正是大編劇家南海十三郎一生的寫照。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㉒

南海十三郎

編　　劇：杜國威

社　　長：彭志銘

發 行 人：黃世豪

出版顧問：馬傑偉

發行經理：鄭偉龍

編　　輯：江燕媚

封面設計：歐陽應霽

美術製作：孔遠強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www.sub-culture.com

電　　話：27805625

印　　刷：陽光印刷製本廠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1995 年 7 月初版　1997 年 6 月第二版

書　　號：SCB226

I S B N：962-7420-02-50A

定　　價：HK$45

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

普及文化系列之二十二

南海十三郎

杜國威編劇

次文化堂出版

序

並不認識南海十三郎，兒時只聽過母親說，他是粵劇名人，變了神經漢，印象中從未見過他流浪街頭的模樣，在資料搜集和編寫劇本期間，我努力去想像他該是個怎麼樣的人，但他從不入夢！

我十分喜愛「南海十三郎」，但我知南海十三郎一定不喜歡我，我是個慣性妥協，慣性接受現實的人，我亦不能似瘋非瘋的去活上三十多年，但每念及他，仍是熱淚盈眶，因爲，一個編劇去寫另一個編劇坎坷的一生，實在需要無比抑制去抽離自己！

杜國威　番禺十二少

南海十三郎

人物表

旁白（講古五人組）
太史公
南海十三郎（十一歲）
南海十三郎（二十歲以後）
英偉十三郎
文人甲
文人乙
元配
二奶
三奶
四奶
五奶
七奶
八奶
九奶
十奶
十一奶
十二奶
沙展／督察
衆警員（講古五人組）
春花
秋月
福來（少年演至老年的家僕）
同學甲
同學乙
同學丙
同學丁
Lily
薛覺先
開戲師爺
舞場大班
衆舞女
梅仙（江少儀）
場記
導演
試鏡女演員
試鏡男演員
片場雜工
唐滌生
新靚就（關德興）
妲己
梁紅玉
衆肉彈
衆大兵
任惜花
千里駒

猩猩四隻

村女甲（正印花旦）

村女乙

村女丙

班政家

陳師爺

小生（畫外音）

玉香母（畫外音）

司機

Lily丈夫

陳錦棠

茶樓老板

茶樓小伙記

精神病院眾病人

醫生

碼頭苦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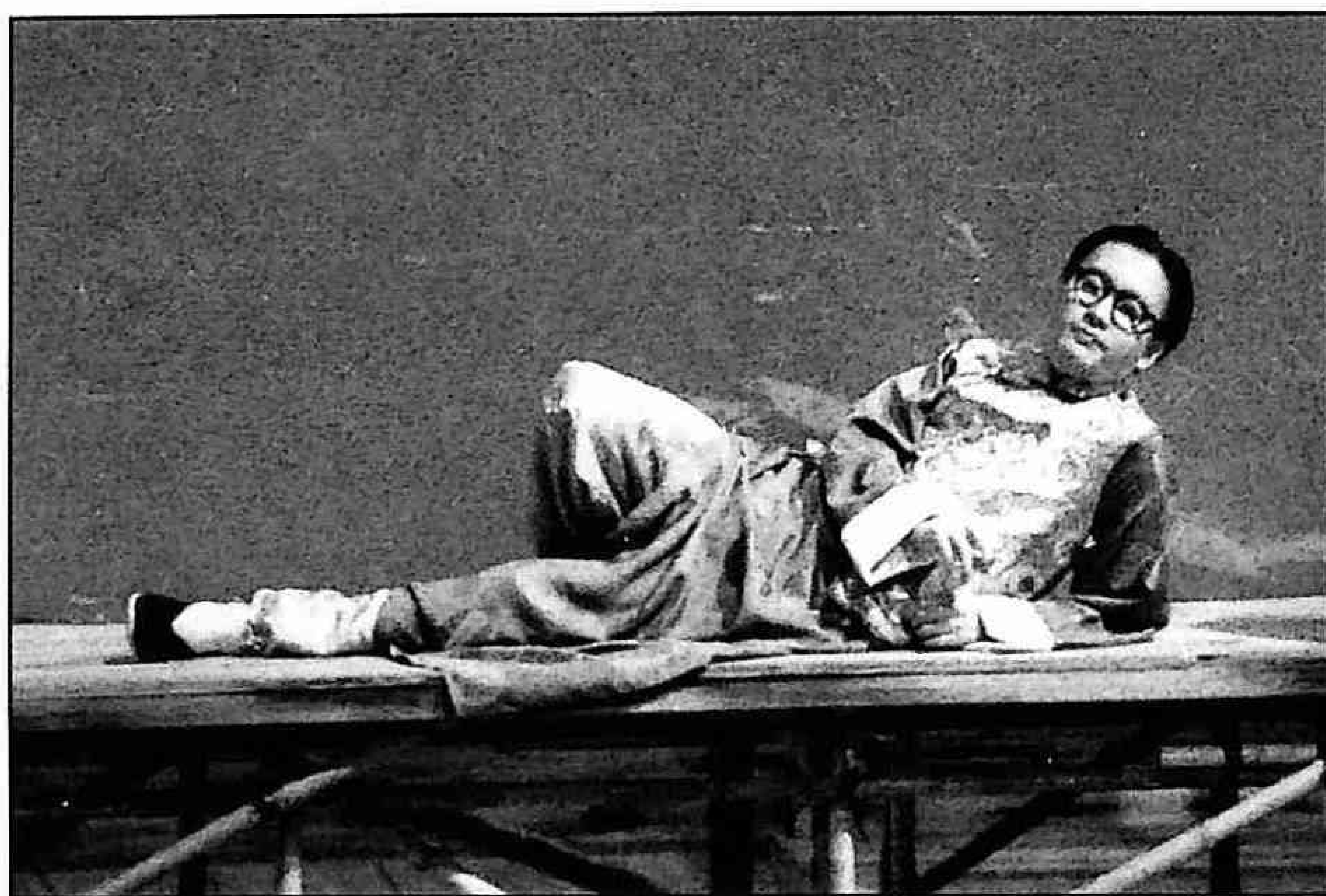
眾和尚

眾尼姑

方丈

小和尚（顯申）

第一幕



開　場

畫外音：（演員用口技作鑼鼓聲）篤篤查撐，撐撐……

燈漸亮至全台光明。

衆演員便裝出，穿練功褲。

他們擺起功架，走粵劇的鑼邊花，

在台上繞圈。

口技鑼鼓聲持續至衆人擺好一些姿勢。

以下的台詞與白欖是演員們交替演繹，更可從角色淡出淡入，以收劇場主義的效果。

花　旦：心聲淚影女兒香，篤撐。

小　生：燕歸何處覓殘塘，篤撐。

小　武：紅綃夜盜寒江雪，篤撐。

老　生：秦淮夢斷，篤篤篤撐！月茫呀茫呀吔！

（口技鑼鼓轉數白欖，演員再繞場，然後面對觀衆）

五人組：我地齊講古個戲要開場，

首先多謝你買飛捧場，

事關票價唔平難得有人欣賞。

若果拍拖嚟睇就要紅底兩張，

之前去食飯，就唔在講啦，

計嚟計去都係荷包傷。

聽個戲名又唔知開邊樣嘢，

原來係講番啲陳皮老薑。

有話當今世態人情薄，

溫馨懷舊至意難忘。

你鍾意個古仔不妨開心笑，

至怕一時感觸你會淚汪汪。

因爲各有前緣冇人一樣，

蘭因瑞果自己思量。

今日你睇人時他日人睇你，

慨嘆無端哭笑又豈尋常！

眾齊聲：人生哭笑又豈尋常，豈尋常！

（口技鑼鼓介，演員走位換台型，有一些已準備扮演其他角色）

五人組：話說三十年前有個晚上，

天寒地凍，星月無光，

警署突然電話響，

原來發生咗大劫案。

衆齊聲：嘩大劫案呀！

五人組：當年有罪案就非等閒，

今時就濕碎唉吔唔駛講啦。

於是大批警察齊出發，

執行命令全副武裝，

衝鋒車，街上闖。

幾個演員：Boo Bee Boo Bee Boo Bee——

一演員：（一怔）喂果陣唔係Boo Bee㗎嚩。

演　員：係嚩，嗚——嗚，齊步伐，操到現場。

衆齊聲：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如臨大敵去查劫案。

（扮警員的急步奔前，身水身汗，一看，怔住，愕然的表情）

五人組：只見殘殘舊舊一躉唐樓，

裏面擺滿咗碌架床，

三兩個市井靠在牀邊，

丫大個口眼光光。

咁嘅地方點會引人犯案，

有乜嘢貴嘢咁緊張嚩。

呢帶頭嗰個肥沙展，

已經走到滿頭大汗。

（沙展喘氣，走前）

沙　展：呢度邊個報警，邊個，係咪你？

係咪你？報警嗰個企出嚟！（隨手亂指）

Ｖ　Ｏ：係我，我報警嘅。

（台下冒出一個乞兒扮相，似瘋非瘋，夾着報紙，赤着雙腳的十三郎，在觀衆前露個怪相）

五人組：眼前出現一個𨶙渣乞兒，

佢着住件絨褸鬼咁異相，

一邊眼鏡就冇玻璃嘅，

成身臭味的確難擋！

衆警員：嘩，好難擋呀！

五人組：攬實啲報紙當正身家，

兩眼超超仲撚起個樣。

（十三郎已走上台前，沙展由頭到腳打量他）

沙　展：（强忍怒容）哦，你俾人打劫？

十三郎：之唔係咯！

沙　展：你唔見乜嘢咁大件事呀？

十三郎：我唔見咗對鞋。

沙　展：——你講乜話?!

十三郎：你撞聾㗎？聽清楚啦，我對鞋俾人偷咗！

沙　展：你——（沉氣）咁你又知唔知邊個偷咗你對鞋呀？

十三郎：知，有兩個賊。

沙　展：嘩，兩個咁多添呀！

十三郎：係兩個賊，的而且確，不過你地唔敢拉嘅。

沙　展：（忍震怒）係?!咁邊兩個賊呀？

十三郎：偷我左便嗰隻鞋嘅係毛澤東，偷我右便隻鞋嘅係蔣介石，

我冇咗對鞋唔落得地，冇路可行邊度都唔駛去，眞係行不

得也哥哥。

沙　展：（氣得指住十三郎）——吖——

你個冚——

五人組：（白欖再起）

個沙展要請佢冚家食橙啫。

沙　展：但諗深一層佢又唔似玩，

鶨人妙語恰似棒當頭。

五人組：笑盡神州千古難，

錦繡河山分左右，

令人無奈兩爲難。

衆齊聲：（慢）爲君惆悵老朱顏。

（衆人北望，彷彿面對錦繡河山。

（沙展轉身，瞪着警察們。）

沙　展：邊個龜蛋接呢單Case嘅？

（一警員驚慄上前）

警員甲：Sorry Sir，係我接嘅！

沙　展：你好嘢，連我都點埋！搞到出衝鋒車仲要成隊兵操嚟幫佢搵鞋！

警員甲：阿Sir，佢喺電話度講英文喫，我以爲係老番報警咋，佢啲英文講得Lock Lock聲喫。

沙　展：（無奈）收隊。

衆警員：Yes Sir！

警員甲：阿Sir（指着十三郎）鎖佢，告佢阻差辦公，告佢黐線。

沙　展：告你失職都冇咁麻煩啦，差佬最怕癲佬你唔知咩？你係咁意同佢落案啦！

警　員：吓，落案？

（十三郎蹲在地上，抓身抓背）

沙　展：你唔做埋場戲佢屈尾十又打嚟報警喫嘞，一陣搞到大大鑊我膊頭嗰兩粒花保唔住呀，去啦！

（警員死死氣走到十三郎面前拿出紙與筆落案）

警　員：乜名？

（十三郎不睬他）

警　員：喂，你呀，乜名呀？

十三郎：你唔識我你好打有限，我個名五個字嘅！

警　員：邊五個字呀？「正牌黐線佬」呀？

十三郎：Mind your words you son of a bitch！

警　員：佢又講英文啦（向沙展求助）Sir！

十三郎：（對沙展）你嚟問我就差唔多！

沙　展：（沉氣）呀老兄，大佬！唔該你講你嗰個五個字嘅名嚟聽吓，Please？

十三郎：（站起）我係你亞爺，嘻嘻，哈哈——

（沙展氣得吹鬚碌眼。

（十三郎轉身就走，揚長而去）

沙　展：你個——

五人組：（緊接）認眞盞眞係認眞盞，

篤撐篤撐篤撐篤撐。

呢喥主角已經出場，

原來係一個瘋癲漢。

呢個黐線佬，來頭響，

係六十年前嘅名編劇，

撰寫粵曲露鋒芒。

佢嘅籍貫係廣東南海縣，

名叫譽鏐本姓江，

家中排行第十三，

藝名叫南海十三郎！

衆齊聲：哦，佢就係南海十三郎，

佢就係南海十三郎。

（十三郎擺起態度囂張的表情，昂首闊步，似瘋非瘋。

（全場暗燈。

（未幾，Spot Light亮）

五人組：要講十三郎，真係有排講，

家庭複雜到好難想像，

祖父係個大茶商，

喺廣東一帶有聲望。

佢老頭喺清末去考功名，

甲子年間欽點翰，

鄉里尊稱佢太史公，

做個清卿督辦派頭響。

所以唔講佢老豆，

就冇南海十三郎。

篤撐篤撐篤撐撐撐……

（江太史出現，身高，像猴子一樣，不時抓抓身體，搔癢。江太史在案前寫對聯，兩個演員在側扮文人雅仕）

五人組：呢個太史公，天生異相，

生肖屬猴，成個馬騮樣。

人爽朗，交遊廣，

英雄草莽佢成莫逆，

騷人雅仕又結交一場。

佢豪氣干雲，揮金如土；

佢文章婉約，細膩情長。

太史公：（朗誦自己對聯）

立殘楊柳風前，十里鞭絲，流水是車龍是馬，

望斷琉璃格子，三更燈火，美人如玉劍如虹。

文人甲：好句，好句呀太史公。

文人乙：「立殘」對「望斷」，堪稱一絕呀。

太史公：哈哈……難得知音，請入後堂，敬備薄酌恭候。

文人甲：咁客氣。

文人乙：咁就恭敬不如從命啦嚁。

太史公：請，請。

五人組：太史公，以食名響。

喜宴客，賽過孟嘗，

太史菜，爭相效倣，

太史蛇羹更加有名堂。

（兩個侍婢捧着一大盅蛇羹出來，還有其他食物。

（另一邊九姨太出）

九姨太：（叫）春花秋月！

春　花：九奶奶！

秋　月：九奶奶！

九姨太：啲蛇羹邊個廚房整㗎！唔好失禮人嚁！

春　花：係大廚阿才哥親手整嘅，蛇湯同上湯都係分別炮製。蛇湯加咗遠年陳皮同竹蔗熬汁，再加入火腿老雞同瘦肉做湯底。

秋　月：啲雞絲、吉濱鮑絲、花膠絲、冬笋絲、冬菇絲同陳皮絲都係新大少奶帶嚟嗰個近身六嬸切嘅，才哥都讚佢刀工幼細，個芡同水律蛇絲係才哥自己加上去。

春　花：檸檬葉同菊花瓣係我地兩個揀嘅，全部浸過鹽水，瓣瓣都嬌嫩新鮮㗎。

九姨太：咁得嘞，拎入去請老爺嗰幾位貴客品嘗啦。

五人組：嘩！太史蛇羹好夠派頭，

聽到口水流流，個肚郎郎（上聲），

食色性也人之常情，

太史風流更加傳開巷，

佢一共娶咗十二個老婆，

可惜搵勻都冇個國色天香。

（十一個演員排列陣勢，扮十一個姨太，有男有女，做各種儀態）

五人組：太史嘅品味真係夠晒奇，

鍾意啲女人都係好醜樣。

哈佢地相安無事又唔會沾酸，

相敬如賓，有傾有講，

生兒育女共十七名，

其中一個就係十三郎。

（衆妻妾七嘴八舌）

衆妻妾：吓！十三返咗嚟？

二　奶：鎖住個神閣咪俾佢搞轉個菩薩。

三　奶：（叫）福來！呀福來！

（家僕福來出）

福　來：三奶奶！

三　奶：（對福來）快，快啲搵人收起廳嗰啲花樽古碗，睇怕老爺就要打仔咯。

福　來：知道！

衆　妾：吓，十三又闖禍呀！



大　婆：哎呀我冇眼睇咯！

五人組：呢個元配佢老到唔識郁；

二奶食齋無求無慾；

三奶出身於紫洞艇，主持家政個算盤熟；

四奶五奶都讀過書；

七奶得閒開吓煙局；

八奶鍾意飲番兩杯；

九奶肯下廚煲吓雞粥；

其餘三個出自青樓，

識彈會唱撥絲竹，

太史門庭當戲棚，

佢地週時唱戲度新曲。

咦，數來數去只有十一人，

點解搵匀都唔見老六？

（十三郎出，時年十一歲，一臉頑皮，已戴着眼鏡，像太史公一樣，扲身扲勢）

四　奶：唉，六妹佢命薄似桃花。

五　奶：先天失調缺乏補養。

七　奶：懷胎七月就難產死。

八　奶：生落嗰個就係十三郎。

衆妻妾：（指着十三郎）唉你個十三郎！

九　奶：天生成個百厭樣。

十　奶：冇厘定性又多管閒事，人細鬼大夠晒荒唐！

衆妻妾：（對十三郎）沙煲咁大個膽呀你！

馬騮精托世㗎你！問你點收科！

（七嘴八舌）

（太史公出來）

太史公：做乜事鬼殺咁嘈?!

衆妻妾：老爺！

三　奶：今陣大件事啦老爺。

太史公：（見十三郎）吓，十三?!點解你番咗嚟呀？你逃學呀？

四　奶：唔係！係趕出校呀！

太史公：吓！

三　奶：南武學堂個校長寫咗封書函俾老爺你呀。

噚！（把信交給太史公）

太史公：（看信）懇請太史公開恩，命貴子弟撤離宿舍，自動退學！

（對十三郎）今次你又犯咗啲乜嘢事呀？

三　奶：阿十三佢呀，靜靜入校長間房，燒咗校長堂蚊帳呀！

二　奶：阿彌陀佛。

太史公：（對十三郎）你有冇做到？

十三郎：有，做得出唔怕認。

太史公：吓！你個衰仔！

三　奶：十三，乜得你咁奀皮吖?!

十三郎：個個同學都憎校長，話要整蠱佢，收尾有同學話燒佢蚊帳，但係冇人敢去做。

九　奶：咁就你去做！

十三郎：身爲英雄，要挺身而出！

十一奶：（沉花下句）唉吔吔，十三你眞係膽大呀，猖狂——呀。

十三郎：（接花下句）我咁做大快人心，個個同學都拍爛手掌。

太史公：衰仔，你又俾人趕出校啦你！

十三郎：仲好添，我都唔想讀！

太史公：你話乜話?!

十三郎：你成日叫我讀好啲英文同鬼佬打交道吖嗎！

跟校長學英文呀，米都有得乞呀，你估佢點教英文㗎！

（模仿校長）嗱，撇號呢，就叫做Apostrophe，知道冇？Apostrophe！唔記得就喺側邊音注中文佢啦。呀婆試土肥！係嘞！

This is the superintendent's office，即係解作呢間係主管嘅辦公室。

Superintendent，音注掃把連天頓。

Office呀？音注惡肥屎啦！

四　奶：惡肥屎！唔！

十三郎：臭呢?!

五　奶：Oh my吉！

十三郎：佢呀，仲堂堂罰企打手心揸耳仔㗎！

三　奶：但係你唔讀呢間你又去得邊間呀？成個廣州河南嘅學校你讀匀㗎啦十三。

八　奶：又請老師番嚟做私塾呀？

九　奶：咪又盞激走老師，呢上次教你德文嗰個老師咪俾你激走嘅？

十三郎：佢係漢奸嚟㗎，成日話德國強中國弱。

十一奶：（唱）（三腳凳）

你咁鍾意同老師作對，小小年紀太囂張呀！叮冬叮，叮冬叮冬叮冬叮。

太史公：福來！攞籐條嚟！

十二奶：（唱）快啲認錯向父求饒，睇怕今回要捱棒仗㗎呢！

叮冬叮冬，叮冬叮……

（福來已把籐條交予太史公）

十三郎：（唱）你啲大人都唔講理。

衆齊聲：唉吔！

十一奶：小心說話快跪中央吖呀！

太史公：（手執籐條）打死你個衰仔——唏！

十三郎：咪住。

太史公：——？

十三郎：你老豆有冇打你先？

太史公：我老豆個仔聽教聽話勤力讀書考取功名光宗耀祖駛乜打
　　　　呀！

十三郎：你地啲八股佬讀死書死讀書卒之讀書死，我地新一代，支
　　　　持五四運動，唔再盲從附和㗎啦！

太史公：衰仔，邊個教你講呢啲嘢㗎？

十三郎：通街都有學生演講，老豆你唔出去聽吓！

太史公：我打死你。（氣極）打。

　　　　（十三郎走避，一個追時一個逃。衆妻妾慌忙勸阻）

衆妻妾：唔好打呀，

　　　　老爺，小心呀！

　　　　十三，咪咁奀皮啦！

太史公：（喘氣）我俾你激死啦，我唔打過你消唔到啖氣，我咁多
　　　　個仔女，冇個好似你咁難教，咁反斗。

十三郎：（也喘氣）最弊你連有幾多個仔幾多個女，邊個係邊個老
　　　　婆生你都未知呢，老豆！

太史公：吓！你——

十三郎：唔係咩，我問你嚫老豆，我對下排十四嗰個係仔定女吖？
　　　　我對上嗰個阿哥係邊個阿媽生㗎？你講啦！

太史公：吓?!（怔住）

十三郎：哈哈哈——唔識答哩！

太史公：（窘）唏，我打死你！

十三郎：我擋！

（十三郎從懷中掏出一橫條，上面寫着「打倒封建」）

十三郎：（大叫）打倒封建。

太史公：打死你！

（十三郎一閃，把紙條貼在十奶身上）

十　奶：哎唷！

（十三郎再從懷中取出另一張，寫着支持新中國）

十三郎：（大叫）支持新中國！

三　奶：你想激死老豆咩十三！

十三郎：新中國萬歲！

太史公：衰仔吖！

（十三郎把紙條貼在另一個妾侍身上）

衆妻妾：十三，唔好咁放肆啦。

老爺，小心呀。

（兩父子，一個追時一個避。

（衆人擾攘之間）

三　奶：（大喝一聲）十三，停止。

你再係咁奀皮，今晚冇得睇大戲。

（十三郎一怔）

十三郎：今晚有戲睇？

十　奶：今晚有蛇仔利、小丁香、芙蓉麗嚟唱戲，十一媽彈洋琴，

十二媽掌板仲加埋我，冇你份。

十三郎：唔好呀，受埋我玩嘛，十媽！

十　奶：（輕聲）仲唔同老爺認錯?!唔？

（十三郎望着太史公）

十三郎：老豆。

太史公：我冇啲咁嘅仔。

十三郎：同你玩之嘛！

太史公：你目無尊長，大逆不道。咁細個就咁難教，大咗點算？

（十三郎望着老豆，太史公與他對望，彼此越望越痕，

兩人不停抓身搔癢）



太史公：（大喝一聲）跪低！

十三郎：係咪跪咗可以睇大戲呀？

太史公：仲駁嘴！

十三郎：跪！

（十三郎撲通跪下）

太史公：揸耳仔！

十三郎：揸！

三　奶：（對十三郎）認句錯啦。

十　奶：嗱！唔認錯冇戲睇㗎！

十三郎：老豆我錯啦。

太史公：話我讀死書係嘛！

十三郎：冇喀！我話你熟讀四書之嘛。

太史公：乜嘢叫做讀書死呀？

十三郎：要四書熟讀死而後矣方承孔孟之道，老豆你敎嘅。

太史公：哦！打倒封建！

十三郎：唔係！

（十三郎即將「打倒封建」與「支持新中國」兩對聯一摺，合併變作支持封建）

十三郎：老豆你睇錯咗啦！睇眞啲。

太史公：我生咗——（一怔）

三　奶：（在旁提點）十七。

太史公：我生咗十七個仔女，冇個好似你咁難教㗎，想睇大戲呀！唔准，我要你跪祖先跪到天光。

十三郎：你唔俾我睇大戲我唔同你捉棋！

太史公：——吓？

十三郎：你唔好唔記得你仍然係我手下敗將嚡老豆。我嗰局天馬行空你仲未破得倒嚡！

太史公：你而家要脅老豆咁啦嚡？

十三郎：講事實啫。嗱，我再讓你雙炮好未呀？

太史公：我唔駛你讓，唔信捉唔贏你！

十三郎：好吖好吖又嚟過吖。

太史公：嚟吖嚟吖，放馬過來，怕你呀！

十三郎：嚟吖，捉過吖，捉過吖。

（太史公談得興高采烈，十三郎投其所好，太史公不虞有詐，十三郎已站起）

太史公：（突驚覺）跪低！

十三郎：（跪下）唔捉棋呀？

太史公：哼！我仲未嬲完。

（衆妻妾忍笑不禁。

（福來走進來）

福　來：老爺。

太史公：乜事？

福　來：英美煙草公司個洋買辦羅拔臣嚟咗。

太史公：好好招呼佢喺正廳坐。

福　來：係！

五人組：（白欖）

清末民初嘅洋勢力，

靠茶葉鴉片與香煙。

太史公係英美煙草嘅總代理，

年中賺倒唔少錢，

可惜遭逢局勢風雲變，

家道中落不如前。

四　奶：老爺，你眞係想落香港呀？

太史公：唉，時勢唔好，聽講又將會發動海員大罷工，啲人鍾意搞示威。

三　奶：你地呀，免得過呀而家乜唔好通度去，有乜事矛頭梗指向我地太史第。

一陣話我地同洋人勾結。

五　奶：唔怕卦，老爺相識滿天下。

太史公：就係識唔倒呢班革命新青年，呢——

（太史公指着地上的十三郎）

太史公：連呢隻嘢都番嚟貼大字報，呢個風頭火勢，都係避吓好。

三　奶：英美煙草公司同老爺安排好，老爺喺香港加連威老道一號買咗四層洋樓。

衆妻妾：哦！

太史公：去住吓，當抖吓暑。

衆妻妾：我又去，我又去。

老爺帶我，

我又落香港。

太史公：你地咪嘈，咪嘈！

三　奶：咪嘈呀，江家上上下下咁多房廿九人，男孫女孫三十一，連埋工人一共八十六個帶得邊個去呀？

邊個責任重要嘅就帶邊個落去！

太史公：大廚二廚一定要帶。

二　奶：六嬸羮齋最拿手要帶。

九　奶：咁多姊妹係我肯入廚房嘅，我一定有份去㗎啦。

太史公：仲有呢隻馬騮，一定要帶埋去。

（衆看着十三郎）

太史公：帶佢落去入番書學堂，鬼佬教英文一定好啦，到時睇佢又出邊櫳。

八　奶：哎唷！鬼佬仲惡呀，鬼佬拳拳到肉，你估打手心揸耳仔咁簡單呀。

聽講剝晒衫褲用皮鞭㗎陰功！

（十三郎原本仍躺在地上，一聽彈起，坐起來）

十三郎：我唔落香港。

十　奶：唔落？香港都有好多大戲睇㗎！

太史公：乜嘢都唔准睇，要讀書，聽倒未？

十三郎：我唔去。

太史公：你夠膽話多聲唔去吖嗱。

（「嚓」的一聲，十三郎從懷中掏出另一條橫額，上寫着「打倒專制」。

（Tango音樂開始）

A演員：（白欖）所謂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轉眼十年人事過——

B演員：喂！

A演員：點呀？

B演員：時代唔同咗，背景都唔同咗啦嘛，聽吓啲音樂？

A演員：呀係嘛！

B演員：我地轉吓個方式去講古仔得唔得？

A演員：得。（對觀衆）

時代嘅巨輪，不斷推進。

一九三〇年，香港。

（Tango音樂放大。一對對男女翩翩起舞，滑過場中，演員們邊跳舞邊交代劇情）

五人組：香港大學學生會一個慈善舞會，

來自不同院系嘅大學生，

大多數都係名門望族，富家子弟。

男嘅風度翩翩，器宇軒昂；

女嘅粉雕玉琢，儀態萬千。

要揀當中最突出嘅都好難，

不過，試吓！

（Tango音樂再放大。

（雙雙舞者又滑過場中，爭妍鬥麗。

（舞者掠過，Spot Light打在十三郎身上。

（十三郎孤獨站在一旁，仍戴着那副眼鏡，穿上三十年代的西裝，人生得十分矮小，卻把頭抬得高高，傲視一切）

五人組：佢叫江譽鏐，華仁書院畢業，

考到公費入香港大學，

係醫學院一年級生。

讀書聰明絕頂過目不忘，

啱啱二十出頭。

（同學甲與乙在另一邊，看見十三郎，有點意想不到）

甲：（對乙）咿，出奇嚸，睇吓邊個嚟咗？

乙：（看那邊）吓，江譽鏐呀！乜佢都鍾意呢啲洋玩意嘅咩！

甲：（叫）江同學。

十三郎：頗熱鬧嚸！

乙：單人匹馬嚟呀，你個Partner呢？

十三郎：我冇諗過要跳舞。

甲：點解呀？

乙：唔識跳呢？駛唔駛我指點吓你呀？

十三郎：非不能也，實不爲也。

甲：我介紹個女仔你識吖？睇上邊個呀？

十三郎：廖同學，估唔到你會講啲咁輕挑嘅說話嚸。

乙：假正經，唔想識女仔你嚟呢度做乜呀？

十三郎：我嚟冷眼旁觀吓人生百態啫！

甲：吓?!

乙：吓?!

十三郎：你地睇，衣香鬢影，歌舞昇平，試問身處喺咁嘅場合，又點可以睇得到中國人面對內憂外患，中華民族面對的隱憂吖！

乙：嘩！江同學又發議論啦。

甲：眞係大義凜然嚐。

乙：喂，愛國戰士，咁點解你又唔去保衛國土，參加革命呀？去大後方做游擊隊吖，打日本仔夠好咯。

十三郎：燕雀焉知鴻鵠志，壯懷如我更何人吖。

（甲乙兩人忍俊）

十三郎：你地似乎取笑緊我嚐。

甲：唔係，我地想推舉你做下一屆同學會主席。

乙：冇錯嘞，到時由你領導我地去革——革——

（乙突然看見遠處出現一個美女，怔住，拉一拉甲，甲也看見了，而另一邊亦有一些男生走過美女那邊，甲與乙更不打話，趨之若鶩的走過去。

（十三郎仍懵然不知）

十三郎：同學們，我地實在太幸福啦，受嘅係高等教育，又點諗到仲有千萬嘅中國人，仍然爭取平等、自由吖。喥，就睇今晚呢個舞會，花費咗幾多銀兩，消耗咗幾多人力，爲乜嘢

啫？無非個個想藉此機會顯吓派頭，爭妍鬥靚啫——（怔住）

五人組：啫字話音未盡，江譽鏐已經睇到嗰位少女，衆男仕嘅目標！

（十三郎怔住，看着。

（另一男同學擦身而過，看看十三郎，看看人叢中的少女）

丙：（拍一拍十三郎）靚女呀！

十三郎：（掩飾）一般啦，都係庸脂俗粉啫！

五人組：但係由嗰一刻開始，江譽鏐嘅視線就未離開過嗰位少女！

十三郎：（喃喃）而家國家面對內憂外患——中國充滿——

一般庸脂俗粉啫，我地要爭取自由、民主，唏，口不對心！該打，我十二個阿媽，四個家姐兩個妹，冇一個可以同佢比，我心目中嘅仙女，本該如是。

（美女已走到十三郎面前，她比十三郎高出一截）

Lily：Hi！

十三郎：（喃喃）本該如是！

Lily：你講乜呀？

（用手推一推，十三郎如夢初醒）

十三郎：你——同我講嘢？

Lily：嘻，你頭先講乜呀？

十三郎：我以爲係幻象！

Lily：我叫Lily呀，你呢？

十三郎：江轡鏐。

Lily：冇英文名？

十三郎：冇，不過你鍾意我可以爲你即刻改一個，我排第十三，你叫我阿Sam啦！

Lily：Hi, Sam！Nice to meet you！

（突然）幫我買張慈善獎劵吖。

十三郎：——你埋嚟，就係想我同你買獎劵咋？

Lily：爲善最樂吖嗎！做善事唔好咩！

十三郎：好！但係有其他原因就更加好！

Lily：乜嘢原因呀？

十三郎：譬如話，我嘅儀容吸引咗你，所以你埋嚟。

（Lily一怔）

Lily：嗯——Sorry呀我——對唔住！

（Lily欲走）

十三郎：我嚇親你呀？

Lily：唔——唔係！

十三郎：我係坦率咗啲，不過，識女仔我冇經驗，諗唔到用乜嘢好嘅開場口白！

Lily：係咩——我！（欲走）

十三郎：（截她）我過份咗？

Lily：唔係。

十三郎：咁點解你要走開？你應該欣賞我勇氣可嘉吖！

Lily：唔，我——我係過嚟想你買張獎劵咁簡單咋我，我唔知道會——

十三郎：會係我地友誼嘅開始呢！同我做個朋友吖，我嘅要求就係咁簡單咋！

Lily：（尷尬，失笑）你都幾——幾——

你知嗎，如果呢度唔係大學堂，我仲以爲你係——

十三郎：係乜呀？

Lily：嗯——冇。（肯定地）你個樣唔似壞人，呢點我可以肯定。

十三郎：壞人？點解你會咁諗？

Lily：呀——呀江同學，我——我要過去嗰便。我仲有好多獎劵要賣。

十三郎：我買晒佢！拎嚟啦！

Lily：多謝，呀，咁我可以安心跳舞嘞。

十三郎：你鍾意跳舞？

Lily：係呀！佢地等住我跳舞㗎！

男同學：Lily！Lily！

Lily：Coming！對唔住，我——

（十三郎即截住）

十三郎：請你賞面，同我跳隻舞吖！

Lily：吓？

（Lily怔住）

五人組：江譽鏐嘅熱情，嚇怕咗呢個少女。

少女再仔細睇清眼前人，怪就怪啲，但係就絕對唔係心懷不軌嘅慘綠少年，無謂拒人於千里之外吖，佢只不過係個初出茅廬傻小子啫，況且，爲善最樂吖。

Lily：——你，請我跳舞？

十三郎：我從來未跳過舞，爲你，我要獻出呢隻處男之舞。

（Tango音樂放大。其他舞伴又滑過台中，十三郎觀察一下男舞伴的步伐）

十三郎：得嘞，可以嚟嘞。

Lily：睇吓就識？

十三郎：我自細過目不忘嘅，爭啲俾人叫神童！

（Tango音樂擴大。

（十三郎與Lily起舞）

五人組：Lily喺呢個舞會嘅第一隻舞，

竟然係同貌不驚人嘅江譽鏐跳，

其他嘅男同學睇到目瞪口呆。

然後咬牙切齒，

然後喃喃詛咒，

諗來諗去都唔明，究竟呢個傻仔有乜嘢魅力，會令Lily垂青?!

Lily：（對十三郎）眞係過目不忘嚁，跳得咁好，天才嚟嚁。

十三郎：我係咪矮咗啲？

Lily：唔——唔係吖！

十三郎：你用啲想像力，幻想吓，我會高大啲㗎。

Lily：嘻！你好傻呀！

十三郎：我一啲都唔傻，有你喺身邊，發夢都可以變眞！

（十三郎與Lily繞場跳，其他舞伴穿梭。

（到兩人再出現時，十三郎已變得高大英俊，器宇不凡，但仍戴着那副眼鏡，卻甚風度翩翩）



英偉十三郎：開心嗎？

Lily：開心，不過我要同我表哥跳舞呀，仲有其他男仔，我應承咗佢地㗎。

（Lily的視線仍舊落在原高度的位置）

英偉十三郎：就等佢地鬧我啦，太好啦，我要爲你作首歌。

Lily：作歌？呀，係嗰，你係天才嗰！

英偉十三郎：Lily！Lily！呢個名，真係好聽。人如其名，清麗脫俗嘅水中蓮呀！

Lily：你——

英偉十三郎：𠺢！Bom Bom Bom Bom

（哼着Tango節拍。Tango音樂變調，但節拍依舊。

（十三郎即邊跳邊唱）

英偉十三郎：（唱）（下西歧）

Bom Bom Bom Bom Bom，

你美貌如蓮人帶香，

彩蝶迷花花更香，

燕一隻，飛翔在醉鄉。

見卿我就魂盪漾，

更願兩家友誼共歡暢，

希望日後情義更長，

Oh my sweet heart, I'm captured by your eyes

see now I am ten feet high

I do not know how it starts

Love at first sight have you ever learned.

（音樂過序，舞影翩翩）

五人組：江譽鏐係華仁書院嘅畢業生，

間學校係咪由佢開始搞英語粵語就唔知，

但係面對住Lily，乜嘢中國人內憂外患，乜嘢自由民主都

抛到九宵魂外咯。

英偉十三郎：（過序後接唱）

Oh my sweet heart, I'm captured by your eyes

see now I am ten feet high

I do not know how it starts

Love at first sight have you ever learned

（這時其他男仕已急不及待從英俊的十三郎懷中搶走

了Lily共舞。

（Lily對十三郎若即若離地笑一笑，更令十三郎迷

惘、沉醉。

（英俊的十三郎怔住、呆住。

（然後，黯淡的燈下，十三郎漸漸變回矮小。

（衆同學圍着十三郎正在取笑他）

甲：（模仿他）Oh my sweet heart, I'm captured by your

eyes哈哈哈……

衆：哈哈哈……

十三郎：笑乜呀，笑乜嚕！

乙：江同學，你想氹我表妹呀！

十三郎：（驚喜）乜原來佢係你表妹呀！妙極，請幫忙！

乙：知唔知乜嘢叫唔自量呀?!

十三郎：交個朋友冇乜自唔自量嘅，大家都係文明人，你咁講法太落後喎！

乙：咁你想我點幫你吖？

十三郎：告之芳居何處？

乙：哈……哈你都幾唔怕醜喎，想單刀直入去搵我表妹呀？

十三郎：我想仿效吓西方男女社交之道啫。

甲：好嘢！江同學你好勇敢！

乙：不過可惜吖，太遲咯。

十三郎：何解?!

乙：Lily要返上海，你死咗條心啦！

我表妹眼角好高㗎！你盞晒心機啫。

丙：係咯，Lily鍾意你我地輸乜都得。

丁：你追到佢我地貼酒席貼大牀！

衆：哈哈哈——

（十三郎神情急切。

（燈光轉，演區轉）

五人組：砵砵！砵——（輪船聲音）

一個擠得水洩不通嘅碼頭，

一隻將要開往上海嘅郵輪。

（混亂熱鬧嘅場面出現。

（演員們扮乘客，扮碼頭苦力，扮送行的人。

（Lily擠在人羣中）

苦力甲：（走前）小姐，俾我搬吖！

苦力乙：小姐等我！

苦力甲：喂！咁撬生意㗎！

（兩人互相爭奪行李）

苦力乙：我先嘅你走開。

Lily：你地唔好爭啦。喂喂小心，有玻璃喺裏便㗎。

哎！夠啦夠啦，我唔駛要咁多人呀。

呀，因住——

（十三郎上前抽起行李）

Lily：喂你做乜呀？唔駛咁多人——

十三郎：Lily？

Lily：（愕然）係你？（驚奇笑）點解你會喺度㗎？你又去上海呀？

十三郎：我專登嚟搵你，希望你唔好去上海。

Lily：點解呀？

十三郎：我。

Lily：——？

十三郎：我對你一見傾心。

Lily：（失笑）你好傻呀！

十三郎：呢啲唔係傻，係痴，痴心一片。

留低喺度，俾時間我地培養感情吖，好嗎？

Lily：冇可能㗎，江同學！

十三郎：點解冇可能？

Lily：嗯——你唔好咁啦，我唔會鍾意你㗎！

十三郎：點解，係咪我好乞人憎！

Lily：我。

十三郎：（截住）你講啦，我受得住打擊。

Lily：嗯，如果我留喺香港，我地或者都會——不過，我要返上海呀！爸爸喺嗰度等緊我㗎！

五人組：（叫）Lily！

Lily：（應）嚟啦！（對十三郎）我媽媽催促我啦！再見啦江同學！

十三郎：你即係話如果我地可以成日見面，你就會鍾意我係咪？

Lily：吓！——哎呀我唔識答呀。你講嘢咁直腸直肚嘅。

十三郎：呢個係我優點嚟㗎嗎！

V O：Lily！

Lily：係咁啦，我上船啦！再見！

十三郎：我嚟上海搵你，好嗎？

Lily：（一怔，望十三郎，失笑）

十三郎：你笑乜呀？

Lily：你副眼鏡，我一見到就想笑。

十三郎：你唔鍾意我除咗佢。

Lily：唔係，唔係，幾得意吖，幾好。

十三郎：咁我成世戴住佢。

（一怔）點解會講起眼鏡㗎？我講緊一個重要嘅決定你講咗去眼鏡！

演員們：砵砵——砵砵——

十三郎：Lily！

Lily：哎呀船開啦，我走啦！

衆乘客：再見啦！再見！

送船者：順風啦！再見！

（嘈聲一片。

（Lily已上船）

十三郎：（大叫）我嚟上海搵你——好唔好——

Lily：（大叫）乜話？聽唔倒？再見！

十三郎：你等——我——

演　員：砵——

十三郎：我即刻嚟上海搵你呀！

（演員們揮手。

（燈光轉，代表時空轉變。

（演員們再走位，簡單的布置呈現出太史第客廳）

五人組：一九三二年，

太史公已經由香港搬返去廣州住，

但係家道一直不振。

幾個大仔都不善經營，

有幾個仲流連妓院，有乃父之風。

開支大又唔識開源節流，

唯有想個折衷辦法，就係十七個子女當中，凡係成家立室嘅就要搬出太史第自立門戶。

開支減少咗，但係太史公依舊好客如故，揮霍無道。

一旦產生經濟問題，十一個妻妾都要承擔責任去變通變通。

主持大局嘅，唔駛講都係落在頭腦精嘅老三身上啦。

（十一個妻妾圍在一桌旁，中間站着三奶）

三　奶：近排多客請，又周轉唔靈嘞，個個都知應該點做啦。

衆：知！

三　奶：好啦自動奉獻啦！

大　奶：我行頭啦！（一放，就是一對玉鈪）

衆：三萬三嘅透水綠。

九　奶：恨唔倒咁多嘅咯，總之做大嘅就最着數啦！

三　奶：咁多口做乜啫阿九！第二位，老二！

二　奶：首飾一早捐晒出嚟啦，淨番銀票，嗱！

三　奶：四隻金鈪！

　　眾：嘩，三姐咁捨得呀。

三　奶：羊毛出在羊身上啫！而家拎番出嚟應急都好應該嘅，係咪咁講呀？

（其實三奶亦有點捨不得，肉痛表情）

五人組：原來太史公富甲一方嘅時候，每逢立一個新寵，例行要疏通前頭嗰的嘅。等佢地唔駛呷醋，以示公允，所以大喜之日，新人同舊人一律都有同樣嘅金銀財物揸手。早入門梗係着數好多啦，行頭嗰的私己錢，比做細嗰的多出幾倍。全盛時期，江家個個女人都擁有一對三萬三嘅透水綠玉鈪，富貴逼人。

（其他的妾侍已一一把首飾放在檯上）

八　奶：（放下首飾）嗚！嗚！

三　奶：咪，你喊乜啫，唔捨得呀阿八！

八　奶：唔係！

四　奶：又飲咗好多杯呀你！

八　奶：唔係，一時感觸啫。

眾　妾：乜嘢事嚁？

八　奶：我聽到老爺話，客人唔可以待薄，人地俾面，要盡力而爲。

三　奶：咁咪係囉，我地老爺係賽孟嘗吖嘛！

八　奶：佢話再係入不敷支，佢情願戒咗鴉片煙唔食都要請客，

嗚！嗚——

衆　妾：老爺眞係偉大，寧願委屈自己！

我地唔可以委屈老爺嘅，

千祈唔好令佢擔心呀！

（七嘴八舌地）係咁仲唔捐多啲私己出嚟！

五人組：幾深明大義嘅一羣妻妾，

幾忠肝義膽嘅紅顏知己，

簡直視太史公如偶像，若神明。

男人有三妻九妾而能相安無事而能深被擁戴，體貼入微，

夫復何求，夫復何求啊！

（太史公出來，看着衆人）

太史公：（對妻妾）做乜一個二個苦瓜咁面？

衆　妾：（掩飾）老爺午安！

五人組：下午三點，太史公啱啱起身。

太史公：一陣陳誠將軍嚟，你地準備好迎賓啦馬。

三　奶：準備好啦，巡捕房嗰邊已經派人喺南華西路至同德里把

守，邊個出入都要經警衛查喎。

九　奶：一陣客人嚟，抽大煙嘅會請入書房，唔抽煙嘅請去偏廳飲

茶食果點。

四　奶：細路仔閒雜人等冚辦爛帶上閣樓，我知點做。

十一奶：（唱花）我早已預備絲竹絃管局，安排唱腳，等候將軍呀到臨。

（外面嘈吵聲傳來）

太史公：出便做乜咁嘈？福來，福來！

（福來入）

太史公：出便乜事咁嘈？

福　來：（驚喜）老爺，十三少返咗嚟呀。

衆　妾：吓，十三返嚟?!

（只見兩個巡警，捉住一個衣衫襤褸嘅潦倒漢子進來）

衆：（叫）十三！

三　奶：十三乜你搞成咁呀，發生咗乜嘢事呀？

警　衛：吓原來佢眞係太史公嘅十三公子呀，咁眞係冒犯晒，我地見佢咁嘅身世入同德里，職責上要查問幾句——

十三郎：（罵）你班豬玀、飯桶，狗眼看人低，揸住雞毛當令箭，喺度作威作福，捉賊嗰陣又唔見你地咁本事。

（太史公鐵青着臉，忍無可忍）

太史公：（大喝）你收聲。

（對警衛）你地拉佢啦。

衆　妾：哎吓？

太史公：佢唔係我個仔，我個仔已經失蹤咗兩年而家仲音訊全無，都睇怕死咗咯。

（太史公走入內）

衆　妾：老爺！老爺！

（衆窘住，怔住）

三　奶：（對警衛）嘻，嗯，差大哥，唔該晒，佢眞係我地十三少。

四　奶：差大哥，勞煩晒你地呀。

五　奶：眞係唔好意思，請回，請回。

（衆人匆匆打發兩個警衛走，回頭再看十三郎。

（十三郎依舊擺出任性倔强冥頑不靈的表情）

三　奶：（對十三郎）做乜你一封信都唔寫返嚟吖，知唔知我地駛人去上海打探你消息吖？

九　奶：十三，我地好擔心你呀。

二　奶：你呀成世都係咁自把自爲——

十三郎：你地唔好再講啦，一個二個收口呀！

衆　妾：（停下）——

十三郎：我個人已經返到嚟咯，咪算囉！過咗去嘅嘢我唔想再講啦，你地唔好問。你地問我又走過。

八　奶：咁問吓你今後點打算都得卦！

三　奶：香港大學嗰便已經有信嚟話革除你學籍啦嗝，你做唔到醫生啦。

十三郎：我都唔想做醫生，唔需要替我擔心，一句講晒，天無絕人之路。

三　奶：一句講晒，你乖乖地同老頭認句錯。

十三郎：我何錯之有？

三　奶：吓——

你粒聲唔出失蹤兩年，令佢日夕掛念咁都話冇錯？道理講得通嗎?!吓！

（十三郎仍擺出倔强表情）

九　奶：入去認句錯啦！

（這時，福來乖巧地拿着一條大大的男人手帕，走到十三郎面前）

福　來：十三少！

（福來遞手帕給十三郎）入去啦，入去啦，吓！

（衆妻妾望十三郎，終於十三郎拿着手帕，轉身，入內，衆妻妾才鬆一口氣。

（另一邊燈區亮，太史公半卧在椅上，抽着水煙，十三郎緩緩行前。

（太史公微覺後面有人，卻不理睬）

十三郎：（期艾）老豆。

太史公：我冇啲咁嘅忤逆仔。

十三郎：幾十歲咁大火氣做乜吖。

太史公：你仲驚激我唔死呀！

太史公：都唔係第一次啦。

太史公：（氣極）你個衰仔——咳咳咳，你——

十三郎：老豆——（走過去掃太史公背脊）

太史公：你躝，你即刻躝！

十三郎：唉！早知係咁我寧願餓死街頭囉。

（十三郎逗老父，作狀離去）

太史公：（急，又要尊嚴）你躝屍！你唔認錯你躝呀你！

（十三郎真的走了幾步）

太史公：衰仔你認句錯得唔得？

十三郎：（食住上）唉！我何錯之有呢！錯就錯在我太似你啦！

太史公：你話乜話？

十三郎：咪係咯！似你咁多情，咁任情咯！

太史公：吓！你——你！

十三郎：唔好嬲嘞老豆。嗱，我任你宰割，任你劏任你殺！你有本事就置我於死地，殺個五馬分屍啦！

（十三郎真的把眼縛着，靠着椅旁坐下。

（太史公一怔，看着十三郎）



太史公：咁好死，縛埋雙眼任我劏？

十三郎：嚟啦，至怕你有心無力，結果飲恨而終嚕！

太史公：閘住！呸！你放肆！衰仔死到臨頭仲大口氣，我要你永不超生。

十三郎：好啦咁就嚟啦。（叫）福來！福來！

（福來捧着已擺好棋子的棋盤過來）

福　來：嚟！嚟！

（福來放下棋盤）老爺要黑子定紅子？

太史公：黑子，剋住佢！

（福來移好棋盤）

十三郎：駛唔駛讓你雙馬？

太史公：唔駛你咁好心。

十三郎：好啦，咁就你行先啦！

福　來：（喜孜孜）我沖壺靚茶入嚟。

（福來走了）

太史公：（移動棋子）炮二平六。

十三郎：（縛着眼）炮八平五。

（太史公爲十三郎擺棋）

太史公：（想了一想）馬二進三。

十三郎：（不假思索）馬八進七。

太史公：（全力以赴）車一平二。

十三郎：老豆我要向你寫個服字！

太史公：服呢！我棋藝進展神速呢！

十三郎：你話咁易就娶咗十二個老婆。

唉！我弱水三千只鍾情一個都無福消受。

太史公：你係咪捉棋㗎你？無拉拉又講女人！

十三郎：車九進一。

太史公：車二進六。衰仔，係，我多情，我任情知爲是我重情嚡，

每段情都要負責任，搞到而家一身兒女債半世老婆奴，

唉，十三，聽我講啦。

十三郎：——又教訓呀！

太史公：感情嘅嘢你放出去就易，要收番轉頭就難㗎啦，總然之聽

我講，量力而爲!!

咳咳！咳，到你行啦，點呀，認輸呀！

十三郎：車九平四。睇住五步之內我將你軍！

（福來捧茶進來）

福　來：羅崗特產極品頂靚嘅馬騮Meet嚟啦。

（太史公與十三郎不期然往身上抓，十足兩隻馬騮在下

棋）

五人組：呢局棋結果係十三郎暗讓太史公，

太史公至消咗啖氣。

話晒始終都係自己個仔，切肉不離皮。

而江家上下，亦都冇人敢問十三郎喺上海發生嘅事。

只係知道日軍侵襲上海，十三郎執番條命落嚟。

冇得讀醫科，江譽鏐就喺廣州教書，又回復以前咁活躍，咁不羈。

佢得閒聽吓歌，睇吓大戲。

仲開始撰吓曲添。

佢嘅十一媽同十二媽就係佢知音人，每寫一首新歌都俾佢兩個試唱，而每有紅伶落班佢地幾個照例買對號位捧場，品評造詣。

儘管國運岌岌可危，而廣州仍然太平盛世，娛樂昇平。

（鑼鼓響。

（覺先聲戲班的後台，薛覺先進來，後面即有人幫他更衣。）

五人組：嗰陣省港澳最有名氣嘅紅伶係薛覺先。

佢領導嘅覺先聲劇團場場都座無虛席，佢唱嘅歌都係家傳戶誦，達官顯貴抑或市井流氓，爭相以睇薛老揸做戲爲樂。

（鑼鼓聲漸細。

（薛覺先氣氣地除下頭盔）

薛覺先：我冇辦法唱落去，好分心。

師　爺：發生乜嘢事呀揸哥?!

薛覺先：搞到我心神亂晒。我爭啲跟唔到叮板。

師　爺：你講乜嘢呀？

薛覺先：（叫另一人）阿昌你出去，呢喺「衣邊」呢邊對出第一行對號位，戴眼鏡嗰個後生仔，你同我請佢入嚟。

甲：哦！

薛覺先：好聲氣啲，咪嚇親佢。

師　爺：有人嚟惹事？

薛覺先：嗰個後生仔，一連五晚都嚟睇戲，都係坐正對號位，都係咁噏頭噏髻同我數板，我喺台度唱佢就喺台下咿咿呀呀跟住拉腔。

我以為自己唱緊潮州曲呀，抑或佢以為睇緊京劇呢咁多聲氣！

師　爺：佢想整蠱揸哥你?!

薛覺先：咁又唔係嚿，妙在佢知道我邊個腔拉得好，邊度拉得唔好，有晒反應嚿，佢坐得咁近我，對眼成日都望倒佢嗰度慘呢。

（甲已帶了十三郎進來）

甲：（對十三郎）我地五哥！

十三郎：薛先生，我好崇拜你，估唔到真係可以同你傾偈。

薛覺先：客氣客氣，呢位兄台我請你入嚟呢，係想——

十三郎：（截住）不過你唔請我入嚟我都要入嚟話你知。

薛先生你今晚演出有啲失水準嚿。你好唔集中呀。

薛覺先：吓——

十三郎：嗱，剛才你唱嗰段中板就冇前兩晚咁好嘞，段二流都唔多穩，你一定有啲嘢，所以影響心情，係咪？

師　爺：哎吔死「靚」仔！你好過份噃，居然敢膽批評我地揸哥。

（此時幾個武師走過來）

武師甲：乜事呀？

武師乙：乜事呀？

師　爺：有人嚟攞景呀！

薛覺先：嗯——（阻止師爺）你地咪嘈。

（對十三郎）兄台講得啱，我的確係俾人影響呀，你似乎對曲藝好在行噃兄台！

十三郎：唔敢當，略知一二咁啦。不過又係嘅，呢套戲啲曲又打得「翹」口啲嘅。

師　爺：（怒極）豈有此理！越踩越入噃，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呀，死靚仔！

十三郎：乜水呀你？好冇禮噃！

武　師：「靚」仔你有眼不識泰山啦，佢就係呢套戲嘅開戲師爺呀。

十三郎：唔怪得咁差啦啲曲，三流貨式！

師　爺：（氣極）趕佢出去！劈佢落鹹水海！

武師們：出去呀，走呀，出去呀！

十三郎：君子動口不動手呀吓！喂，咪，咪！

（武師們不由分説三人把十三郎抽起就走出後台）

十三郎：（大叫）喂，喂喂——標參呀！

（薛覺先啼笑皆非）

薛覺先：唉！我諗住請佢入嚟叫佢通氣啲，你地搞到污喱單刀一鑊泡。

V　O：五哥出場啦！

薛覺先：（深吸一氣）唉！（想一想，笑），儍仔一名！

（衆見薛覺先笑，也都笑了）

衆：（指外面）哈哈——個儍仔！

（薛覺先轉身）

五人組：第二晚，

薛覺先喺前台唱戲，

後台突然大吵大鬧，

嚇到薛覺先三句唱埋二句，

即刻走入後台！

薛覺先：乜嘢事，乜嘢事！

（只見衆武師與師爺擋住十三郎。衆人氣喘喘仍有餘聲。

（十三郎手持一曲本）

薛覺先：（一怔）又係你呀，兄台——

十三郎：（截住）你唔駛講，我講！

我唔係嚟搗亂嘅，我想俾我打嘅曲本你睇吓，指教吓。

（十三郎擺脫武師，把曲本交予薛覺先。）

十三郎：（對薛覺先）你心情好嗰陣就揭嚟睇吓係咁啦。

（對其他人）哼，成班走狗，作威作福，哼！

武師們：吓！你——

薛覺先：咪嘈。

（十三郎揚長而去，師爺靠近薛覺先旁，欲伸手取去曲本，薛覺先搖頭）

薛覺先：怪人！眞係怪人！

師　爺：我即刻搵人起佢底！

薛覺先：算啦，咪越搞越多事。

五人組：第三晚，

薛覺先早返到戲台，

嘆杯參茶，

發覺十三郎本曲譜仲放喺度。

薛覺先坐底，嘆吓茶，

漫不經意咁揭嗰本曲譜。

薛覺先：（看面頭）寒江釣雪！

（喃喃哼着）哼——傷——心呀淚呀——

呀——灑不了前塵影——事——

（用手數拍，薛覺先表情有異。

（師爺急進來）

薛覺先：（對師爺）快啲出去睇吓果個後生仔有冇嚟睇戲！

師　爺：揸哥！我已經同你起咗佢個底啦。

薛覺先：哦！佢係邊個？

師　爺：原來佢係南海縣江孔殷太史嘅第十三公子，叫做江譽鏐，太史府第喺同德里，江太史好好客，中外使節，四方商賈，騷人雅仕各路英雄，只要係個人物太史公一定會請番府第食蛇宴，談風月。

薛覺先：哦，咁我未俾太史公請過，就唔算係個人物啦嗰。

師　爺：嗯——

薛覺先：係咁我都要發張拜帖過去太史第囉！

師　爺：揸哥！

薛覺先：唔?!

師　爺：呢個後生仔眞係曉打曲？

薛覺先：（拿着那本曲子，遞給師爺）你又睇睇吖。

（師爺欲即揭開）

薛覺先：嗯，得閒，坐低，飲啖茶，心平氣和慢慢至揭開睇。

師　爺：——

薛覺先：同我發張拜帖俾江太史啦。

（另一邊Spot Light亮）

三　奶：薛覺先嚟？薛覺先要嚟拜候我地老爺?!

衆　妾：嘩，薛覺先嚟呀！

十一奶：（白欖急）眞定假假定眞，當堂興奮到兩頭騰兩頭騰！

十二奶：好開心好開心何幸能遇此嘉賓此嘉賓。

衆　妾：好嘢，眞係好咯！

三　奶：你地咪咁開心住，貴人拜訪，有嘢要同你地商量！

衆　妾：（齊聲）唔駛商量嘞。

十　奶：嗱！（放下玉鈪）

衆　妾：嘩，原來你仲有對三萬三透水綠。

十　奶：始終咪奉獻埋出嚟！

四　奶：嗱，我嘅！

五　奶：我嘅！

三　奶：（頻點頭）好，好。

衆　妾：夠唔夠呀？

三　奶：夠！夠！

（三奶微笑，捧着那批首飾。）

五人組：江家上下，好似過年咁開心。

一心等待嗰一晚！

嗰一晚太史第門外四條街企滿好多聞風而至欲一睹風采嘅戲迷。

衆：薛覺先呀，薛覺先呀！

僕　人：（叫）薛先生到！

太史公：大開正門！

五人組：江家上下人等紛紛出迎，

爭住睇薛覺先廬山眞貌，

更奇嘅佢地發覺十三少竟然伴住呢位紅伶一齊行，仲好似好老友咁。

嗰一晚，

薛覺先着咗件藍色文華綢長衫，後面跟住一班隨從，自己帶埋樂手。

佢地經過雕花金漆正門，

再過門房，入大廳。

大廳嘅公座椅、八仙檯、雲石几全部鋪上五彩繡的椅褡、檯圍。

水晶吊燈抹得晶亮，大放光明。

V　O：薛先生到！

（太史公、十三郎伴薛覺先出，其他姨太僕人及樂師隨後）

薛覺先：（對太史）太史果然係賽孟嘗，我只不過係個伶人，受你如此款待，非常汗顏。

太史公：薛老板你太客氣，得你賞面光臨，眞係蓬蓽生輝，我地江家上下，個個都係你戲迷。

衆妻妾：歡迎薛先生光臨。

僕　人：老爺，薛老板，蛇宴已經準備好。

薛覺先：太史蛇羹，聞名已久！

太史公：酒微菜薄，唔好客氣呀，請！

薛覺先：請！

衆　人：請！薛老板請！

五人組：一個成功嘅宴會，不在乎檯上有多少山珍海錯，只在乎做主人嘅落咗幾多真摯嘅心機。

薛覺先被太史第上下人等嘅熱情款待感動咗，又點諗到太史第其實已到外強中乾嘅地步，眼前嘅盛筵，點知道原來係十一個妻妾嘅私己奉獻；

碧綠嘅蛇酒，原來係來自咁多個妻妾嘅三萬三透水綠加埋唔敢流出嘅眼淚吖！

衆人聲：哈哈——哈——

五人組：酒過數巡之後。

衆　妾：薛老板，唱支曲嚟聽吓啦！

賞面開金口啦！

薛老板，開金口啦！

薛覺先：我知各位夫人當中都有唱家班，我點敢班門弄斧呀！

太史公：哈——薛老板太客氣，就唱一段，等佢地學吓嘢啦！

薛覺先：既然係咁，恭敬不如從命。我就唱令公子所撰嘅寒江釣雪呢！

衆：吓！十三少嘅曲?!

（十三郎露出得意微笑）

薛覺先：令公子嘅曲，我睇完之後，愛不釋手。佢確係可造之材。

太史公：小子不學無術，你要多多指教呀。

薛覺先：乜說話，係咁，在下獻醜啦。

（樂師拉了幾吓弦，就起了揚州二流的序。

（衆人聚精會神，各就各位欣賞）

薛覺先：（唱）傷心淚呀，

灑不了前塵影事，

心頭個種滋味，惟有自己知。

一彎新月，未許人有團圓意，

音沉訊杳，迷亂情絲，踏遍天涯，

不移此志。

（突然停下來）

薛覺先：（對太史公）我想請令公子加入我覺先聲劇團幫手撰曲，

編劇本，唔知太史公你意下如何？

（衆反應，大喜）

太史公：得你咁賞識我地十三，眞係求之不得啦。十三呀，仲唔多

謝薛老板。

十三郎：士爲知己者死，我會爲你度身編寫新嘅劇本。

衆　妾：哎呀眞係好咯！以後我地有大把戲睇啦！

五人組：太史公覺得個仔終於都做咗件光采嘅事，

就憑薛覺先一句說話，打通咗江譽鏐從事編劇之門，

江譽鏐亦搖身一變，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十三郎：我要改個藝名！

衆　妾：改乜嘢名呀？

十三郎：以後我就叫做——南海十三郎！

（鑼鼓響。

（一牌子出，上面寫上覺先聲劇團薛覺先擔綱演出《心聲淚影》，南海十三郎編劇。

（師爺出叫）

師　爺：十三哥，十三哥！

十三郎：乜事？

師　爺：有人搵你！

十三郎：乜水！

（另一班政家入）

班政家：閣下就係南海十三郎？久仰久仰！

十三郎：邊位呀？

班政家：我係和平劇團嘅班主，小姓馮。

十三郎：哦，馮老板，乜貴幹？

班政家：我地嗰邊馬老大非常仰慕你。

十三郎：係咩，我就唔係幾仰慕佢嚁，佢唱嘢乞兒咁聲。

班政家：嗯，馬老大問你可否賞面，飲吓茶，約個時間傾吓。

十三郎：佢想挖我過去幫佢編劇？

班政家：十三哥你眞係快人快語，我地馬老大想重金禮聘你！

十三郎：（截住）唔駛講，多多錢唔要。你好行，唔送嘞。

班政家：十三哥，我地非常有誠意㗎。

十三郎：薛老揸帶我出身，明知薛馬兩個打對台勢不兩立嘅，叫我過去幫佢，我點向薛老揸交代，呢便班手足點睇我呢又？

班政家：十三哥——

十三郎：你，你咁啦！返去話俾老馬聽，（唱馬腔）你話我呀多多多多錢錢錢錢都唔唔唔唔制㗎嘞㗎嘞（拉腔）呀呀呀呀，㗎啦啦——啦，呀。

（鑼鼓聲再響，又一班牌出現，上面寫着《殘唐五代》，下款南海十三郎編劇）

五人組：一九三六年，

南海十三郎只不過係二十五歲，

省港澳戲行已經無人不知大名，

個個老倌都想搵佢寫劇本，認爲佢寫嘅戲可以起死回生，

就算聲譽漸降嘅伶人都可以憑十三郎一套戲救番起咁話喎。

嗰陣粵劇男女同班解咗禁，觀衆鍾意睇女花旦拍男文武生，男花旦自然冇啖好食，急謀對策啦！

（千里駒是男花旦，面對着十三郎）

千里駒：（歇斯底里）我知十三哥你忙，哎呀就算忙咯都抽時間出嚟同我開套戲啦，得唔得?!我知而家乜環境。

之要我就咁收山我條氣點順嗜，正一話齋，我仲有聲，聲色藝絕唔輸蝕過嗰班女人，你當幫吓我，同我開套戲啦。

唏，你係咁眼超超又唔開句口做乜啫。

睇我千里駒唔在眼內咩，你——

唏呀，你好鬼乞人憎㗎你，衰人！

十三郎：你咁拉做乜啫。

千里駒：（抽泣）我呀假假地都係花旦王，我未試過咁低聲下氣㗎我。

十三郎：而家咪諗緊開套乜戲俾你做咯。嗱，有嘞！

千里駒：吓，即諗即有？

十三郎：唏，靈感到吖嘛，聽住，一開場，胡兵侵犯，西梁太子出戰，受傷躲入民居，被雙燕村一農女所救，兩情相悅啦，一夕定情，珠胎暗結。太子救國深切，去東齊借兵，別去愛人，許下諾言不負紅顏，話春燕歸來之日，就係人歸聘娶之期。

千里駒：又乜嘢雙燕村，又燕子歸咁多燕呀！

十三郎：係呀，戲名都諗埋啦，叫《燕歸人未歸》。

千里駒：苦情戲嚟呀！

十三郎：苦盡甘來嗰種呢啱你做嘞，咪揸亂歌柄啦，講到邊呀？

千里駒：乜嘢燕歸之日——

十三郎：係，燕歸之日係迎娶之期，點知，東齊呢有個公主，愛上呢個西梁太子，仲以婚姻要脅至肯出兵，可憐個農女產下麟兒，望穿秋水，日日以淚洗面。

千里駒：咁苦情呀，跟住點呀？

十三郎：暫時未諗到，聽晚諗埋，兩日後交劇本。

千里駒：吓，一係就唔寫，而家話兩日就搞掂？得唔得㗎你，神筆呀？鍾無艷把掃把呀！

十三郎：信我唔過呀？

千里駒：唔係！不過——

十三郎：我冇時間啦，我仲有兩個影畫戲跟尾，分身乏術啦我。

千里駒：係咁——衰鬼呀，我靠晒你㗎啦！

五人組：《燕歸人未歸》眞係救番千里駒，令呢個日暮途窮嘅男花旦再有翻身之日。

千里駒當然好感激佢啦。

十三郎仲拉攏千里駒同薛覺先合作做《夜盜紅綃》。

一九三七年，《夜盜紅綃》改拍爲電影。

十三郎由廣州紅到落香港。

當年，佢只不過係二十六歲。

（舞場音樂襯底）

大　班：老板，歡迎大駕光臨，歡迎！

（幾個舞女走過來）

大　班：你地好好招呼呢位老板。

衆　女：係，老板，歡迎！

大　班：（介紹）佢叫秋萍、月麗，佢叫玉鳳。

十三郎：你地通通都唔係我要嘅，我要搵梅仙。

大　班：嗯。（面有難色）梅仙好忙㗎，佢係我地碧旋宮嘅花魁。

十三郎：我知，全港舞國四大天王之一吖馬。

大　班：係呀，佢晚晚有人包晒鐘啦！

十三郎：都係錢作怪啫，嗱！（十三郎掏出一疊錢）叫得佢埋嚟坐

檯，錢就係你嘅！

大　班：（見錢開眼）好，好！我試試啦！試試啦！

（對其他舞女）你地通通出去！

（對十三郎）老板，你等陣，等陣。

十三郎：睇吓係咪有錢駛得鬼推磨先得。

（一個千嬌百媚嘅女仔出現十三郎面前，十三郎眼前一

亮，一呆。

（梅仙吸着香煙）

梅　仙：（噴一口煙）先生，你好嗎？

十三郎：你就係梅仙？

梅　仙：聽講你專登上嚟捧我場嚁，咁多謝呀！貴姓？

十三郎：我姓江嘅。

梅　仙：江生做盛行？

十三郎：正當職業，見得光嘅。

梅　仙：哎唷，咁講嘢㗎，硬崩崩嘅。嘻，睇你個樣都係好少出嚟玩嘅呢！（噴一口煙）食煙嗎？

（梅仙風情地點着一枝煙，遞給十三郎，媚笑看他）

十三郎：眞係橫睇掂睇都唔似十四歲㗎你。

梅　仙：（一怔）初初下海嗰陣就十四歲。

（深吸一氣）我十五歲啦！

十三郎：乜解究好做唔做做交際花?!

梅　仙：唷！咁道學嘅，你教書㗎，唔?!

（梅仙伸手摸他膊頭）

十三郎：咪掂我！放開手！

梅　仙：假正經，上得嚟就咪戴住面具啦，你估你係乜嘢，車，咪男人一個。

十三郎：你眞係自甘墮落咯你！

梅　仙：（噴他一口煙）好悶呀你！早抖啦！（起身欲行）

十三郎：你去邊呀？

梅　仙：唔坐你檯呀！本小姐仲有好多檯客㗎！

十三郎：你知我係邊個？

梅　仙：識你係老鼠呀！

十三郎：你唔聽見我話姓江咩！

梅　仙：姓江又點呀——我夠姓江咯（一怔）

吓——你姓江——

十三郎：衰女包，我係你十三叔呀！

梅　仙：吓！你——

十三郎：你叫江少儀吖馬！你排行第八㗎馬，阿八！

梅　仙：——對唔住，你慢慢坐——

十三郎：你仲走，喂，企喺度！

梅　仙：十三叔？你係我十三叔?!

十三郎：梗唔認得我啦，我上一次見你嗰陣你得五六歲。

梅　仙：（尷尬）咁得閒上嚟玩呀，嘻。

十三郎：玩！專登嚟搵你，我地江家都算書香世代，做乜事你做交際花？

梅　仙：（噴一口煙）唔做屋企十九人食飯邊個養呀？而家咁唔好咩？晚晚咁多人捧場，食得好，着得靚。

十三郎：到你年老色衰嗰陣又點呀？

梅　仙：車，我唔做舞女都會年老色衰㗎啦！

十三郎：而家仲有第二條路俾你行，跟唔跟我入電影圈，跟我拍吓影畫戲吖？

梅　仙：拍影畫戲？

十三郎：做明星係咪好過做舞女？

梅　仙：做明星要識做戲噃，我得咩？

十三郎：我睇你都好識做戲啫，安排個時間你去試鏡，好嗎？

梅　仙：——吓，我——我諗——

十三郎：唔駛諗嘞，做明星一樣係拋頭露面，不過馨香好多，仲可以發大達，機會擺喺前面，你放棄就後悔莫及㗎啦！阿八！

（Spot Light在台另一邊突亮，打燈推出）

場　記：埋位！

（一女郎走到一條街燈柱佈景下）

場　記：講名！

女：陳三鳳！

場　記：開始，Camera！

女：（唱送君）傷心矣淚連連，做到街邊鶯燕；

枇杷巷邊朝晚，賣笑天過天，淒淒——

導　演：第二位。

（女失望走開，跟着另一個出來，是男扮女）

場　記：講名。

男：白梨香。

場　記：開始。

男：（唱）傷心矣淚連連，做到街邊——

導　演：第二位。

男：唱多幾句都得卦導演！

導　演：下次先啦！

男：咄！

（男走去，梅仙出。）

（梅仙十分識做，向各人微笑，打招呼。）

場　記：小姐報上名來。

梅　仙：梅仙呀！

場　記：請開始啦！

梅　仙：可唔可以用少少道具？

導　演：隨便。

梅　仙：唔該借口煙嚟。

（梅仙接過煙）得。

場　記：開始Camera。

梅　仙：（唱）傷心矣淚連連，做到街邊鶯燕，

枇杷巷邊朝晚，賣笑天過天；淒淒痛苦過十年，家中早變。我人變，心亦變，悔大做到街邊鶯燕。

（梅仙見無人問津，吸一口煙，氣憤地把含在嘴邊的煙丟了。

（梅仙的演技，令全場鴉雀無聲。幾秒之後，才有人識得拍掌。

（場記與導演拍掌）

導　演：佢係邊個話？乜名話?!

場　記：梅仙，南海十三郎個姪女，梅仙！

導　演：好正！捧紅佢，一於捧紅佢！

五人組：從此，梅仙就由一個燈紅酒綠嘅地方跳到另一個燈紅酒綠嘅地方大紅大紫。

（音樂開始。

（梅仙披上一條七彩羽毛，擺出幾個甫士，黑白閃燈不停閃動，「嚓嚓嚓嚓」。

（全台黑燈。另一燈區亮）

五人組：十三郎繼續爲覺先聲效力，

人越嚟越叔父，

脾氣越嚟越怪誕，

佢不平則鳴嘅作風，令人敬而遠之，全戲行都怕晒佢。

（十三郎卧在椅上。一青年走進來）

青　年：十三哥！

十三郎：乜事？

青　年：阿芬叔肚痾叫我嚟替佢！

十三郎：佢頂唔順詐肚痛咋卦，（打量他）你替佢?!

青　年：係呀！我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啦！

十三郎：——?!

青　年：跟你學嘢吖馬。

十三郎：我噏得好快㗎嚅，你跟得惦㗎嗱?!

青　年：得，冇問題。

十三郎：係咁就閒話少說，開始啦！

（指檯上曲本）睇吓抄到邊。

青　年：（拿起抄稿讀）寫到二幫花旦唱沉花。

唉吔吔，朶朶紅霞輕泛面，芳心一顆似車車——車車?!

十三郎：乜車呀，阿芬個衰仔轆轤兩個字都唔識寫。

青　年：我加番落去。

十三郎：跟住啦，正印文武生昭仁同正印花旦暗香出場。

介查撐查撐查撐。

（十三郎講埋鑼鼓自度自唱，青年手快地抄着）

十三郎：先一段長二流昭仁唱，（唱）踏上青雲路呀，

仍未卸征袍，百戰榮歸堪驕傲。

難得王爺設宴，慰我汗馬功呀勞，嚟個合——

（見青年一怔）

十三郎：跟唔上呢！

青　年：唔係，汗馬功勞，點解唔用辛勞呀，好塵氣嗜。

十三郎：（瞪他一眼）佢係奸㗎！得未呀？

青　年：正印文武生係大反派呀！哈，好主意！

十三郎：抄你就抄啦，咁多聲氣！

青　年：係！

十三郎：跟住暗香唱乎喉，接二流，（唱）笑征夫，何驕傲，記否

當年逢末路，誰個單槍退敵保你頭顱，人地有意讓功，你卻揚威耀武（上）——

跟住士工花，（唱）我亦多謝王爺款待，禮重情高，跟住王爺口白。

人來請酒，快師牌介。

青　年：（唱）啲打啲打啲——

十三郎：跟住王爺口古，獨惜有酒無歌，未免美中不足，不如叫小女出嚟，在園中輕歌妙舞。

人嚟有請郡主，好嘞咁就梅香下介，

二幫秋瑩再上啦，一段小鑼相思。

青　年：叮多叮叮多叮，唱乜？

十三郎：諗緊唱乜。

青　年：唱醉酒吖，（唱）紅牙低聲奏——

十三郎：我唔鍾意唱醉酒咯，你咁多口嘅。

青　年：唔多口點學倒嘢呀。

十三郎：我唱賣相思，吹咩！（唱）愛見玉郎又怕舉步，

我心焦躁，暗中欣慰羞煞奴呀奴。

盼月老賜良緣，叮多叮（想着）芳心先暗禱，悄步到筵前——（想）悄步到筵前——叮多叮多叮——悄步到筵前。

青　年：（接）露濕雙玉凫。

十三郎：（怔住）——

青　年：都幾押韻吖，嘻。

十三郎：好嘢嚁，靚仔！

青　年：我想抛磚引玉，跟你學嘢吖馬！

十三郎：個個都話想跟我學嘢！

青　年：我唔係隨口噏㗎。十三哥，你唔嫌棄就收我做徒弟啦！

十三郎：憑乜嘢要我收你爲徒呀？

青　年：我嘅誠意咯，我眞係下定決心要做個編劇㗎。

我睇好多曲本㗎，我一得閒就「呢」喺地牢睇書㗎我。

十三郎：我唔收徒弟嘅！

青　年：係咪嫌我才疏學淺呀，我上海美專畢業㗎，一二八之後至落番嚟。呀揸哥俾機會我撰吓曲，我好想獨當一面寫倒一套戲出嚟呀，你就當扶掖後輩，提點吓我啦！

十三郎：我咁臭脾氣，你都跟我？

青　年：我好軟皮蛇嘅，嗱你燥火我滋油戥番住，收我做徒弟啦十三哥。

十三郎：眞係要我收你?!

青　年：你肯收我，我鋪牀摺骨乜都肯做！

十三郎：好啦你斟杯茶俾我。

青　年：（喜極）遵命。

（青年斟過一杯茶）

青　年：師——

十三郎：咪住，杯茶係俾你飲嘅。

（只見十三郎接過茶，咳吐一聲，吐了口水在茶內）

十三郎：你飲咗佢我收你做徒弟。

（青年一怔）

十三郎：飲啦，唔敢飲呀?!

（青年深吸一氣，不假思索就飲，十三郎用手截他）

十三郎：玩你咋傻仔！話你聽吖，「好貓唔留種」聽過未，仔我都唔會生㗎嘞，叫我收徒弟，戇居！

青　年：（忍住氣，不語）

十三郎：你講乜話？



青　年：（怔）我都冇講嘢！

十三郎：你個心喺度講乜嘢呀，係咪鬧緊我？

青　年：係！

十三郎：鬧乜，講！講眞話！

青　年：刁啦星你個自大狂，懶有寶，好叻咩！

十三郎：仲有冇？

青　年：有，睇住吖，第日我一定威過你，名氣比你更加響噹噹。

十三郎：啱聽嘞，敢愛敢恨至敢作敢寫，呢啲至係劇作家本色。斟過杯茶啦細佬！

（青年一怔，喜，再斟過一杯茶）

十三郎：你叫乜名，幾多歲呀？

青　年：我叫唐滌生，二十歲，廣東人，黑龍江出世。

十三郎：唔怪得南人北相啦。嗱，你要應承我，你唔准喺其他人面前叫我師父，我大你七歲，你叫我大哥啦。

唐滌生：係，師父！

十三郎：大哥！

唐滌生：係，大哥！

十三郎：好，我地君子之交就憑一杯茶。

（十三郎飲了，唐滌生喜）

十三郎：細佬，繼續幫手抄埋呢套《女兒香》佢。

唐滌生：係，大哥。

五人組：《女兒香》終於寫成。

套劇一出，即刻掀起一陣熱潮，

當時喺省港澳巡迴演出，做足一年，

成爲家傳戶曉嘅名劇，令薛覺先嘅成就再跨一步。

（鑼鼓響，薛覺先出場做功架）

薛覺先：（唱奪錦）

人窮便志短，

沿街喚賣劍。

（手持寶劍上）賣劍，賣劍，

賣去家傳利劍，青霜寶劍此日豪光盡歛；

志短，志短，我心灰復志短。

（花旦出，是千里駒）

千里駒：好寶劍，好寶劍呀。

（白欖）

劍是好寶劍，人堪稱俊彥，

儂有憐才心，鍾情於一見。

問君貴姓名，以身爲國獻。

（突然，隆的一聲，警報，飛機聲、大炮聲。

（薛覺先與千里駒在台上怔住。

（先是一片沉靜，然後，戰火聲慢慢推進）

千里駒：一九四一年，

日本大舉侵華，

廣州、香港相繼淪陷，

所有劇團紛紛解散，電影亦都停拍，

藝人各奔前程，四處逃難。

（衆人扮逃難的藝人，紛紛四散，表情無奈）

五人組：太史公再由廣州避難落香港。

江家妻妾婢僕全部遣散，

剩落嚟唔夠十人，

但係仍然帶埋一個廚師。

以前嘅物業已經賣去，

生活日漸艱難，

但係太史公，不愧係一個拎得起放得低嘅人。

首先佢可以戒咗唔食鴉片，

仲喺上環集大莊開筆單，鬻字，

替大戶人家點主維持生活。

所謂點主，就係藉着太史公係有功名之人，由佢喺人地祖先靈位上用硃砂喺個「主」字加頂頭一點，據講啲家人孩子就會繁衍昌盛嗰。

太史公能伸能屈，一至於此，

身邊妻妾，只剩番老三同老九兩個啫。

三　奶：老爺，今晚詩鐘會又有幾多人嚟呀？

太史公：睇怕都有十個以上，準備嘢食啦！

九　奶：我知咯。

太史公：有冇呀，夠錢用嗎?!

九　奶：我好辛苦托個旦家做咗啲盤粉，六婆準備咗九層糕，蜆肉炒廈門米，宵夜有百合蓮子紅豆沙，今早我包咗啲碱水糭。

太史公：應該夠啦呵！

三　奶：粗粗地食吓啦，老爺呀！

太史公：唔?!（寫着大字）

三　奶：其實呢，詩鐘會啲文雅仕，個個嚟可以大家夾番多少——

太史公：（截住）你講都唔好講呀，人人景況唔好，難得仲有雅緻嚟吟吓詩對吓對，已經好賞面啦，唔好提夾錢，失禮人呀。呀，叫摩囉街古月軒老胡嚟吖。

九　奶：老爺你再賣埋呢批古董，眞係乜都冇啦。

太史公：身外物，唔緊要啦。

福　來：老爺，信呀！

太史公：有信？（一看）曲江嗰度寄落嚟嘅？

三　奶：打開睇吓？

（太史公打開）

太史公：係呀十三寫番嚟㗎！

三　奶：吓，十三呀，佢成世人冇厘搭圾，兵荒馬亂，佢而家喺邊呀？

九　奶：講乜呀？

太史公：奇唔奇呀，哈，呢隻嘢，居然去咗大後方。

三　奶：去做游擊隊呀？

太史公：佢加入咗第七戰區，喺李漢魂幕下去曲江寫戲勞軍呀！

三　奶：佢細細個都成日話打漢奸，話要當兵愛國㗎啦。

九　奶：係啫，柔了鬼命，打仗嗰佢捱得住咩？

太史公：呢個仔，成日都出神入化㗎啦。

九　奶：十三去勞軍?!

三　奶：十三去勞軍?!

（鑼鼓響。

（戰鼓聲——

（一隊人馬出場演出，演員有些扮軍人、兵仔，坐上來欣賞節目。

（戲牌寫着《封侯萬里》）

台上演員：（唱）（操兵）

男兒，雄壯；

人強，民安，羣策保家鄉。

灑過熱血，衝過路障，江山無退讓。

齊齊前進，大衆聲威壯。

（鼓聲，操兵布陣。

（新靚就出場，軍裝打扮）

新靚就：我地齊齊發——奮圖強——打倒葡白——頭嘅侵華——暴行。

中國——萬歲。

（軍人叫好、拍掌。

（新靚就在台上打功夫）

衆　兵：（唱）男兒，壯志凌雲，敵方往，

一心爲國，護家邦；

中國民族，不怕頑強，

無懼日寇衝鋒往。

（另一邊又有一戰區勞軍，台上走出一個肉彈式女人，扮妲己。

（戲牌寫上《玉山藏妲己》）

妲　己：（邊唱邊跳）

看看看，玉山中藏娥媚；

哈哈哈，夠風騷夠俏美；

聽聽聽，妙歌音迷人魂；

跳跳跳，柳腰擺笑帶醉；

（肉彈一出，所有軍人士兵都被吸引，紛紛走到另一邊捧肉彈場）

軍　人：（吹口哨）Fe！Fe！

嘩，好風騷呀。好正！

喂，跳前啲呀，繼續跳呀。

（這邊操兵的男演員個個呆若木雞。

（十三郎看此情景，怔住）

十三郎：（問）發生乜事呀？

兵：任惜花率團嚟第八戰區勞軍呀！

十三郎：叫個女人上台扭扭拎拎叫勞軍？睇完仲駛去打仗嘅！要洗眼就眞！

兵：班兄弟鍾意睇呀。對唔住，咪執輸。

（小兵也過去了）

十三郎：一場胡塗，豈有此理！不知所謂！

（那邊十分熱鬧。

（新靚就過來，在十三郎身邊）

新靚就：鬼咩，人地出——到靚——女咯，實——吸引——啦。

十三郎：兵大哥鍾意睇女人吖馬，好！改戲軌，我就改戲軌。

新靚就：係囉，改戲——軌啦

十三郎：就做女人戲啦，啱睇啦卦。

（鑼鼓響。

（這邊班牌立即更換，上面寫上：《梁紅玉擊鼓退金兵》。

（女演員扮梁紅玉出場，手執纓槍，英姿凜凜，後面有兩

女兵跟着）

梁紅玉：（唱小紅燈）

報國何曾晚，只要臨危莫畏難。

保江山，戰袍敵血斑，毋使寇讎闖邊關；

我雖是紅顏，愛國心不冷，

錦繡河山應要力挽。

（這邊本來已有些士兵被吸引過來，那知那一邊更吸引，

突然一陣音樂，黑幕帳中首先露出一條玉腿）

軍　隊：嘩！好白呀！

（繼而多個美女出來跳大腿舞。

（這邊沒有人看梁紅玉了，全部走過去）

兵　士：（吶喊）踢高啲，高啲！

——Fe！Fe！好嘢！

肉彈們：（唱）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

偉大的國家，前途無量。

挺起胸膛，挺起胸膛，揸枝槍去打仗。

（場面是一片鬧哄哄，個個士兵看得面紅耳赤，熱血沸

騰，十三郎暴跳如雷，手握雙拳，咬牙切齒）

十三郎：可惡也，忍無可忍呀！

（十三郎跳上台，夾在肉彈羣中。十三郎阻止肉彈繼續跳

舞，肉彈嚇得陣腳大亂）

肉彈們：嘩！嘩！

士兵們：（喝倒采）Hur！Hur！做乜搞亂檔呀！

喂，繼續呀！

十三郎：（罵肉彈）下流！無恥！你班禍水紅顏，你地色誘三軍佢地仲會去打仗嘅？

（大叫）邊個係任惜花，任惜花你個漢奸出嚟！

（一人出，長相滑稽，大模大樣）

任惜花：喂喂喂大佬呀！做乜上嚟搞亂我檔攤！

十三郎：你就係任惜花呀嘛？

任惜花：好話嘞，我知你係南海十三郎！

十三郎：知就好啦，你出埋咁嘅嘢渣招數唔覺得羞恥咩你?!

任惜花：你講說話尊重啲好嗜，你有你嗰便勞軍，我有我呢便勞軍，河水不犯井水，你好返過去啦，唔係你有難呀！

十三郎：（沉怒）你出到肉彈嚟擾亂軍心，點叫佢地去打日本仔！成班士兵俾你荼毒啦，你知唔知呀?!

任惜花：你唔夠我旺台你發爛渣呀！鬼叫你啲戲唔吸引咩，關人乜事呀，精精地快啲行開，一陣將軍嚟睇戲呀！

十三郎：（悲憤）你呢個漢奸！狗雜種！

我要為千千萬萬嘅中國人打醒你！

（南海十三郎揮拳就打，任惜花應了一拳）

任惜花：（大叫）南海十三郎打人呀！南海十三郎打人呀！

軍　隊：嘩，有人打人呀！

任惜花：哎唷哎唷！

軍　人：捉住佢！

（衆士兵把南海十三郎舉起）

十三郎：（大叫）放開我，放開我！我要打醒你！

（一片混亂，場面搞笑）

五人組：士兵們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卒之制服咗十三郎，押佢番第八戰區，收咗監。

呢件事驚動咗李漢魂將軍，知道佢嘅下屬十三郎闖禍，都覺得好麻煩。

任惜花嘅上司係余漢謀，亦都係將軍級人馬。

官官相畏，點樣向佢開口攞人呢？

但係點都要將件事擺平㗎！

結果，十三郎放咗出嚟，條件就係向任惜花斟茶道歉。

（任惜花坐着，趾高氣昂，面露得意之色，擺頭擺腦）

（十三郎盯住任惜花，沉住氣）

任惜花：點呀十三郎，條氣唔順都要咁做㗎咯。

埋嚟，講幾句好說話啦。

（有人遞過茶給十三郎）

士兵甲：（對十三郎）忍吓啦，和氣生財呀！

十三郎：兵荒馬亂，唔想發財。

（士兵遞過一杯熱茶給十三郎。

（十三郎走到任惜花旁）

任惜花：（得意地）兩隻手揸茶杯。

（十三郎死死氣兩隻手揸茶杯。

（任惜花眼尾也不望他）

任惜花：（神氣地）哦！我編啲戲就擾亂軍心，荼毒生靈，我係漢奸。你又寫啲乜嘢好戲咁巴閉呀！

你套套戲都叫人忠君守節，忠君？忠乜嘢君呀？

中國冇皇帝啦，你思想封建呀，腐敗守舊呀你又知唔知呀，南海十三郎，你收山罷啦，你嗰套而家唔興啦！

（十三郎沉住氣）

任惜花：遞杯茶過來啦！

十三郎：凍咗！斟過杯熱嘅！

任惜花：唔！

（任惜花趾高氣昂）

十三郎：（換過熱茶）趁熱——死啦你個仆街！

任惜花：哎唷！

（十三郎一杯熱茶潑過去，任惜花熱得彈跳起來）

十三郎：上次打得未過癮，今次繼續打你個漢奸。

我打，我打，打打打！

（十三郎發狂地，用口咬，用手打）

任惜花：唷唷呀呀！傻佬呀，佢發癲㗎佢！

十三郎：我癲！我唔知幾正常呀。漢奸吖！

任惜花：救命呀！救命呀！

（十三郎追打，任惜花走避。

（士兵來捉十三郎）

士　兵：捉住個癲佬。

十三郎：放手，放手俾我打漢奸。

（一片混亂，滑稽搞笑。）

五人組：十三郎又俾人制服，但係今次唔駛收監，

因爲李將軍同余將軍今回同一立場，

都認爲南海十三郎神經唔正常，所以身不由己，唔知做緊乜，唔可以責怪佢。

呢招順水推舟令李將軍一身鬆晒。

除咗十三郎之外，雙方都滿意收場。

（十三郎被多人制止着，但十三郎仍掙扎，邊欲擺脫邊狂叫。）

十三郎：邊個話我癲？我冇癲！

癲嘅係你地，你地成班都癲嘅喪嘅！

做戲即係做人，戲要啓示人生一條正確路，我編嘅戲通通都導人向善，教人有始終頂天立地。

任惜花！任惜花你編乜嘢戲？多你幾個咁嘅人，中國仲有乜前途，中國仲有乜希望？放開我，放手！我要再打過你！

（十三郎歇斯底里，如野獸般掙扎。

（一隊肉彈載歌載舞出，穿過十三郎面前，十三郎已被衆人舉起，抬出現場。

（戰鼓聲、歌聲、笑聲、士兵們口哨聲、狂叫聲、十三郎謾罵聲，聲聲入耳）

肉彈們：（唱）中國一定強，中國一定強。

偉大的國家，前途無量。

挺起胸膛，挺起胸膛，

揸枝槍，去打仗。

揸技槍，去打仗，好！

（全台黑燈）

（第一幕完）

第二幕



（全台黑燈，台燈再亮）

五人組：一九四五年，

日本投降，香港重光。

香港從百業蕭條到恢復自由貿易，重新開始，扭轉局勢，

要生存，就要諗計仔，出綽頭。

行行如是。

工商業如是，演藝界如是，

做大戲，都要變通變通，搞搞新意思。

五人組：開鑼鼓！

（鑼鼓聲喧，衆演員走鑼邊花一圈，然後入場。

（鑼鼓繼續。

（未幾，四隻人扮猩猩出，走鑼邊花上，抓身抓勢，滑稽怪誕）

猩猩甲：（口古）噦噦噦噦噦噦噦！（介）

猩猩乙：（口古）吱吱吱吱吱吱吱！（介）

猩猩丙：（口古）Ho Ho Ho Ho Ho Ho Ho！（介）

猩猩丁：（口古）呱呱呱呱（介）嗶嗶嗶！

（衆猩猩走台邊花，然後拉了一個村女出場。

（村女驚惶失措，十分可憐。衆猩猩調戲村女）

村　女：（花旦腔）救命呀，救命呀。

（鑼鼓介。

（四猩猩捉住村女，村女淒涼跪下，音樂起。）

村　女：（唱雙星恨）苦呀！

唉弱女有誰憐，我跪拜猩爺，我跪拜猩猩，

痛哭淚漣漣，休再想玷辱奴，求求放我返山村！

（十三郎與班政家突然從旁出現）

十三郎：停，停呀！

（衆猩猩與村女停下休息）

十三郎：（對班政家）哦，猩猩王強搶村女呀！

班政家：係呀！

十三郎：跟住點呀！

班政家：跟住個村女珠胎暗結，生咗個猩猩仔十八年後劈山救母！

十三郎：即係寶蓮燈「禽獸版」啦係馬。咁嘅戲都諗倒出嚟？好嘢嚁！

班政家：觀衆鍾意呀，對面戲院做《蟹美人大鬧水晶宮》又咪係咁，條「橋」新鮮就得啦！

十三郎：哦！新鮮，唔怪得佢地寫埋啲乜嘢《甘地會西施》、《三十六迷宮》、《希特拉夢會藺相如》啦！

班政家：十三哥！當幫幫我，同呢個戲埋埋尾啦。編開呢套劇嗰個衰仔識着個富婆，學人淘古井，粒聲唔出跟咗人去花旗遊埠咯，呢個戲寫到呢度，冇人識接手寫埋佢！

十三郎：點解個個都唔搵搵我接手呢又？

班政家：嗯——即係咁——

十三郎：人人都唔得閒，至得閒係我係嘛?!

班政家：唔係，——即係咁——

十三郎：（截住）講眞話，假話我唔鍾意聽！

班政家：即係咁！我最清楚十三哥你爲人，我知你夠義氣，人家有難你就一定拔刀相助，所以啦嗚——

十三郎：好嘞好嘞廢話少說，你想我執二攤同個戲埋尾？

班政家：我知咁好難爲你——

十三郎：好，我應承你。

班政家：（喜出望外）吓！眞嘅?!

十三郎：（截住）三日之後嚟排戲！

班政家：三日咁快？

十三郎：你信我唔過呀？

班政家：信！信！——一於咁話，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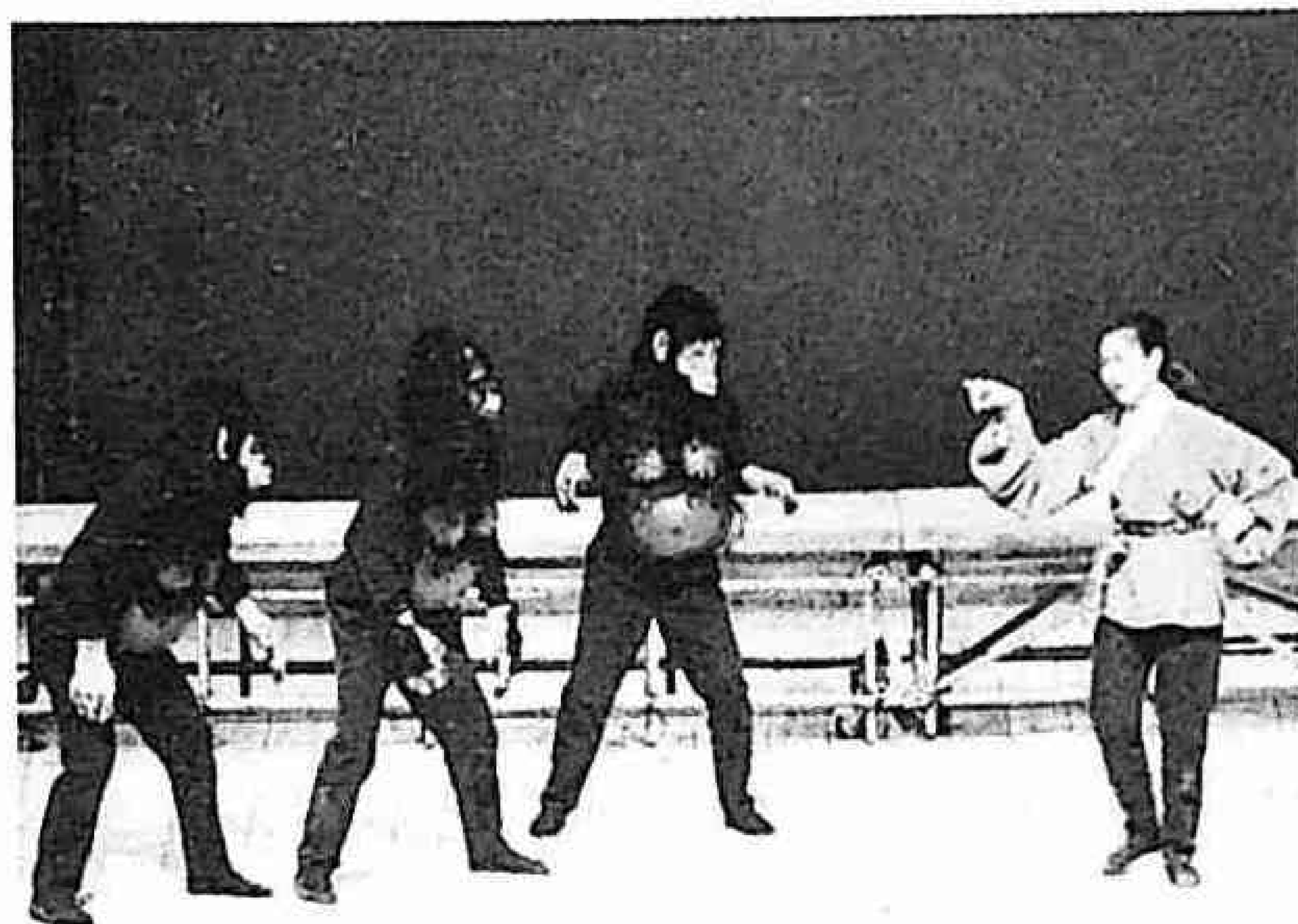
五人組：三日之後！

（鑼鼓響。

（衆猩猩追逐村女，村女走避）

村　女：非禮呀，非禮呀！

（衆猩猩已捉住村女，突然，村女正氣凜然）



村　女：（花旦聲）我呸！我把你班猩猩（一才）！你班禽獸呀！

（村女用手摔開猩猩。音樂起，村女手指衆猩猩）

村　女：（唱連環扣）我罵句罵句衰猩猩，

竟作浪蝶登徒，嬌花受侮，

想將我淫姦我何堪人被擄，

你地用心嚇壞奴。

我奉勸奉勸猩猩哥，

莫作負義之徒，要執戈為國，

去殺敵前方，從軍勤習武。

你莫拋棄前途！

齊齊共去打狒狒，齊齊踏上征途，志比天高！

（另外三個村女出，手上拿着纓槍，風姿凜凜）

村女乙：（口古）狒狒大舉入侵，禍正燃眉，我地應該共謀對抗。

（一才）

村女丙：望各位猩猩拋開慾念，（一才）

齊心合力，救國保家邦。

（村女們把纓槍交予四猩猩）

衆猩猩：吱吱吱吱，咕咕咕咕，嘩嘩嘩嘩！

村女甲：好呀！

（戰鼓聲，猩猩與村女排列陣勢，個個手執纓槍，士氣激昂）

衆村女：（唱）（操兵）

齊去打狒狒。

灑過熱血，衝破礙障，江山無退讓。

娥眉前進，仲有猩威壯。

（班政家忍不住，只見他手執劇本從旁走出來，十三郎跟着出現。）

班政家：停，停呀！（對十三郎）十三哥呀！又係打仗呀！

十三郎：係呀！巾幗勝鬚眉，禽獸都忠肝義膽呀！

班政家：之但係成日打仗，啱啱至望倒和平，觀衆聽見打仗都怕啦，冇人睇㗎嘞，要變通吓㗎——

十三郎：我而家仲未變通呀！猩猩我都肯寫咯仲唔變通呀！換上舊時我肯同你寫猩猩?!

班政家：係，之不過你寫到啲猩猩一個二個去當兵打狒狒——

——咁——嗯，十三哥呀！

可唔可以神怪啲咁呢?!

十三郎：點神怪？教壞人嘅我唔識寫。

班政家：唔係叫你教壞人。唏，總之越怪越好，至多個古仔嘅結局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咪得咯！

十三郎：哦，即係總之結局惡有惡報，咁之前點下流賤格都得啦係馬！

咁唔駛寫猩猩啦，叫個正印花旦出嚟脫光佢跳幾場艷舞！

村女甲：（一聽）我咪！

十三郎：唏，新紮頭呀大戲未試過㗎！最多尾場收鑼鼓之前搵兩個牛頭馬面出嚟拉個花旦落地獄，惡有惡報丫馬！

班政家：唉——十三哥，你都「禮」橫嚟講嘅——

十三郎：乜嘢「禮」横講呀，個戲唔改，要改就咪做，你搵第二個寫啦！

班政家：十三哥！喂，喂。

（班政家老羞成怒，指着十三郎背後破口大罵）

班政家：話走就走！咁嘅人都有嘅！唔怪之個個都唔「蘇」你，冇人搵你寫戲咯！

（十三郎本已離開台，一聽，再折回）

十三郎：你講乜嘢話?!

班政家：唔係呀！十班呀，十大猛班開新戲呀，都冇班請你寫呀，你話你係咪神憎鬼厭丫，神憎鬼厭！

十三郎：（氣極，震怒）你——你——

班政家：乜呀！你想打呀？你估我係任惜花呀，任你打呀！吓！

（其實也有點驚怕）

十三郎：（聲也震）你個衣冠禽獸。

班政家：（叫）兄弟！

（衆猩猩急上前護着班政家。

（十三郎一怔）

十三郎：俾番個劇本我！俾番個劇本我呀！

（十三郎一手搶過劇本，掉頭走。

（剩下衆猩猩與村女們面面相覷）

猩　猩：（開口）咁點呀而家，排唔排落去呀？

班政家：排，愛番之前嗰條「橋」！

村女甲：即係我要生猩猩仔啦，係馬?!

猩　猩：咁邊個寫呀？

班政家：我寫！駛死呀！

（這邊黑燈，另一邊光圈亮，十三郎呆立前，怔住，良久）

十三郎：（自語）神憎鬼厭！

我眞係神憎鬼厭？

（苦笑）哼哼！哈哈——

哈哈——

（演員們出來看着十三郎，再面對觀衆）

五人組：十三郎打任惜花已經傳開巷，全行都知道，而家再傳出話

十三郎冇口齒，應承咗人開戲又甩底，搞到人地冇啖好食
噏。
戲行中人都敬而遠之啦！
戰後省港澳粵劇蓬勃，
出現十大猛班，
都冇一班請十三郎寫戲。
十三郎一籌莫展，生活潦倒，
唯有迫住冒佢老豆太史公嘅筆迹，
賣字為生。
佢三餐不繼，但係依舊我行我素。
人更加怪僻，
更加憤世嫉俗。
（台上出現陸羽茶樓的場面，多個雀籠吊下來，幾人散座位。
（十三郎獨自坐在一角，一隻腳擱在凳上，嘴角掛着一枝煙，在發呆，也像在冥想。
（間中有伙記捧着點心經過十三郎側邊，皆投以特別眼光！像嘲諷又像懼怕十三郎）

伙　記：千層糕，馬拉糕，
馬拉糕。
（伙記直望着十三郎，十三郎斜眼視之）

十三郎：（突然對伙記）望乜呀望！

伙　記：見你坐成日都唔食嘢。

十三郎：我鍾意幾時食嘢就幾時食嘢，而家冇錢俾呀我！

伙　記：嘩，望吓你都唔駛咁惡呀嘛。

（笑一笑，繼續叫賣）千層糕——

十三郎：喂，呀乜水你番轉頭。

（伙記啼笑皆非，回頭。）

十三郎：賣乜嘢？

伙　記：千層糕，馬拉糕，奶王飽，你要邊樣丫？

十三郎：唔要嘞！

（伙記氣笑地走開）

伙　記：（叫賣）馬拉糕——

十三郎：喂，喂——乜水！

伙　記：——？

十三郎：整個叉燒飽我！

伙　記：（氣怒）我咪你都晒聲壞氣呀！

（叫賣）馬拉糕！

十三郎：喂，喂——

（伙記已走去，而十三郎前面卻站着一個人，是個戲班師爺）

師　爺：請問——

十三郎：（轉過頭來）——？

師　爺：閣下就係嗰位個名五個字嘅編劇——南海十三郎係嗎？

十三郎：你搵錯人啦！

師　爺：搵錯?!

十三郎：我個名九個字㗎，係神憎鬼厭南海十三郎呀！

（師爺恍然，知道冇找錯人）

師　爺：嘻，眞係十三哥你，我睇個樣都知係你咯，十三哥你好！

（伸手欲打招呼，十三郎直望着他，沒有伸手出來）

師　爺：我係太平劇團嘅陳師爺，係馬老大叫我專誠嚟拜候你嘅。

十三郎：馬老大叫你嚟？點解佢係都要搵我？

師　爺：識英雄重英雄丫馬，以前你跟開薛老揸就冇得講啦，而家薛老揸失咗聲收山，「覺先聲」又解散咗咁耐咯——

十三郎：哦！佢知道我而家濟水，冇人請嘞，係馬！

師　爺：我地馬老大係江湖兒女義氣中人，佢好賞識十三哥你才華㗎，所以叫我嚟同十三哥你講……

十三郎：點解佢唔親身嚟求我呀？

師　爺：（怔住）吓——

十三郎：聽過劉皇叔三顧草廬啦？

你番去叫佢親身嚟啦！

師　爺：十三哥，說話唔係咁講嘅，馬老大對你已經十分俾面㗎啦，人地而家炙手可熱，佢一套《我爲卿狂》一揼鑼鼓做

咗成個月，仲有呀——（猶疑）

十三郎：講啦！

師　爺：你估馬老大唔知你背後唱佢，話佢乞兒聲咩！咁佢都唔見怪你，仲四圍託人搵你。

十三郎：見我霉，灣晒水冇得撈，可憐我呀！

師　爺：聽我講丫十三哥，我做你就往事不計，重新同馬老大打好關係，編套劇出嚟比佢老人家過目，然後——

十三郎：哦，編套劇俾佢睇過先！呢個係你意思抑或係佢意思呀!?

師　爺：——

十三郎：我乞吐！乞嚏！我呸！

師　爺：你——

十三郎：我呀出道咁耐未求過人，薛老揸我寫乜嘢佢做乜嘢嘅，而家睇版呀，編出嚟俾佢睇過先，扯呀你，走開呀，咪阻我飲茶呀你！

師　爺：你——

十三郎：走唔走呀，唔走我用水潑你㗎，走呀！

師　爺：唔怪得全行都怕你呀，真係臭名遠播！

十三郎：走唔走呀！

（那師爺死死氣地走。這時，一雍容華貴的女郎走近十三郎身旁，十三郎以爲師爺回頭）

十三郎：仲唔走！

（十三郎欲一杯茶潑過去）

梅　仙：十三叔！

十三郎：（怔住）——

（有三兩茶客驚覺）

衆　人：梅仙呀！

哎呀，好靚呀！

（一兩茶客趨前）

茶　客：梅仙小姐同我簽個名吖，

同我簽個名吖大明星！

（梅仙微笑，一一簽名）

企　堂：（叫衆人）走開，走開咪阻住仙姐，行呀。（對梅仙）仙姐飲乜嘢茶？

梅　仙：是但啦，香片啦！

（衆人散開，伙記沖了壺靚茶。

（十三郎與梅仙對望始終不作聲。

（梅仙打開金煙盒，點了枝上等好煙給十三郎，自己也吸一枝煙。

（良久）

梅　仙：（噴一口煙）聽講你好唔惦噃十三叔！

十三郎：聽講你紅到發紫噃，連大戲都做噃，係嗎？

梅　仙：係呀！

十三郎：你又唔係着紅褲出身，又唱又做你顧得惦咩？

梅　仙：我唔同錢鬥氣嘅，唔惦咪搵人教咯！

十三郎：教吓就識仲駛人苦學成世嘅！

梅　仙：唔好講我嘅筆，講你嘅筆先，有冇興趣同我寫個電影劇本？

十三郎：——

梅　仙：有晒後台老細，有晒演員隨時埋位，你肯寫就得㗎嘞！係我大力推薦你嘅，老細噏咗頭㗎啦！

十三郎：見我沉拉我一把咁啦嗬！做乜要咁幫我？

梅　仙：你冇料呢乜人都幫唔倒你，除非你冇料啦，你有冇料吖？

十三郎：激將呀，套戲啱我寫咩？

梅　仙：時裝片，有晒故事大綱，戰爭愛情劇，好啱你寫。

十三郎：我冇執筆好耐咯！

梅　仙：嗱，十三叔，機會冇幾多次㗎咋，你以前都係咁提點我啦，記得嗎？

十三郎：——

梅　仙：你唔寫我搵第個寫㗎！

十三郎：搵邊個？

梅　仙：任惜花啦！

十三郎：你好搵唔搵搵嗰個漢奸？

梅　仙：咁咪你寫囉！

（梅仙從手袋裏掏出一疊鈔票，推過十三郎那邊）

梅　仙：開筆費都帶埋嚟啦！

十三郎：（怔住）——係咪我寫乜你演乜先？

梅　仙：係，一言爲定啦！

十三郎：好，一言爲定。

（全台黑燈。

（攝影機開動令台上有一閃一閃的黑白感覺。

（小提琴音樂響起。

（而舞台上有一列椅子面向觀衆。

（梅仙、導演、小生、十三郎和衆工作人員在看試片，觀衆可以看見他們面上表情。

（小提琴音樂由大至細。

（以下影片裏的情節，全部畫外音）

小　生：（門外大叫）玉香！玉香！

你地俾我見佢，俾我見佢！

（衆大漢上前阻止，大漢俱日軍裝束）

小　生：玉香，玉香！你地放手，放手呀！

（衆大漢與小生糾纏，小生掙扎，聲淚俱下。

（突然，玉香母出現）

小　生：（一怔）伯母，玉香呢？吓，玉香呢？

玉香母：（悲痛）玉香爲咗要保存貞節，唔願受王軍污辱，佢——

佢已經自殺死咗啦！

小　生：吓！玉香！

（雷電交加之聲。音樂擴大）

小　生：（喃喃）玉香！玉香！

係我呀，我係忠良呀！你應吓我啦。

玉香！你等我啦。我而家就落嚟同你見面！

（音樂襯底）

小　生：既然生不能成夫婦，我地就做對鬼鴛鴦啦，我嚟啦！

（小生正欲插刀於胸，玉香突然睜開惺忪睡眼）

小　生：吓！玉香！

玉　香：忠良哥！

（突然十三郎站起叫）

十三郎：點解會有呢一場㗎，停，停呀！

梅　仙：十三叔！

十三郎：邊個改我劇本，邊個？停呀！

（攝影機停下，畫面凝住）

十三郎：邊個龜蛋改我劇本？

導　演：係我改嘅！

十三郎：做乜玉香會翻生呀，我幾時有寫佢會翻生㗎，羅密歐與茱麗葉抑或睡公主呀，吓？仲有，忠良點解會番嚟㗎？忠良要去行刺日本皇軍㗎馬，吓！點解你要改成咁呀？

導　演：我咁改法，人人都話好㗎嘞。

十三郎：你唔問過我同意嘅咩？

導　演：冇時間問趕住拍，——而且！

超，我係導演，香港拍戲導演話晒事，鍾意點改就點改，

我駛乜要同你解釋呀，超！

梅　仙：而家咪改得幾好，個戲有啲奇迹出現，好殺食㗎！

十三郎：奇迹？

梅　仙：係呀，男主角錫番醒個愛人，觀衆會拍爛手掌㗎！

十三郎：咁唔合邏輯你話好！咁脫離現實！死人會錫番醒？

一個二個都係奸人、奸鬼！

套戲唔准上畫！

梅　仙：十三叔！

十三郎：咪叫我十三叔，我同你斷絕叔侄關係！

（十三郎走到攝影機旁，旁人大吃一驚，已有人上前阻攔）

導　演：你想點呀？

十三郎：我要燒晒啲菲林佢！

導　演：你咪亂嚟呀！捉住佢！捉住佢！

十三郎：唏，唏，放手！放手——

（十三郎已按動攝影機。攝影機動，跳格，一閃一閃）

梅　仙：噑，十三叔，好啦吓！

十三郎：我要燒哂啲菲林！

衆　人：喂喂，咪亂嚟。

（閃燈黑白黑白的閃着，隱約看見十三郎被衆人拉住，有人毆打十三郎）

衆　人：打佢，唏！

十三郎：救命，救——

（一片混亂。十三郎被人毆打至倒地。

（漸漸，衆人散去。

（黑白閃格中只見十三郎躺在地上。

（各人望着十三郎，然後，離去。

（跳格閃動下，一片孤寂。

（突然，全台黑燈。

（未幾，再出光圈，五人組出現台前）

五人組：《郎心傷妾心》如期上映。

十三郎同梅仙鬧翻咗，從此叔侄互不相認，視如陌路！

十三郎萬念俱灰，生活更加潦倒、無助。

最後，佢將身邊衣物全部典當，用嚟買咗一張火車票，準備返廣州老家，從此隱姓埋名，人間蒸發！

（十三郎已出現台上，衣衫襤褸，神情落寞）

五人組：嗰日，佢行路去火車站，

經過半島酒店，

冷不提防一架豪華房車駛入。

砵砵！砵砵！

（煞車聲）吱——吱

（十三郎撞倒地上，身邊那包袱抛出。台上出現一司機，一貴婦）

司　機：（驚，走出）你盲㗎！失魂魚，車死你呀！中瘟雞吖！

十三郎：（在地上）冚家拉吖！撞親人仲大聲夾惡吓！

司　機：你行路唔帶眼，關人乜事呀！

十三郎：你個走狗吖，狗眼看人低？

司　機：你講乜呀？

十三郎：講你囉，走狗！

司　機：你——

（貴婦作走出車外狀）

Lily：（阻止）阿成！

司　機：太太！

Lily：（對十三郎）你點呀?!

十三郎：你乜呀你，有錢大晒呀？——

（十三郎一看，一怔）

五人組：十三郎抬頭一睇，當堂呆住！

眼前人似曾相識，

一種好耐都未有過嘅感覺，湧上心頭！

（燈光打出了如幻如真，朦朧的感覺。）

Lily：係你？真係你？

十三郎：Lily！

（十三郎凝住，另一個英俊高大的十三郎又出現，上前取代了那個潦倒的十三郎位置）

英偉十三郎：Lily！

Lily：江譽鏐！真係你！

英偉十三郎：你好嗎？

Lily：啱啱喺美國返嚟，你呢，你好嗎？

英偉十三郎：我都好忙，又要寫大戲，又要寫電影劇本！人人都要搵我，冇時停！

Lily：恭喜你嚡，大編劇家！

英偉十三郎：過得去咁啦！你成熟咗！

Lily：係咩？

英偉十三郎：係！不過一樣咁迷人，咁靚！

Lily：（垂頭，再抬頭）我好寂寞。

（幽幽地）我已經唔似以前嘅我。

英偉十三郎：有冇後悔？

Lily：——？

英偉十三郎：有冇後悔當初拒絕我？

Lily：過去嘅事唔好再提——

英偉十三郎：一定要提！點解?!點解我千辛萬苦到上海搵你，而你依然拒人於千里之外，一啲都唔被我眞誠感動吖？

Lily：我有苦衷——

英偉十三郎：（截住）點解吖？

Lily：我唔可以愛你㗎！

英偉十三郎：（追問）點解吖？

Lily：我爸爸已經安排我去美國留學，我唔可以逆佢意。你知我屋企得我一粒女，乜嘢希望都放喺我身上！

英偉十三郎：所以你就忍心唔理我，等我一個人滯留喺上海，進退兩難，仲要遇啱打仗！

Lily：我對你唔住——

英偉十三郎：我有怪你咩？

Lily：係我自己怪自己，眞愛難求，我知！但係已經太遲啦！

英偉十三郎：我地由頭開始。

Lily：太遲啦，我已經係有夫之婦啦！

（一高大男仕走上前，扶住Lily）

男　仕：Lily，乜嘢事呀？

Lily：爭啲車倒個人呀！

（Lily仍有餘怯。男仕打量十三郎）

男　仕：哦！係個乞兒啫！

（英偉十三郎怔住，退下，十三郎走回自己的站位，如夢

初醒，仍呆住）

司　機：（上前）少爺，對唔住！

嚇親少奶添！

男　仕：（對司機）俾啲錢叫佢走啦！

（對Lily，溫柔地）入去啦！佢地等緊你！

（Lily望着十三郎，似覺面善）

男　仕：入去啦！

（司機把錢塞入十三郎手）

司　機：走啦！

十三郎：（急，走前）你——

（十三郎伸手捉住Lily，Lily嚇了一跳。

（男仕一掌推開他，十三郎眼鏡也跌在地上）

男　仕：（喝止）想點呀？

（司機即擒住十三郎，反手控制他，欲打十三郎）

司　機：你想死呀？

Lily：唔好打佢！唔好！

（對男仕）佢好熟口面！

男　仕：乞兒啫，入去啦！

（十三郎慘然失落，心如刀割，頹然。

（Lily已轉身進內。司機放手，十三郎倒地）

司　機：算你好彩！

（司機開車走。

（十三郎在地上摸索眼鏡，但眼鏡已被司機剛才踏過，一邊眼鏡已爛了，十三郎摸着破爛的一邊）

十三郎：冇理由嘅！

（喃喃，慘然）冇理由唔認得我嘅！

唔認得我都應該認得副眼鏡吖！

你讚過我副眼鏡㗎馬！

吓！吓！冇理由吖！

（痛苦地摸着眼鏡，再看着Lily走遠的那邊）

十三郎：點解早唔出現遲唔出現，偏偏喺我最霉最潦倒嗰陣你至出現吖！

點解?!（苦笑）哼哼！

五人組：嗚嗚——（火車響號）

隆！隆！

隆隆！隆隆！

十三郎：（由慘笑至狂笑）

哼哼，哈哈——哈哈——

五人組：隆隆，隆隆！

（光圈亮。

（十三郎呆立在光圈內，手執包袱，呆住，不悲不喜）

五人組：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學火車開行的聲音。

（演員扮演火車，滑過舞台。走過十三郎面前。

（十三郎消失在火車的長陣裏）

五人組：（扮火車）隆隆，隆隆，隆隆！

隆隆，隆隆！

五人組：一九四八年冬，

一列火車由深圳返廣州，

火車經過石灘橋。

（十三郎由火車飛身躍下。

（火車聲遠去。演員扮人羣，走過，邊走邊叫）

人羣們：有人跳火車呀！

有人跳火車呀！

（人羣急走前，先屏息住氣，看着。

（然後有人大膽走前伸手探探躺在地上的十三郎的氣息）

村民甲：哎呀，郁呀，會郁呀！

村民乙：咦，佢咪江太史個仔！

村民甲：你識佢咩？

村民乙：呢度石灘橋嗰間蘭齋農場，以前咪係太史公嘅咯！

識！我見過佢！

村民丙：快啲救起佢，通知太史公啦！

村民甲：快啲，快啲救人先！

村民們：小心，小心呀！

（衆人抬十三郎出）

五人組：十三郎俾村民救起，抬返去廣州醫院救治，大難不死，喺醫院瞓咗成個月，最後由太史公接返屋企！

（音樂開始，令人有時光流逝的感覺。

（台上出現一些門庭破落的景物。

（太史第的燈籠，已變得剝落不堪。

（福來出，手執掃把，在掃着落葉。

（福來已變得蒼老。

（太史公在另一邊出來，扮相更加滄桑、老邁）

五人組：嗰陣時嘅太史第，已經門庭破落，

不復當年風采。

太史公八十幾歲，身邊嘅妾侍，

只剩低三姨太一人。

（三姨太出，粗衣麻布，老態畢露）

三姨太：（邊走邊叫）十三！十三你又「呢」埋邊度呀你！十三！

（三姨太見福來，福來對三姨太示意，手一指）

三姨太：吓！又走上神閣呀！唉呀！

（三姨太沒好氣的，走往神閣那邊）

五人組：至於十三郎，

因爲大腦受過猛烈震盪，

人變得癲癲喪喪，成日胡言亂語！

一時又鬼咁正常，唔知佢係眞瘋，抑或假傻！

（十三郎站在高處，三姨太在下面叫着他）

三姨太：你上去做乜嘢，快啲落返嚟！落返嚟呀！

十三郎：（在上面唱）

好一隻，大鵬展翅，好一隻大鵬展呀翅呀呀！（作飛狀）

三姨太：唔好飛呀！跌死你呀十三！你唔係雀嚟㗎！快啲落返嚟！

十三郎：（唱）我飛飛呀飛，飛到廣寒宮呀，呀裏呀，呀呀——！

飛！

（十三郎凌空躍下）

三姨太：唉呀！

（太史公與福來趕到）

太史公：十三！

福　來：十三少！

（只見「噼啪」一聲，十三郎跌在地上）

十三郎：哎呀！

三姨太：（走前）叫你唔好飛你係要飛！跌死你！抵呀！抵呀！

十三郎：（欲站起）哎唷！

太史公：點呀你?!

十三郎：飛唔起，又失敗！

三姨太：睇你！上次跌到周身瘀都唔怕！

你唔痛嘅咩？

太史公：唔好飛啦，過嚟同我捉棋仲好啦！

三姨太：痛唔痛呀，吓？痛唔痛？

十三郎：痛吾痛以及人之痛，眞英雄也，請受我一拜！

（十三郎抱拳向三姨太一拜）

三姨太：我唔駛你拜我，你同我坐定定唔好俾工夫我做我就安樂咯！去啦去同老豆捉棋啦！

（太史公已走到檯旁，檯上有棋盆，棋子已放好）

太史公：（招手）十三，過嚟啦！

十三郎：唔捉！

太史公：捉啦！捉啦！

十三郎：你叫聲我大俠先啦！

太史公：呀大俠，嚟啦捉棋啦大俠！

（這時遠處有些人聲）

三姨太：出便咁嘈嘅?!

福　來：我出去睇吓！

（十三郎已走到檯前，自動抽起雙馬雙炮）

十三郎：讓你雙馬讓你雙炮！讓你行先！

太史公：好！你實聽輸都得嘞！（先行棋）

十三郎：我實贏嘅，講明呀！你輸咗要同我揼骨。（跟着下棋）

太史公：好，我贏你要沖涼，你成身冤崩爛臭呀，你自己聞唔倒咩！

十三郎：係咩！係男人都臭㗎啦，臭男人吖馬。

（唱）男兒臭呀女兒香，男兒唔臭又點得女兒香呢。

（又行一步）

太史公：你都傻得幾匀循，仲記得自己作嗰啲曲詞！

十三郎：你話我傻？好，我唔捉！

太史公：唔係！你唔傻，我傻，我傻。（行一步棋）

到你行啦！

（十三郎不假思索，行一步棋，抽起太史公棋子）

十三郎：仲唔食咗你隻車！

太史公：求先嗰步唔算，我再行過！

十三郎：乜呀？舉手不回，有得番轉頭嘅咩！

太史公：開始嗰陣冇講舉手不回！

十三郎：唔得！啲飯食落肚變屎你叫佢變番飯食過得唔得?!

太史公：得！你冇聽過「食屎痾飯」咩？

十三郎：（一怔）係嚁，好！又唔怕你奸！讓你行過！

（三姨太捧着茶過來，看着兩人，苦笑）

三姨太：睇見你兩仔爺都唔知好嬲定好笑！

太史公：唉！焉知非福吖！八十幾歲人，仲有個仔返嚟身邊陪吓自己，仲想點呀？

三姨太：係啫！睇佢！

（見十三郎欲走開）

三姨太：喂喂喂，你又去邊呀?!

十三郎：出便好嘈，我要睇吓！

太史公：盆棋未捉完呀，返嚟！

（福來急急走進來）

三姨太：福來！乜嘢事呀？

福　來：有冇紅布呀三奶奶，快啲搵條紅布掛出門口啦！

太史公：乜嘢事呀?!

福　來：出便大遊行呀！聽，聽吓，好多人呀！

（遠處傳來革命歌聲）

十三郎：共產黨嚟呀?!

三姨太：咪多事！

十三郎：等我去叫佢地班人——

三姨太：咪亂講嘢！捉棋啦你——

福　來：街上面啲人話，廣州要解放啦！

三姨太：好漢不吃眼前虧，人地做乜我地又做乜啦！

太史公：我地又冇做錯，乜嘢國民黨共產黨我地都唔幫，政治呢味嘢，我呢世都唔懂。

三姨太：最弊你好多朋友都係國民黨官員，都嚟「說」過你去台灣呢！我驚共產黨嚟到會怪我地呀！

十三郎：無拉拉分乜共產黨國民黨吖，多餘嘅！多餘呀！

三姨太：十三呀都話唔好亂講咯！

十三郎：捉棋定輸贏啦！每便派個代表出嚟，十八省捉十八局，每局邊便贏就要咗邊個省！願賭服輸，舉手不回。

太史公：（笑）又係嚈，呢個辦法幾好！

十三郎：當然啦，唔駛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呢！做漢奸就要打，走狗就要打，嗰啲唔識編劇嘅就要打！任惜花就要打！

三姨太：邊個任惜花呀?!

太史公：佢單戀過嗰個女人卦！

三姨太：你睇佢吖！留喺廣州遲早闖禍㗎，亂嗡嘢嘅。

唉！幾時癲得到老吖！

十三郎：（突然叫）將軍！

太史公：吓?!

十三郎：呢招叫做聲東擊西，哈哈——

太史公：（無奈）唉！我冇棋咯！

十三郎：快啲過嚟同我搽骨呀！過嚟啦嗎！

（十三郎橫臥椅上，太史公真的過去，替兒子搽骨。

（革命歌聲越來越大，太史公搽骨的節奏襯着歌聲拍子）

太史公：（幽幽地）算啦！必要時睇吓點樣送番呢隻嘢落香港啦！

（三姨太也是一片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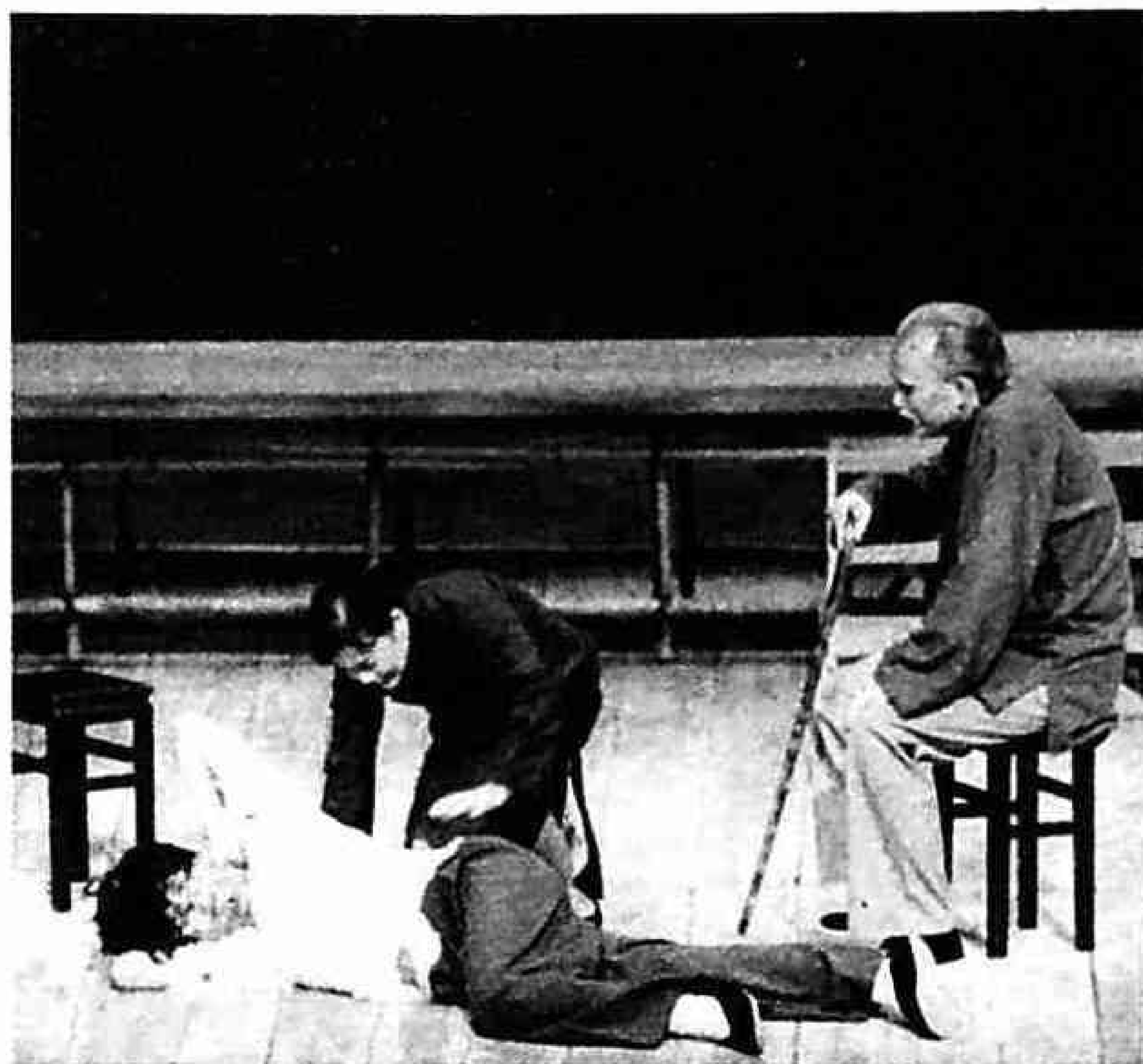
（福來進來，手拿紅花枕布和一枝短竹。

（三姨太急急幫手，福來出。

（革命歌聲放大。

（十三郎閉目養神，享受揼骨的滋味。

（台燈暗。



（天幕露紅光。

（部分演員忙着替十三郎改裝，把他改到更係一個瘋漢，衣衫襤褸，手挾着報紙，穿着一雙爛鞋，仍是那一副破眼鏡，皮膚比前更污糟、更黑。

（一片寧靜，全台黑燈。

（然後，七十八轉的留聲機唱片聲，是薛覺先後期歌聲——《寒江釣雪》的二流下半部）

唱片聲：（二王慢板）所謂兩情牽，相思遍。

憔悴容光，消磨壯志，因為久不

遭時——

（一個老者的背影出現台上，他便是薛覺先。

（薛覺先半卧在安樂椅上，看不到他的臉，只覺他微顫的手在打着拍子。安樂椅輕輕地搖晃，椅旁有小几，放着一個留聲機）

五人組：一九五〇年後，

戲行中人傳出，話有人發現南海十三郎返咗落嚟香港。

有人見佢時常出現喺中環百步梯永吉街嗰一帶。

又有人話佢似個乞兒，語無倫次，

居無定所流浪街頭。

（錦棠用力拉着十三郎出場，此時十三郎更瘋更衣衫襤褸）

錦　棠：（叫）師父！師父！

（留聲機又響，仍唱着《寒江釣雪》，薛覺先轉過身來）

錦　棠：搵倒啦，我搵倒十三叔啦！

薛覺先：吓！搵倒——

（薛覺先一望，怔住，呆住）

薛覺先：十三?!

十三郎：——?!

薛覺先：做乜搞成咁呀十三？

十三郎：你同我好熟㗎?!

薛覺先：唏你做乜呀？我係老揸呀！你冇事吖馬？

吓！你真係——吓?!

錦　棠：坐低先講，坐低講啦十三叔！

薛覺先：我四圍託人搵你呀，佢地話你鍾意喺蓮香呀陸羽呀嗰頭遊邊，我咪叫錦棠去吼吓你咯！點呀你吓，住喺邊呀？

十三郎：唔係住喺邊，係住喺街邊！

薛覺先：吓？瞓街?!

十三郎：非常舒服，以天爲被，以地爲牀！涼爽過你呢度多多聲！

薛覺先：吓！咳咳咳咳——

（錦棠走過去替師父掃背）

薛覺先：（對錦棠）佢眞係——眞㗎嚁吓?!

（錦棠對薛覺先點點頭，兩人望着十三郎怪樣）

十三郎：你有病呀？老嘢！

薛覺先：（平心靜氣）係你有病，你知唔知呀？十三！

十三郎：你識我咩老嘢！又知我叫十三！

薛覺先：我唔係老嘢，係老揸，我係薛老揸！

十三郎：改個咁名呀！

薛覺先：（用手做動作）老揸，揸住個揸，我排第五，戲行叫我五哥，揸哥記得嗎？

（用手做揸的手勢）你排十三，南海十三郎，人人叫你做十三哥，記得嗎？

十三郎：哦！記得，你第五，揸哥（用手勢）。

我十三，嗯！——?!

（十三郎舉起雙手，發覺十隻手指不夠用，舉起單腳，又發覺腳趾不靈活，想一想，脫了鞋，用雙腳，三隻手指）

十三郎：十三哥，嘻嘻，十三哥。

（薛覺先啼笑皆非，十三郎原先放下腋間的報紙做這個動

作，錦棠欲俯身拿去他的報紙，十三郎急把報紙攬回身旁）

十三郎：（對錦棠）做乜呀你?!搶呀！

薛覺先：你攬住啲舊報紙做乜吖，有寶咩！

十三郎：就係有寶，一紙能知天下事，我挾天下而行，威風八面，威過港督，知冇?!

薛覺先：（深吸一氣）唉！

（對錦棠）你去叫人預備飯菜佢食啦！

錦　棠：係！師父！

（錦棠入，薛覺先老態龍鍾走到留聲機旁，把聲量稍開大，再看着十三郎）

薛覺先：（對十三郎）

聽吓！聽啦！



十三郎：——（聽着）

薛覺先：記唔記得呀，

吓?!

十三郎：唱得唔錯，唔！

薛覺先：《寒江釣雪》呀！記得嗎？

十三郎：記得，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考我唐詩呀？老嘢！

薛覺先：唏，首曲係你作㗎！

十三郎：我作嘅?!

薛覺先：咪係囉！當年個戲一出，場場爆棚，做勻省港澳，你一舉成名呀十三！

十三郎：一舉成名?!

薛覺先：試吓諗番以前啲嘢，記得嗎？

十三郎：記得！

薛覺先：眞係?!

十三郎：記得，你係薛老揸呀嗎。

薛覺先：咁咪係囉，咁你頭先又話唔識我！

十三郎：唏！我頭先唔想用腦啫，而家我用番個腦就記得㗎啦，你點呀，呀揸！

薛覺先：（氣極）我睇見你咁我好唔安樂！

十三郎：唉你做人咪咁執着至得㗎！你睇倒嘅嘢未必係眞嘅啫！

薛覺先：（望着十三郎的眼鏡）我話你睇唔倒嘢就眞！呢便都冇玻璃鏡嘅，我同你去配過佢！

十三郎：千祈唔好，我專登咁嘅！

薛覺先：吓?!

十三郎：係呀！話你聽吖！其實做人駛乜睇得咁清楚吖，係咪？求祈就算啦。之你想睇清楚啲，咪用呢邊囉。（指着有玻璃的一邊）你唔想睇咯，咪用嗰邊囉！樣樣嘢都要睇到眞呀，好痛苦㗎！睇你幾痛苦！

薛覺先：我眞係俾你——咳咳咳——

十三郎：嚀，係咪呢都話咯，駛唔駛我同你掃背呀，老揸！

（十三郎走到薛覺先身後替他掃背脊）

薛覺先：咳咳——咳，唔——你好臭呀！

十三郎：（唱）男人臭呀女兒香，男人唔臭呀點覺得女兒香呢！

薛覺先：（一怔）你記得嘅！你記得嘅！你唔肯記啫，你呀——

咳，十三！咳咳！咳！

（錦棠與一傭人捧着飯菜進來。錦棠見狀，即與師父掃

背脊）

錦　棠：師父！

薛覺先：（對十三郎）食飯，過嚟，食飯啦！

十三郎：唔食！

薛覺先：你唔肚餓咩？

十三郎：（想一想）好肚餓！

薛覺先：快啲食啦，好好餸呀。呀睇過，蒸雞呀！呀，仲有豆角炒

蛋嚡，唔。

十三郎：好啦我食。不過你唔好迫我諗嘢我就食！

薛覺先：好，唔迫，食啦！

（十三郎更不打話，狼吞虎嚥。

（薛覺先看着他，一臉茫然）

薛覺先：（對錦棠）遞條毛巾嚟！

（錦棠遞過毛巾，薛覺先替十三郎抹去臉上、手上污垢，

就如父親照顧兒子一樣）

薛覺先：較水佢沖涼吖！

十三郎：（吃着飯，一怔）你沖咋，我唔沖㗎。

薛覺先：你幾耐冇洗過身呀？

十三郎：我好乾淨，我周時都洗！

薛覺先：——？

十三郎：洗過心，做人最緊要洗過心，個心潔淨就得嘞，你較水啦，我一陣去飲一殼得㗎嘞！

（十三郎把飯餸塞滿口內）

十三郎：好味！

薛覺先：鍾意嗎？

十三郎：唔錯！

薛覺先：鍾意就住喺我呢度，唔好瞓街啦！

沖乾淨個身，一陣錦棠同你買過晒啲衫佢，我搵個醫生醫好你個病！

（十三郎一聽，怔住，飯也吃不下）

十三郎：屎坑喺邊度？我屎急！

錦　棠：十三叔跟我嚟吖！

（薛覺先過去，關了留聲機。

（錦棠再入）

薛覺先：（對錦棠）同我搵個有經驗嘅精神科醫生，佢癡得咁匀

循，應該有希望醫番好嘅！

錦　棠：師父你留十三叔喺度住呀？

薛覺先：係呀！

錦　棠：我怕十三叔唔鍾意留喺度嚡！

薛覺先：——點會呀?!

（傭人急急進來）

傭　人：老爺老爺！個乞兒走咗呀！

薛覺先：做乜俾佢走呀，唔捉住佢?!

傭　人：（十分委屈）我攔住佢㗎啦——佢——

錦　棠：佢乜嘢啫？佢佢佢——

傭　人：佢用屎撻我呀！

（傭人掩着鼻子奔入內）

薛覺先：追佢返嚟！快啲！

錦　棠：師父！追佢返嚟佢咪又走過，留得一日留唔倒兩日，唔通用條鐵鍊鎖住佢咩！

薛覺先：唉，俾十三激死咯，咳咳咳！

（錦棠上前，掃背）

錦　棠：師父，我地睇十三叔可憐啫，但係佢自己覺得逍遙快活嚡！

薛覺先：（望錦棠）——

錦　棠：由得佢呢度去嗰度去啦，天生天養，佢開心咪得咯！我講

得有道理㗎！

薛覺先：你，去話俾蓮香同陸羽嘅老板同伙記聽，話呀十三去飲茶食嘢，任佢，唔好趕佢，入我數，我每個月都搵人去結帳咁話啦！

錦　棠：知道！

薛覺先：你地呀！話埋俾其他徒弟知，見到十三叔都要照顧吓佢，我「低」唔得幾耐嘅咯。你要關照住佢呀，睇住佢啦！

錦　棠：師父你放心啦，我會做㗎嘞！

薛覺先：（躺在安樂椅上，喃喃）佢人係怪啲，對我都算係有恩，佢寫俾我做嗰幾套戲，都係好戲嚟㗎！——好戲嚟嘅！

錦　棠：係！

（薛覺先目光幽幽，錦棠站在身後。

（台燈暗，至全黑。

（另一燈區亮）

五人組：一九五九年，

十三郎四十八歲，

已經喺街頭流浪咗十年。

（陸羽茶樓內，一年青伙記，拿着水煲。

（十三郎進來。明顯地十三郎雙鬢已變斑白，衣衫依舊破爛，依舊戴着那副眼鏡，挾着舊報紙，還有一幅卷軸，依舊悠然自得的模樣。

（一個年青小不更事的小伙記上前替他沖茶，取笑他，逗他）

小伙子：喂，傻佬，又嚟呀！

十三郎：開壺壽眉過我啦豬人！

小伙子：叫我做豬人?!

十三郎：你叫我做傻佬我叫你做豬人，各不相欠！

小伙子：嗱，茶呀！

（小伙子大力放下茶壺）

十三郎：喂喂，你咁冇禮我叫你老板炒你魷！

小伙子：我好驚呀！好驚呀！（逗他）

（十三郎不理會他，把報紙放在檯上，厚厚的一疊）

小伙子：學人睇報紙，你識字咩？

（見十三郎身邊的報紙）

小伙子：識唔識字㗎你?!

（老板從後走過來）

老　板：你呀眞係有眼不識泰山呀你，問佢識唔識字?!佢就係戰前鼎鼎大名嘅編劇，南海十三郎呀！

小伙子：乜嘢南海十三郎呀，未聽過嚁！

老　板：（對小伙子）去做嘢啦你咁多口水。

（對十三郎）十三哥，咁早呀！又一早起身周圍行呀?!

十三郎：琴日行灣仔，今日行中環！

老　板：你叫嘢食啦，我會習數㗎嘞！

十三郎：唔駛習數，我今日有「囡」。（顯示鈔票）

老　板：咁巴閉呀，咁疊水呀！

十三郎：係呀！港督俾我嘅，掩口費嚟嘅！

老　板：嘩！掩口費呀！

十三郎：係呀，佢怕我唱衰佢，唱衰佢啲英國佬辦事效率低吖馬，

所以塞啲錢落我袋度，叫我唔好亂講嘢囉！

老　板：威水嚡囉！阿督爺都買你怕呀！

十三郎：（閉嘴示意）唔——之唔係！咳——吐！

老　板：喂咪隨地吐痰嚡！

十三郎：不吐不快！

老　板：你等陣等陣！（取一痰盂）俾個痰罐你。嗱，掩口費就冇

嘞，痰罐一個！

（老板沒好氣的走開，小伙子又來）

小伙子：（逗他）編劇嚟牙?!

十三郎：（用眼瞪他）——！

小伙子：編過乜嘢劇呀？

十三郎：你行開呀！我唔想「啦」你講嘢！

小伙子：嘩，好巴閉呀！

（老板從十三郎背後不遠處的一個屏風內走出來）

老　板：唔好意思呀十三哥。（對小伙子）同佢搬位！

十三郎：嗯！因乜解究要搬位?!

老　板：裏面個老細嫌窄！要埋呢便呢張枱喎！

十三郎：係呀！咁「橋」嘅我又嫌窄嚿！我要拆個屏風要埋佢張枱嚿，你去話佢知——

老　板：——?!（遲疑）

十三郎：去呀去呀！冇錢牙我！

老　板：佢多啲，況且，佢都係戲行中人。

十三郎：巴閉，老馬牙！老揸牙！你叫佢「爛」出嚟見我！咄！

（老板唯有走入屏風傳話）

小伙子：架勢嚿！

十三郎：火滾呀！

（只見老板急急走回十三郎處，手裏已拿着一曲本和一枝金筆）

老　板：（尷尬地）十三哥！

十三郎：又點呀又!?

老　板：個老細話！你有本事填埋幾句曲佢，佢就親自出嚟敬你三杯酒。一係你就知難而退，叫你冇鞋挽屐走喎——

十三郎：乜話?!

老　板：我照講㗎咋！

十三郎：乜嘢曲咁巴閉呀！夫子門前賣文章！

伙　記：（拿着筆看）淨係呢枝犀飛利金筆你呢世都買唔起啦！

十三郎：我呸！我咳吐——

（十三郎看着曲本）

十三郎：「蕉窗夜雨」?!蝦我唔識古曲牙？釗！我睇工車譜你仲着緊開浪褲呀！釗！

（看譜）上尺工六六五七尺尺工，六凡六就同你玩吓，等你學嘢！

（唱）相見若似夢，自從別去怱怱！

此刻再重逢，咫尺隔萬重。

嘩！濕碎料，平平無奇啫！好咩?!

（十三郎再唱。但屏風內歌聲齊出）

十三郎
屏內人：我再見恩師心中百般痛，仿似寶劍泥絮塵半封。

（十三郎唱到「半」字，已怔住，呆住）

屏內人：（唱）昔日壯志與才氣全告終。

江中雪——淚影兩濛濛！

（十三郎怔住，人已清醒，十分難過）

老　板：（走近）十三哥！十三哥?!——十三哥呀，下便幾句要你填㗎！

（十三郎呆住，良久）

十三郎：（拿起金筆，邊填邊唱）辜負伯牙琴！

屏內人：（即接）你莫個難自控！

十三郎：（唱）知音再復尋！

屏內人：俗世才未衆！

（十三郎捲席即走，惶惶表情）

老　板：十三哥?!

十三郎：個位比佢，比佢！我走！

（十三郎一轉身，唐滌生已站在面前，打扮入時，豪華氣派）

唐滌生：大哥！

十三郎：你認錯人咯！

唐滌生：唔好咁啦我好辛苦至托人打探倒你下落㗎！

（小伙記見是唐滌生，張口驚奇）

小伙記：唐……唐……

（老板示意小伙記收口。

（唐滌生給錢老板與小伙記，手一揮，叫他們退下）

老　板：多謝唐生！（走開）

唐滌生：大哥！

十三郎：你而加架勢啦！

唐滌生：係！我好風光好搶手，點解咁紅，係你我至有今日。

十三郎：（苦笑）我邊有教過你——

唐滌生：有，有呀你唔記得抑或唔想去記?!我以前話過學唔倒你嘅才華都要學你咁傲骨，你睇你而加！我好心痛呀大哥！

（十三郎走，唐滌生一手捉他）

唐滌生：你夠膽話你咁係最開心?!你呃倒人呃你自己，你呃唔倒我㗎！聽我講——

十三郎：我走啦！

唐滌生：聽我講呀（大聲）

十三郎：唐!!你幾時學得咁惡呀你！

唐滌生：（刁鑽地）風水輪流轉，以前你教訓我而加我教訓番你！知冇？

（兩人對望，會心而笑，十三郎亦苦笑。

（唐滌生俏皮地對十三郎做個臉色，拿起茶壺。

（唐滌生邊斟茶邊唱）

唐滌生：（唱）你既知我未放鬆！幾番覓你難自控，你休再自棄遺恨痛，今再遇你也是奇——逢！

大哥！（遞茶過去）嗱，你洗乾淨個身洗乾洗淨由頭洗到落腳！

十三郎：冇人見呀！

唐滌生：就係想你見人！聽晚仙鳳鳴開鑼鼓，你去利舞台搵我，我地仲有好多嘢要傾、要做。嚟啦——

十三郎：——?!

唐滌生：任姐同九姑娘見番你一定會好開心㗎，點呀！只有人話怕見南海十三郎嘅啫，未聽過南海十三郎怕見人嘅嚁?!唔？

（唐滌生再單腳跪下，奉上茶。

（十三郎難卻徒情，飲了一口，望着唐滌生）

V　O　：（任劍輝聲）呀！原來係你牙——莫非你驟借雲煙駕霧來——

（另一燈區亮。是利舞台大門，花牌林立，寫着仙鳳鳴劇團公演唐滌生新作《再世紅梅記》。

（十三郎望前，徘徊矛盾。

（但戲院門外已擠滿了人，還有很多警察）

五人組：第二晚，十三郎真係去到利舞台。

十三郎：（行近）乜事呀！大姑?!

女　人：唐滌生睇睇吓戲心臟病發「累」低咗喎！

（一看十三郎，怕）嘩！

十三郎：（喃喃）唐!?（感覺晴天霹靂）

十三郎：（欲撲入去）唐——唐！

警　察：行開行開！咪阻住！

十三郎：阿唐係我徒弟——阿唐——

警　察：係你老豆都要行開！

羣　衆：傻佬呀！——

（十三郎與警察糾纏。

（燈區收窄，各人定位凝住）

五人組：唐滌生係戰後粵劇界崛起最快嘅一個劇作家，所編撰嘅粵劇典雅不凡，堪稱一代宗師。

五六年開始爲仙鳳鳴編劇，五九年喺佢嘅名作《再世紅梅記》首演嘅時候急病逝世，享年只有四十三歲。

（十三郎與衆警回復糾纏掙扎）

十三郎：（發狂似的）阿唐！

警　察：走呀！（大力一推）黐線佬！

（十三郎跌在地上，畫已經被揉爛，掟在地上）

十三郎：你班衰人，走狗！阿唐——阿唐！

（十三郎衝過去）

警　察：捉住佢！癲佬呀，傻佬呀！

傻佬打人呀，班多啲兄弟嚟啦！快呀！

五人組：結果警察嚟到，將整件事列入神經漢傷人處理，送十三郎入青山！

（全台黑燈。

（稍後演員出）

五人組：一九七〇年，青山醫院！

（燈光轉强，就見演員們扮青山的精神病者，有男有女，個個表情不同，但一看便知是有問題的病人！）

十三郎：嚎排戲，記唔記得我琴日教你地嗰啲功架?!

眾：記得！

十三郎：做一次睇吓！查撐撐，查撐篤撐！查撐！

傻　乙：我識Thing水髮，我Thing俾你睇！（用布紮頭）

十三郎：夠啦，夠啦，唔好Thing啦，Thing得多會甩頭嘅，嗰陣要做無頭東宮生太子㗎啦！（對傻甲）你，羅劍郎！嚎你企度，企定定，俾把劍你！



傻　甲：冇劍！

十三郎：用住先。（給他一張報紙，捲起）

傻　甲：呢把唔係劍！

十三郎：你當係劍得唔得？你扮大俠崑崙，飛簷走壁，救紅綃！

傻　甲：我飛！

十三郎：咁唔似飛，你睇我點飛！

（十三郎作飛狀）

十三郎：傻乙，你企喺度，扮紅綃。我飛入嚟你就叫，鬼呀鬼呀！

明唔明?!

傻　乙：明！

十三郎：嗱，你地睇住，我飛！查撐撐撐！

（一怔）叫啦，傻乙！

（但傻乙在Thing水髮）

十三郎：因住甩頭呀。叫啦，停呀！叫呀！

傻　乙：叫乜呀?!

十三郎：叫鬼呀，叫啦！

傻　乙：鬼呀！鬼呀！

十三郎：（唱花下句）姑娘你唔駛驚！

鬼冇下巴㗎，你睇我啲鬚生得幾正嘅啫！

傻　乙：你都冇鬍鬚！

（十三郎隨手撕一些紙碎當作鬚，用口水黏在下巴）

十三郎：（對傻甲）嗱，你照我頭先咁做，羅劍郎！

（十三郎又黏些鬚給傻甲）

傻　甲：我飛！

傻　乙：鬼呀鬼呀！

傻　甲：（唱）姑娘你——你冇下巴㗎，你啲鬍鬚好正嘅啫！

十三郎：我呀唔係你呀！

傻　甲：我呀唔係你呀吖——（拉腔）

十三郎：好呀你！

傻　丁：師父佢做乜要救傻乙呀?!

十三郎：係救紅綃，救佢去同佢心上人相會！

傻　丁：點解呀？

十三郎：因爲紅綃俾壞人捉咗，呢個崑崙係個俠盜嚟嘅！

傻　甲：俠盜係乜嘢?!

十三郎：即係一個義氣正直嘅賊！忠嘅！

傻　甲：即係好人?!

十三郎：係嘞，好人嚟！

傻　丁：即係賊係好人，冇理由㗎嚸師父！賊都係好人？

十三郎：（語塞）你——嘷！賊係壞人但係俠盜係好人！

傻　丁：俠盜係唔係賊?!

十三郎：係好嘅賊，即係唏——唏你唔好打爛砂盆問到篤啦得嗎？

　　　　總之係好賊，忠嘅！

傻　乙：咁我係忠定奸㗎，師父？

十三郎：你係忠嘅，係貞節婦人！

傻　乙：好嘢！我貞節！（又Thing水髮）

十三郎：（叫其他人）捉住佢個頭！

傻　丁：貞節婦人就係好人，係嘛師父？

十三郎：（一怔）你又想問乜呀你？

傻　丁：唔貞節嘅婦人就係壞人啦！

十三郎：我唔想答你啲咁嘅問題呀！蠢人！

傻　丁：蠢人係咪好人呀！蠢人係好人呀呵！

十三郎：我好倦呀！我唔想用腦諗你講嗰啲嘢！

你呀，你呀，（指着傻丁）諗埋咁多無謂嘢，你知唔知點解你會入嚟青山呀?!

傻　丁：知！

十三郎：點解？

傻　丁：成日諗嘢！

十三郎：咁咪係囉！做乜諗嘢吖，唉！有福唔曉享！香港地除咗呢度仲有邊處地方唔駛你用個腦吖，蠢人！

傻　丁：咁我明啦，唔諗嘢就係好人！

傻　甲：我都係好人！

傻　乙：陳醫生嚟啦！

傻　丁：陳醫生唔係好人！

（陳醫生一怔，笑）

陳醫生：點解我唔係好人呀，吓？

傻　丁：你咁聰明成日諗嘢，你唔係好人！

陳醫生：邊個話我唔係好人呀？

傻　丁：（指十三郎）佢話嘅！

眾：係呀係呀！

十三郎：（啼笑皆非）唉呀，冤枉呀！眞係——呀——啞子吃黃蓮呀！對住你地，我就噉暈低咯！（對醫生）你信唔信我話你唔係好人吖？

陳醫生：唔信！

十三郎：咁咪係囉，係都唔會講出口啦！

（眾傻仍在七嘴八舌討論着。

（陳醫生笑笑，拍拍十三郎膊頭）

陳醫生：江譽鏐！南海十三郎！

十三郎：點呀陳醫生，我唔沖涼㗎！

陳醫生：恭喜你啦，聽日可以出院啦！

十三郎：唔出得唔得？

陳醫生：我地都好想留你，有你喺度好開心，但係眞係冇位，好多人排住隊等入嚟呀！

十三郎：佢地詐癲㗎咋，呢度好食好住吖馬！喂我眞係癲㗎嗮我！

陳醫生：（笑）係咩?!咁而家好番啦馬！

十三郎：咁啦，我盡快返番入嚟吖！

陳醫生：咪咪咪！探我地就冇所謂，千祈唔好再病啦，吓！知嗎?!

十三郎：（唱）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有緣再在海角相逢呀吖！

陳醫生：眞係有文采！我地有件事請你幫忙！

十三郎：——?!

陳醫生：呢，花園出便就正起好個亭，你古文好，書法又靚，想請你大筆一揮，寫幾個字留念啫！

十三郎：哦，容易啦！

陳醫生：同個亭改個名吖！

十三郎：得之至啦，冇問題！

（想一想）嗱，就叫「聽禽軒」啦！

陳醫生：聽琴軒?!

十三郎：係呀！

陳醫生：幾好噃，聽倒琴音妙韻咁解呀！

十三郎：唔係，係禽獸嗰個禽！你估彈琴嗰個琴咩！

陳醫生：哦，哦，聽禽軒。係噃，鳥語花香，處處禽鳴，幾應景噃！

十三郎：錯了！唏嗰啲禽咩，唔係雀叫呀，你聽吓，聽清楚啲！

陳醫生：吓?!

（衆傻佬仍在七嘴八舌不停說話，有些獨自沉吟，時笑時哭的，各適其適）

十三郎：聽吓佢地幾嘈，十足啲禽獸喺度吱吱喳喳，你話個亭唔叫「聽禽軒」叫乜吖！

陳醫生：哦——！咁樣聽禽軒！哈哈——

五人組：因此，青山醫院個涼亭就叫做「聽禽軒」。

三個大字亦係十三郎嘅筆迹，

到而家仲保留喺度。

（衆人送十三郎至門口。

（十三郎出醫院，緩緩前行，不遠處站着一個女人，打扮樸素，不施脂粉，藍布長衫，手裏拿着一本聖經。

（那女人走到十三郎身前）

江少儀：十三叔！

十三郎：——?!

十三郎：梅仙?!

江少儀：梅仙呢個名已經冇用好耐，梅仙已經死咗，我叫江少儀！

十三郎：你——

江少儀：十三叔，感謝主能夠睇倒你康復出院！願神保祐你，我專登嚟接你出院，你跟我返去啦！

十三郎：去邊呀?!

江少儀：返我屋企，返我教會，重新做人。嚟吖，嚟吖！

十三郎：——！

江少儀：跟我返去啦！

（江少儀把一個十字架的頸鍊，掛在十三郎頸上，深吸一氣，十分欣慰。

（十三郎呆住）

十三郎：呀仙你信咗耶穌呀?!

江少儀：我已經將我一生奉獻俾教會，係神啓示我，恩寵我而將我一生改變，我已經唔係以前嘅我，以前我罪孽深重，受魔鬼誘惑不能自拔。但係我時時聽見主嘅聲音，係主喺度召喚我，叫我回頭，重新開始，我而家跟住一條正確嘅路行。十三叔，我希望你同一樣，信主！你信耶穌，就得永生，明唔明白？

十三郎：（怔住）——你一輪嘴講咁多嘢我句句都聽唔入耳，你走啦仙！

江少儀：一齊走，重新走過，一步一步嚟，慢慢唔駛急，我會同你剪過個頭佢。

你一陣臭味呀，你唔沖涼㗎?!

十三郎：好少！

江少儀：點解唔沖涼？

十三郎：點解要沖涼？

江少儀：咁醫院啲人唔駛你沖涼咩？

十三郎：我有特權，浸吓對腳就得㗎啦！

江少儀：仲係戴住呢副眼鏡?!唉！（伸手）

十三郎：（阻止）咪掂！

江少儀：十三叔呀，你咁永遠都唔會好番㗎。

嗱，聽我講，整好個身世佢，個個禮拜去教堂聽道理，我搵個弟兄返嚟教你，遲吓你正常番，生活有規律，信咗主，可以出嚟做見證。

或者同教會編套劇讚頌神迹。我地江家上一代胡胡塗塗，烏煙瘴氣；下一代應該好好反省一吓㗎，十三叔！我地一齊祈禱啦——

十三郎：阿仙——

江少儀：我係江少儀！

十三郎：好江少儀點解你係都要我信耶穌吖，我同佢唔係好熟咋噃！

江少儀：信主，主會赦免我地嘅罪，令我地可以去天國，得到永生！想唔想去天國?!

十三郎：天國?!

江少儀：係呀！

十三郎：車駛去幾遠啫，呢度咪係天國咯，駛乜去打攪耶穌啫！呢度係天國啦！

江少儀：（嚴肅地）十三叔，唔好侮辱聖名呀。吓！認眞啲！

十三郎：我話你至侮辱耶穌！你係咁「扻」我去見耶穌，三唔識七又冇徵求過我同意，耶穌都未必得閒見我啦，係咪?!永生？永生咪仲痛苦！想死唔死得！唉都咪搞我，傻佬至鍾意長生不老嘅啫！

（十三郎欲走）

江少儀：（一手拉住他）十三叔你去邊？

十三郎：痾臭臭呀急到癲啦！

江少儀：你聽我講！

十三郎：唪，癲啦癲啦！

（十三郎摔開江少儀的手，走）

江少儀：十三叔！十三叔！

（十三郎已奔了出去）

（禱告）主，親愛嘅主，求祢赦免十三叔嘅罪，藉住祢聖光，等佢重新尋獲做人嘅目標，爲將來訂下計劃；求祢喺佢面前顯靈，等佢知道祢無處不在，等佢投入祢嘅懷抱，我——

我個喉嚨越嚟越痛，我知道呢啲係你俾我嘅懲罰，我甘願接受。

如果你要我必須受苦，我知道即係喺最痛苦最嚴酷嘅考驗中我都可以搵倒永生。

聖經同主嘅訊息向我保證世界上一切嘅痛苦都比神爲嗰啲忠於佢嘅人所預備嘅喜悅!!

（聖樂由細至大。

（幽祕的聖樂傳送到每角落。

（突然鐘聲響。

（噹，噹，噹，噹，噹……寺院鐘聲，十分淒迷。

（一道佛光從台的遠處亮起，衆病人轉身，搖身一變，雙手合十，扮作僧侶。

（噹，噹，噹……

（鐘聲由細至大，演員亦發出一些迴盪的聲音）

五人組：唔——

啊——

（聲音浮於空間。

（演員男的扮和尚，女的扮師姑，緩緩地各就各位。）

五人組：（吟誦）

仙佛茫茫兩未成，

深宵夜靜不平鳴；

底事青山流連客，

寶蓮寺內泛歌聲。

（後台響起十三郎的聲音，像個瘋漢在沙啞地唱，時帶痴笑，徐疾並不依節拍。）

V　O：（十三郎）嘻，哈哈——

（長花上句）男人臭，女兒香，男人唔臭點見得女兒香呢！

香即是臭，臭即是香，

唔怪得有咁多香師姑，臭和尚。

哈哈——嘻——

（師姑與和尚們各自反應，師姑面露微笑，老和尚聽了，也搖頭笑）

方　丈：阿彌陀佛！

（小和尚趨前）

小和尚：主持呀，個傻佬又喺度鬧我地啦！

方　丈：佢唔係鬧我地！

小和尚：仲話唔係，唔睇僧面都要睇佛面吖。

入得嚟我地寺都算係一份緣，點解要唱到我地啲和尚臭晒。

方　丈：佢唔係專登唱臭我地，佢唱緊佢作嘅首本名曲《女兒香》啫！

小和尚：乜嘢《女兒香》呀？

方　丈：你淨係知佢癲癲「戇戇」，又點知佢以前係著名編劇家吖！

小和尚：佢係編劇家?!

方　丈：係呀！

ＶＯ：（十三郎唱）

女兒香，斷人腸，痴心贏得是淒涼，

想必是五百年前，冤孽帳呀——

小和尚：唔怪得你對佢咁尊重啦，換轉係我呀，一早就「烹」佢扯啦！

方　丈：出家人「烹烹」聲嘅咩，叫佢走，佢遲吓咪又入番青山，俾佢喺度做個知客，等佢有笪地方落吓腳啦，況且——

小和尚：況且乜呀?!

方　丈：佢雖然癡癡地，勝在夠勻循，佢精通國粵語英文德文法文，外國遊客嚟到我地寶蓮寺有佢做導遊，一啲都冇問題。我地啲香油錢呀，越嚟越多外幣，英鎊馬克真係找換唔切呀。

小和尚：咁就係！

方　丈：所以話，仁心佛心，本自無二，一念相應，自然香火鼎盛，阿彌陀佛！

（鐘聲又起。噹，噹，噹。

（一片莊嚴肅穆。景色由晚間轉到天明。

（一個垂垂老態的十三郎出場，兩鬢微白，表情茫然，不悲不喜。後面跟着幾個高大金髮的鬼佬鬼婆）

十三郎：（沉聲）

Welcome to Pauline Temple!

This way please.

This is the big hall and this buddha is the biggest in Hong Kong.

Follow me, this way please!

（鬼佬鬼婆把錢放進香油箱）

十三郎：Thank you! your donations will bring you happiness and good fortune in return!

鬼　佬：Oh really!

（有些鬼佬給錢十三郎）

十三郎：No, thank you! I don't need money!

（鬼佬們參觀和影相去了。

（台上擺着一張長方檯，放着籤語，賬簿香燭等神物，另椅子兩張。

（十三郎正送着遊客。小和尚見十三郎手上外幣，十分羨慕）

小和尚：（對十三郎）你就發啦，咁多美金！

十三郎：我唔要，冇用嘅！俾你啦顯申！

小和尚：吓！俾我?!

十三郎：俾你同呀顯淨啦！

小和尚：嘩，冇死嘞！

十三郎：今晚捉啲螢火蟲我玩吖！

小和尚：冇問題！（拿着錢）我去搵顯淨！

十三郎：喂喂喂，有人嚟啦顯申！你偷懶，唔看檔，你衰嘞，偷懶！

（只見一小童扶着盲佬到來。盲公七十多歲，行動不方

（使，由小孩子帶着）

福　來：嗯唔該，我想打堂齋，做吓法事呀！

十三郎：和尚仔行開咗嚸，點呀！登記做附薦？

福　來：係，想超渡亡魂！

十三郎：哦，咁你講，我寫啦！超渡亡魂呀，係你貴親呀？

福　來：嗯，主僕關係！

十三郎：姓乜名乜住邊「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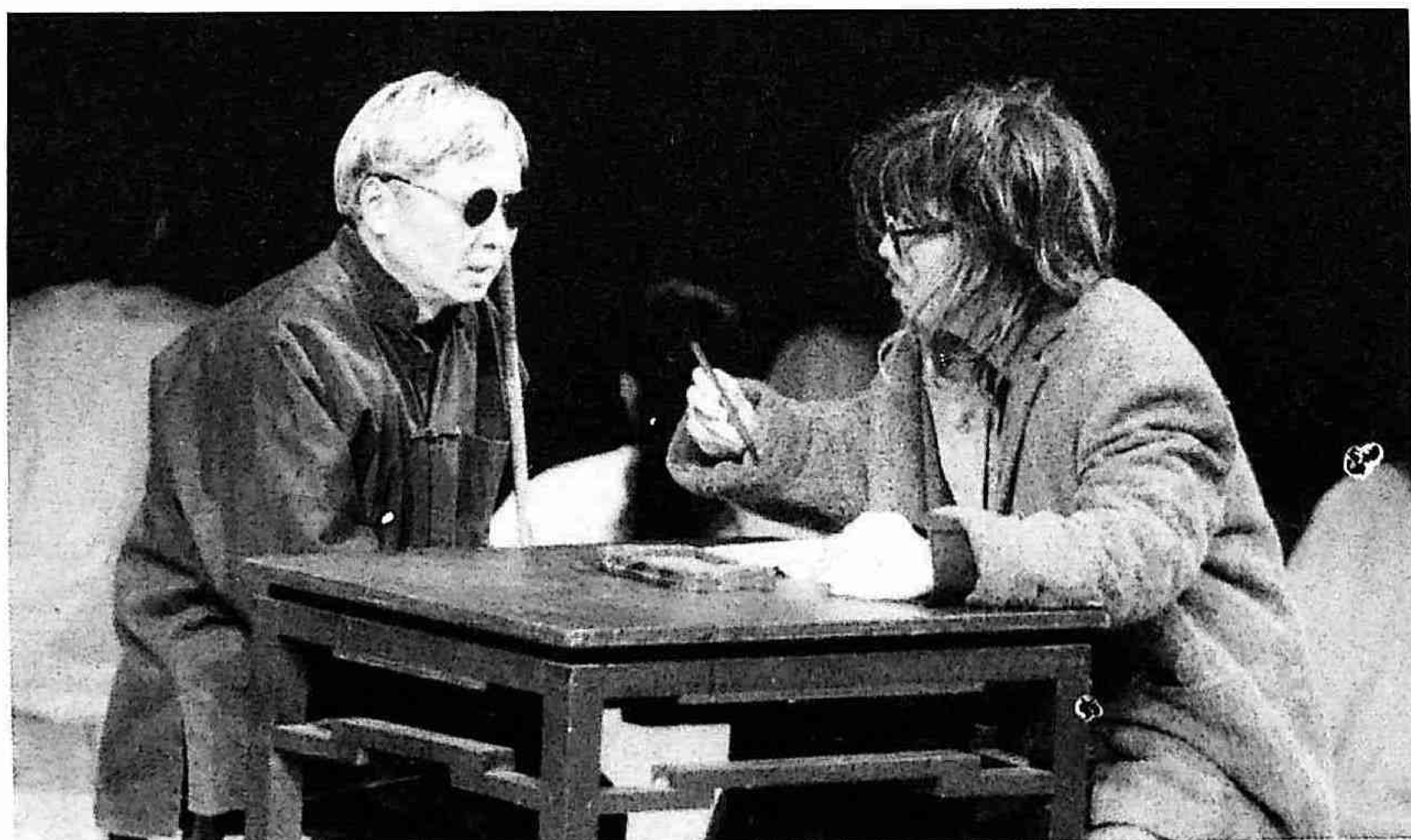
（十三郎坐下登記）

福　來：你咁寫啦，寫南海縣江太史孔殷靈祐啦！

十三郎：——?!

福　來：江孔殷江太史呀！清楚嗎？

十三郎：你——



福　來：我係佢家僕！麻煩你寫林福來附薦啦！

（十三郎怔住）

福　來：——先生？——先生？

十三郎：係！佢，幾時死㗎?!

福　來：死咗幾耐牙，共產黨嚟之後冇幾耐就俾人話係大地主，清算，跟住咁——

幾多年呀？

十三郎：你——你講詳細吶！

福　來：諗吓，三反五反嗰陣啦。唉，其實眞係冤枉嘅，我地老爺呀，與世無爭，況且都咁老，點諗到佢地話佢係大地主要拉要鎖吖。好慘㗎，同個第三妾侍被人用豬籠入住，抬返去原籍受審，唉！我老爺死都唔認有罪，卒之喺個監度唔肯食嘢，絕食而死！

十三郎：（慘然）咁！眞係冤魂嚡！

福　來：先生你把聲好熟，邊度鄉下?!

十三郎：——南海！

福　來：原來眞係鄉里！咁你應該聽過江太史，太史第㗎嚡！

十三郎：聽過，聽過！

福　來：太史公成世人食盡珍饈百味，點估到會絕食而死吖！

十三郎：你對眼——

福　來：俾人用胡椒粉審盲嘅。佢地話我係狗奴才包庇地主喎！先

生，嘷，我加添啲錢，脲煩你，叫佢地唸多幾堂經俾我老

爺吖。唔該你吖，先生！

（噹，噹，噹，寺院鐘聲響。

（十三郎茫茫然，站起）

福　來：先生?!

（這時小和尚喜悅回來，見十三郎）

小和尚：喂唔該晒！

（十三郎茫茫然脫下知客衫，向着光處走，小和尚奇）

小和尚：喂，你去邊呀?!

十三郎：我好耐未落過山，我要出大嶼山，返香港。

小和尚：喂，你問過主持未呀？喂！

十三郎：（苦笑）哼哼

（繼而笑）哈哈哈……

上山容易，落山又何難吖。

哈……

（唱）事到如今出世即係入世，生即係死死即係生。

哈哈……

（鐘聲，噹，噹，噹……）

小和尚：（叫）主持，主持，佢又發作啦！

主持——佢又發神經啦！

（鐘聲繼續。

（台上所有景物移去，只見一個蒼老的搖搖欲墜的十三郎一步一步行前。

（十三郎茫然看着四周，感慨萬千。

（風聲起。

（燈光打出蕭條的感覺）

十三郎：（喃喃自語）

歸來百戰——厭囂塵，

一路歸程剩一身；

隻手——耕耘天——欲雪，

壯懷如我——更——何——人，唉！

（哼着南音序，但身子一路一路倒下）

十三郎：事呀到——如今——出世即是入世咯，叮噹叮——生即——係死咯——死即係——生——

（聲音越來越弱，直至身子倒下，聲音柔弱得聽不到。十三郎的軀體，僵直在風聲和清凄處境中）

五人組：晚年嘅南海十三郎先後入過兩次青山，

喺寶蓮寺住過三年，其餘時間就喺街頭流浪。

但眞正嘅情況，就無人知曉。

佢由三十八歲開始一直糊塗到七十四歲，

神智反覆，時而正常，時而癲喪！

究竟佢係眞癲，抑或假癲，

抑或佢根本就冇癲過？

只有佢自己至知道，

或者連佢自己都唔知道。

（稍停）一九八四年，

（風聲起）一個寒風刺骨嘅夜晚，

有人打九九九。

（演員扮警察操出場）

督　察：乜嘢事？邊個報警，邊個？

甲：阿Sir，你睇吓！

演員們：帶頭嗰個係督察級人馬，

佢上前一睇，……

（十三郎卧在燈下。

（街燈之下，有一個凍僵咗嘅屍體）

甲：阿Sir，係個乞兒，硬晒架啦嚐！

督　察：（走行）吓，係佢?!

警　察：阿Sir，你識佢㗎？

督　察：一個癲佬，好耐咯！都有廿年前囉！

佢打九九九報警話唔見佐對鞋！

警　察：——吓！有冇搞錯？

督　察：佢話佢左腳隻鞋俾毛澤東偷咗，右腳隻鞋俾蔣介石偷咗，

所以冇路可行嗬！

警　察：哈——哈（但想一想，不再笑下去）

督　察：笑唔落呢？唉！叫黑車啦！

警　察：Yes sir！（叫人）嚟，幫手抬！

督　察：咪住！

警　察：——？

督　察：同我班對鞋嚟！

警　察：——？

督　察：睇見佢赤住腳落去，好唔舒服！

演員們：警察終於搵倒對鞋，

　　　　個督察親自為十三郎穿上去。

（督察還把兩對鞋的鞋帶駁在一起，沉思一會）



督　察：搬佢上車！

（警察們搬了十三郎的屍體上車。

（地上遺落了十三郎那些報紙和包袱，還有那畫軸，督察拾起畫軸，慢慢捲開那又霉又臭的畫一看）

督　察：（讀字）雪山白鳳凰?!

（鑼鼓響。

（衆演員出，走圓台花）

五人組：心聲淚影女兒香，

燕歸何處覓殘唐；

紅綃夜盜寒江雪，

痴人正是十三郎呀吔！

（數白欖）

個古仔已講完，雜亂不成章，

因為係講傻佬，

所以講古嘅都傻傻戇。

一半似眞實，一半好誇張，

究竟邊樣眞時邊樣假，

你地無謂用腦去費思量！

須知用腦用得多，

會變咗癡呆相。

人生如一夢，

轉眼又散場。

你可以開番個BB機，

去宵夜落大牌檔。

在此講拜拜。

祝君樂安康，

祝君樂安康！

（粵劇完收煞科音樂）

（本故事全屬虛構）

（全劇完）

劇評

南海十三郎其人其事

勁葉

香港話劇團93年推出由杜國威編寫的《南海十三郎》，因劇中主要人物是本港三十年代的著名廣東戲曲作家，其一生充滿傳奇事迹，今首次被搬上舞台，備受本港劇藝界人士矚目。

按南海十三郎姓江名譽鏐，籍貫廣東南海，於一九〇九年出生於廣州，其尊人即清末甲子科朝考得庶吉士稱翰林之江孔殷太史（別號霞公）。他行十三，以天資聰慧過人，十七歲即考進中山大學法律系攻讀，每試必冠其曹。但他畢業後，卻未曾在法律界服務過，反而孜孜不倦地專事鑽研一己所耽嗜之廣東傳統音樂與戲曲，並經常出現於海珠、太平、樂善三大戲院欣賞粵劇演出；有時則到東堤或十五甫之風月場中召來歌妓開其響局遣興。

其始他每有自認爲得意之有關劇評或曲本一類作品，輒投寄羊城三大報紙之一之《越華報》發表，由此開始與當年兼爲《越華報》副刊撰稿之名編劇家梁金堂訂爲文字之交。

適其時本港粵劇界有薛（覺先）馬（師曾）爭雄，由前者領導之覺先聲劇團正大事招攬編劇人才，不斷推出新戲，藉與由後者領導之太平劇團爭一日之短長。至是一向效力於覺先聲劇團之梁金堂

乃舉薦十三郎爲薛老揸用。而從此，十三郎便晋身梨園。

當年十三郎在覺先聲劇團之原已聘用多位作者羣中能以脫穎而出，初並不因其劇作出色，而是因一次荷里活美高梅公司之著名電影小生司花利亞作世界旅遊經港（按司花利亞係憑與女星珍納麥當奴合演《璇宮艷史》一片成名），因慕薛老揸在中國傳統戲劇界享有盛名，還且拍過多部電影，故特乘便往高陞戲院參觀覺班上演《白金龍》一劇，並曾入戲院後台訪晤老揸，而當時擔任此兩大伶星作傳譯的，便是南海十三郎。老揸固料不到十三郎之英語如此流利，蓋因有他居中傳譯，乃能與對方暢所欲言。自此他對十三郎刮目相看，而且格外器重，特別叮囑覺班劇務部主任麥嘯霞以後多予十三郎以編纂新劇之機會。

果也，十三郎當年並未負薛覺先之期望，其始他先後佐梁金堂、梁夢兩人編撰《幽香冷處濃》及《璇宮艷史》，推出公演後大受觀衆歡迎。繼而，他獨力改編薛覺先早年在大景象劇團擔綱演出之《月向那方圓》，亦因該劇在覺班重演叫座而獲得薛老揸及編劇界前輩陳天縱、馮志芬等稱許。

十三郎成名之作，是他於三五年專爲薛覺先度身而編撰之《心聲淚影》。該則由薛獨唱之主題曲《寒江釣雪》，不僅詞翰秀雅，而且樂律精微，而尤其爲粵劇界暨粵曲界傳誦者，乃係他在曲首所創譜之一節「揚州戀檀二流」，勝在能突出薛腔之抑揚頓挫優點，聽來韻味盎然。此一闋《心》劇主題曲，翌年有碧架唱片公司邀聘

薛灌錄爲唱片，問世後非常搶手，其銷路遠及東南亞及美加各地，寖且成爲粵曲界之流行曲，至今省港澳仍有不少平喉唱家在公開場合選唱。

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本港陷日敵之手。此時覺先聲劇團已解散，全團台前幕後人員有留港者，亦有少數隨薛覺先唐雪卿夫婦二人逃往廣州灣入內地，獨不知十三郎何去。據當年粵語片女星即十三郎之堂姪女梅綺在廣西鬱林告筆者，指她未逃出本港之時，有一次晤見其十三叔，她曾邀之一同遄返內地，但遭對方拒絕。

十三郎在戰時究怎樣過活？未見有人提及過，但戰後數年，不少人經常在港島街頭碰上他。只見那時的他，蓬首垢面，衣衫襤褸，也沒有像以往那樣戴上千多度深的近視眼鏡，卻例必挽着一個黑布袋。躑躅往來，神情呆滯，有時哭笑不分，有時自言自語。顯然，他那時患上了嚴重的精神病。

依稀記得是五二年，筆者一次見他出現於中環陸羽樓下堂座。當時一位認識他的某名西醫正在那兒品茗，曾招呼他共坐，他不瞅不睬，卻驀地伸手拿了放在桌上的一個叉燒飽送進口裏，跟着便揚長而去。其戰後行徑之怪異，有如是者。

戲行傳說十三郎係於五五年在離島大嶼山病逝的，不知是否屬實，不過，話劇界中人卻指杜國威是有所根據而編寫話劇《南海十三郎》的，因此，倒希望在該劇中能了解十三郎晚年的落拓眞況。

——轉載自1993年5月3，4日《新晚報》

《南海十三郎》

——一個編劇寫另一個編劇的故事

丁家湘

戲劇《南海十三郎》是杜國威出任香港話劇團駐團編劇後的第一個劇作。故事是寫二、三十年代本港著名粵劇劇作家南海十三郎（原名江譽鏐）傳奇的一生，他恃才傲物，創作事業如日方時，卻遭逢愛情和事業的打擊，不為同行接受，生活潦倒，更因神智失常，被送入精神病院，晚年四處流浪，最後鬱鬱而終。他的行徑半瘋半癲，到底是受了打擊所致，還是如另一種更傳奇的說法——佯癲詐狂來避世呢？衆說紛紜，反而更添上神秘的色彩。

《南》劇是杜國威與導演古天農舞台上的第三次合作（前有《扶桑過客》、《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編寫方法採用了劇場主義形式，跟他從前用類似手法所寫的劇本《台板人生》和《珍珠衫》比較，《南》劇所運用的劇場手法流暢和成功得多。而事實以兩幕二十五場的多場景方式，來敍述南海十三郎的一生遭遇，用敍述者（劇中叫「講古五人組」）的手法來過場和交代情節是明智的抉擇。這令劇情的推展明快而清楚，加上以較「虛」的布景和服裝設計來配合，更是相得益彰。

難得的是編導開場和結尾時用全體演員以數白欖形式來作楔子與尾聲，加上不囿於演員性別來擔演劇中的角色（太史公的妻妾中明顯地混入不少男演員來飾演），巧妙地解決了全劇七、八十個角色之多的技術問題之外，還使到觀衆接受了《南》劇以不太寫實的方法來演繹。

拿《南》劇來與《我和春天有個約會》比較，或許觀衆會覺得《我》劇的人物關係跟劇中情節揉合得較爲戲劇性，扣得較緊，前後呼應會較好。這是因爲寫一個虛構的故事比寫一個眞實人物的事迹可以來得天馬行空一點。《南》劇中出現了不少眞實的人物，如江太史、唐滌生、薛覺先等，和一些呼之欲出的人物如梅仙、任惜花等，爲免與事實有太大出入，寫來便有很多的掣肘，單單把南海十三郎本來死於精神病院這事實改爲潦倒死於街頭這個戲劇性改動，就一定要得到南海十三郎的親人的接受和體諒。

雖然如此，《南》劇中仍有不少出色的情節令人擊節讚賞，其中以唐滌生與南海十三郎的一場拜師戲至爲經典；其他較爲完整和有戲味的脈絡計有梅仙與南海十三郎的關係發展；薛覺先與南海十三郎的知遇與重逢的情節都極堪玩味；還有江太史與十三郎的父子情更加細膩和感人。

編劇技巧最值一讚有兩點：其一是江太史最後以八十高齡與瘋癲後的十三郎的一場下棋戲，本來那套「舉手不回」、「食屎屙飯」的說法是很不合邏輯的，但太史公一句「八十幾歲人，仲有個

仔返嚟身邊陪吓自己，焉知非福吖，仲想點呀？」便把那種老人看透世情，無求知足的心態刻劃得十分感人。

其二是南海十三郎在精神病院排戲時那些俠盜是忠是奸，甚麼叫做好人，甚麼叫做壞人的哲學，正好比照十三郎的執着，落得走上佯瘋避世的悲慘下場的思想（如果觀衆相信南海十三郎是裝瘋的話）。

作爲一個編劇家寫另一個編劇家的一生事迹，我相信南海十三郎這角色性格中那種對事物的執着，不理世人對自己行爲接受與否的態度，一定程度上是杜國威要觀衆細味的信息和他自己人生哲學的投射。

——轉載自1993年8月19日《經濟日報》

南海十三郎——名字有價

李家園

一九二五年起至一九九三年這六十多年來，廣州香港之著名粵劇編劇家，首推南海十三郎（江譽鏐，筆名江楓）；其次要算唐滌生，他所編的《帝女花》給任劍輝、白雪仙演生了，而成爲家喻戶曉的粵劇曲詞名句。而南海十三郎當年的「威水史」，老一輩粵劇觀衆多知之，例如由南海十三郎主編的《心聲淚影》等所有戲劇，開台前往往以整版位置在報上刊登，試猜：那時十三郎只替薛覺先一個人開戲，而當時之薛覺先與馬師曾、千里駒等齊名，同屬「大老倌級」人馬，但薛覺先主演由十三郎編劇的戲，整版廣告，以四寸闊的「南海十三郎編劇」，而薛覺先的名字則在下面位置，也比十三郎名字的細四分三，於此可知，當年「南海十三郎」的名字有價。

南海十三郎早年所編粵劇，都是薛覺先主演，也因此薛的聲名大噪。他除替薛覺先編粵劇之外，也替武狀元陳錦棠編過幾部戲，都很賣座。他給薛覺先的劇本如《心聲淚聲之寒江釣雪》：「傷心淚，灑不斷前塵影事，心頭滋味惟有自己知，一彎新月未許人有團圓意，音沉信杳，迷亂情思，踏遍天涯不移此志……」仍傳誦一時。

十三郎編給薛覺先的戲，曲詞細膩，含有詩意，但編給「武狀元」陳錦棠的戲，如《飛渡玉蘭關》一劇則慷慨激昂，宛如蘇東坡的《大江東去》，充滿磅礴之氣，例如：

「悠悠夜悠悠，悠悠夜悠悠；刁斗森嚴玉露秋，傳令左右，傳令左右，緊守營房。雲無心猶出岫，月無言徒消瘦，問聲嫦娥仙女，可曾下降塵遊？悠悠夜悠悠，刁斗森嚴玉露秋，傳令左右，傳令左右，緊守營房。雲無心猶出岫，月無言徒消瘦，問聲嫦娥仙女，可曾下降塵遊？撫青鋒，問明月，何日澄清宇宙？……」

十三郎之被譽爲編劇能手，與他的聰明性格有關，更與他「家學淵源」有關，江太史有十三位公子，據說，他最似父親，江太史出世時，其母夢見有一隻大猩猩走入帳中，一驚之下，江太史便出生了，所以他的樣子很似猿猴。南海十三郎有一終生憾事，那就是他出生時，生母便去世。

——轉載自1993年11月5日《天天日報》

毫不悶場的《南海十三郎》

張近平

看三小時多的話劇，而中間毫無悶場，觀衆從不需要移動身體去振作精神，可以嗎？《南海十三郎》絕對有這演出效果。杜國威這劇本的藝術成就和娛樂成就，固然是這次演出的成功關鍵。然而，導演古天農、戲曲指導許堅信、舞台設計陳俊豪、服裝設計黃志強、燈光設計姚巧玉，作曲黃伸強，以及香港話劇團全體演員的努力，更是令這演出生動有趣的根源。

劇場主義運用恰當

劇本寫得瀟灑，而演出形式則更是活潑跳脫。這全繫於它的形式。一位戲曲編劇和街頭瘋漢的生平，平凡傳奇共冶一爐，十三郎的足迹走遍大江南北，經歷不少，杜國威選擇了很劇場的寫法，中間由一隊講古五人組把跳躍極大的時空連接起來，既簡潔又經濟，這種手法更是有利於導演調度舞台。再者，有甚麼更適合得過，用劇場主義的架構去講一個編劇人的故事呢？

因此，用竹搭戲棚的概念去設計舞台，很貼合十三郎粵劇開戲師爺的身份，看上去，令劇場生出一種屬於廣東大戲文化的親切氣

氛。不過，更有趣的地方還在演員的衣衫。所有演員，除了飾江太史的周志輝和十三郎的謝君豪外，一律穿緊身黑衣黑褲，然後再在上面披披搭搭各個角色的人物服裝。這種手法在西方戲劇裏經常出現，但用在這類以廣東大衆爲背景的中國題材戲劇裏，倒是很新穎。當一羣黑衣人在如神功戲棚的布景裏面更衣上場，中西合璧的感覺極強，但又不覺彼此互不協調。我想是因爲，中國戲曲的寫意美學跟劇場派重視觀衆想像的特色能互相融合了吧。

轉場換景簡潔有力

所以，當那隊講古五人組以數白欖的方式，開始敍述十三郎成長的故事時，不單令我想到中國的街頭藝人，更令我想到布萊希特的報幕方式。古天農利用他們來間場，協助在觀衆面前換景，你一句便一張太師椅，我一句便順手拿來酸枝桌，手法嫻熟，可說駕馭了兩幕共廿五場戲的轉場問題。轉場精彩還在青山醫院轉寶蓮寺一場。醫生院前送別十三郎，舞台後方的大竹棚上攀滿了病患者，身穿白病服，形態像天使，呼應了十三郎對精神病院的理解：「天堂來的！」然後寺鐘響起，病患者走出竹棚，一轉身，背面便是一件件僧袍，演員背着坐下，一幅僧衆誦經的畫面便出現了。

這戲分場長短不一，惟古天農對短場的處理不失簡潔有力。印象最深者便是十三郎窮途潦倒之時在九廣鐵路跳火車。謝君豪先在台上一個橫放的平台上走，燈變，天幕現出一列正在行走的火車窗

剪影，配合轟轟的火車音響，很有動感，而且凝聚着危機，最後謝君豪縱身自平台向天幕方向跳下，聲光急滅。整場戲不到一分鐘，但推進流暢，製造了個小高潮。

全台演員拿揑準確

朋友說他們開場時走「圓台」的表現比《關漢卿》時進步，這點應是許堅信訓練有素的成果了，但演員的表現是少見的充滿精力和創意則是不容置喙。謝君豪演十三郎拿揑準確，福來附薦一場他由癲變回正常，而且還要傷心，他的情緒變化得極微妙。他沒有把瘋癲之後的十三郎演成歇斯底里，而是有點像玩世佯狂，他重遇薛覺先的一場戲便極具黑色幽默味道。

不單十三郎好，其他配角也令你稱絕。像楊英偉演的年青關德興，無論語態或動態都神似，笑破人肚皮；又比如演江太史十一位太太的男女演員，尤以歐陽奮仁和周峯，男扮女，有喜劇效果之餘沒有醜化，很難得；又好像演試鏡女子的王雲雲和試鏡男子的李子瞻，先由王雲雲以五音不全誇張失真的形象出場，觀眾已給逗樂了，再來個芙蓉面半掩作女子裝的李子瞻亮相，起先不明所以，怎知試鏡失敗後放下扇子，亮出個鬍鬚兀突的男人來，效果有出奇制勝之妙；有了李和王兩個「失敗」在前，蘇玉華演的梅仙出場試鏡，自給襯托得明艷照人，必勝無疑。蘇玉華的扮相當然美艷，但沒有王和李那搞笑襯托，說服力必大減。

這個戲的演員演得就是如此樸實，人人都在其位盡己之力。特約丁家湘扮薛覺先，唱戲固然賣力，羅冠蘭演太史三奶也不失演王熙鳳時的刁鑽，至黃先洸、葉進、周峯和李偉英戴了面具扮猩猩，該場戲不曾以眞面目示觀衆，也一樣活潑生鬼。演員的整體表現一洗以往話劇團給人的暮氣。謝幕時，我很感動，不止爲十三郎的故事和良知，也是爲我能看到一個上下一心，團結合拍的演出之故也。

《南海十三郎》，眞可愛啲！

——轉載自1993年11月8日《文滙報》

《南海十三郎》的劇本細膩動人

到目前爲止《南海十三郎》是93年話劇團劇季裏，我看過最滿意的戲。作爲駐團編劇上任後的首作，杜國威這個作品成績令人眼前一亮；作爲離團前的告別作，導演古天農更是悉力以赴，算得上是光榮引退。

對白平淡分量重

杜國威細膩的筆觸在這劇隨處可見。寫人情仍然叫人動容。例如第二幕盲了的福來到寶蓮寺附薦，瘋了的十三郎面對昔日的家僕——今日的陌生盲人，知道了自己的家人原來已經死散多年，一時之間整個人沉下來，然後帶着沉痛的心情離開寺院。這場戲最精彩處便是沒有甚麼故人相認，福來最「親近」的一句也不過是：「先生，你把聲好熟呀，你邊庶鄉下？」「南海。」「啊，你有冇聽過江太史太史第？」「聽過。」對話像擦肩而過，但十三郎心底情緒又有多大的湧動呢？緊接的一場便是十三郎老死街頭，警長看見這個瘋漢赤腳仙遊，一句「比對鞋佢着啦，赤住腳落去唔多好睇」眞是教人欷歔。

編劇筆法瀟灑自如

不過杜國威這作品更令人眼前一亮，是他在這戲的筆法已變得瀟灑。戲裏的史料，豐富得來不堆砌。尤其是第一幕寫抗戰前十三郎成長、讀書、成名的經過，然後是十三郎成名後的生活，幾乎一句一史，但卻來得不經意。好像有個年青人頂替作十三郎的劇本執筆，年青人說要拜十三郎爲師學藝，一場拜師戲盡現十三郎高傲。不料到十三郎問這人名字之時，才爆出一句「唐滌生」，觀衆即時「嘩」的叫起來。再如馬師曾跟薛覺先打對台，關德興戰時參與勞軍等等的有趣故事，都在劇本裏交織出現，懷舊有趣，看得人煞是痛快。不過第二幕寫十三郎進了青山醫院的戲，篇幅稍嫌長了一點，而且弄了一大輪，只爲帶出十三郎爲該院涼亭命了個「聽禽軒」的名字，這便寫得不及其他部分瀟灑。又或者是因爲杜國威對「聽禽軒」這項資料太珍重，不捨得去其繁重之過？

孤獨不羣重義重節

這劇寫一個天才的孤獨。十三郎過目不忘。大學時代，以其「怪」行（穿唐裝衫去參加大學舞會）爲朋輩訕笑；成名之後，在戲行以「臭檔」聞名，他的手筆不容人改動分毫。戰後，風光不再之時，他仍然孤芳自賞。杜國威兒時有「播音神童」之稱，他是否對十三郎的故事深有共鳴呢？天知曉。惟是杜國威涉足遍舞台、電

視及電影的編劇工作，他在十三郎的故事裏托物言志則昭彰明甚。

十三郎從來對自己的才華很堅持，薛老不改他的劇本，是他對薛老忠心的關鍵。但杜筆下的十三郎還對道德良心十分堅持。戲裏寫了多次十三郎寫戲的片段，《寒江釣雪》固然是孤獨不羣的寫照，但更多是寫十三郎編戰爭故事，爲家爲國，殺敵沙場，忠肝義膽。在抗戰勞軍一場戲裏，十三郎堅持演鼓舞軍心的救國節目；不過，任惜花卻在對台演艷舞，把士兵都吸引過去了。十三郎不值任之所爲，認爲對軍心有損，令他們心靈頹廢，爲此而跟任大打出手，甚至因而入獄。獄中他大叫：編劇責任不止要娛人，還要教育人；不能出賣自己，更不能出賣良心。這是中國典型的知識分子心態，十三郎縱不能致君堯舜上，也堅持要使風俗淳。

鞭撻時弊尖酸幽默

可能你會覺得杜國威還不過是在捍衛傳統價值，但看完第二幕開場，他的用意便不像是老學究在說八股文。戰後，十三郎仍然寫出征殺敵的戲，但那時沒觀衆願意在戲棚再經歷戰火的回憶，人們只愛看猩猩搶村女然後生個人猩怪嬰的神怪戲。十三郎的劇本給班主彈得一文不值。十三郎乾脆跟班主說：「是否個戲到最後惡有惡報，中間怎樣怪誕妖言惑衆也可照單全收？不如叫個正印花旦出來脫精光，跳場艷舞，最後便找幾個牛頭馬面拉她進地府去吧！」說話尖酸得很幽默。這使我想到刻下香港人人競拍美其名曰三級片、

實際是鹹濕戲的電影潮流。本地的電影人很懂得跟潮流，但良心是甚麼呢？

記得影評人林離在《信報》曾說，港產電影十之八九是爛戲和賤戲，眞是一語中的。而杜國威這句對白則寫得叫人拍案，也使這個講編劇人的劇本有了現實的深度。

——轉載自1993年11月6日《文滙報》

筆底寫人生哭笑

龐冠清

一齣好戲，當然要依賴一個好的劇本；一個好劇本，最好能做到雅俗共賞，使不同層次、品味、閱歷的觀者，都獲得滿足感。這是誰都曉得的標準，惟是達到這種要求的劇本，特別是本地創作劇者，並不多見。

大抵人們覺得《南海十三郎》看得很過癮，口碑不錯，就是達到雅俗共賞要求的一種表現吧。這齣戲講的是我們身邊的人物、身邊的地點、身邊的事情，雖然是追憶往昔，但由於存在某些永恆的哲理，看來並不古老，且發人深省。

該劇一開場，講古人就點出「人生哭笑豈尋常」的主題，接着是展開了「笑」的第一幕和「哭」的第二幕，當然隨着主人翁的表現和遭遇，哭和笑是交織在一起的。由十三郎說遺失了一對鞋，到倒述他瘋狂追求異性，在戲行編劇中的顯赫地位，對當上舞女的姪女的訓示，及在陸羽茶室、青山醫院、寶蓮寺的瘋相，既揭示了一個大家族在沒落時期，下一代不願面對的困境，亦道出社會、人生的變遷，特別是那種似瘋癲又似清醒，似眞又似假的對白、舉動，令人發笑又教人回味。尤其是對那副殘缺眼鏡的哲理，眞達到了對

勢態的嘲弄，這是「正常」人不敢說穿的處世哲學！

當然，這些對白緊隨情節而表達，不存在半點說教成分，無怪乎有人認為一位好的編劇家可以成為一位思想家，杜國威確實在這方面有過人之處。

——轉載自1993年11月9日《大公報》

好笑感人的癲佬傳奇《南海十三郎》

石琪

現在看話劇隨時好看過香港電影，「香港話劇團」的狀態可說「弗到漏油」，杜國威編劇、古天農導演的新劇《南海十三郎——一個癲佬的傳奇》就很出色，成績更勝他們上次合作大獲好評的《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像《我和春天有個約會》那樣賞心悅目動聽之劇，當然比癲佬戲迷人。但《春天》是懷舊歌舞爲主，以戲而論，《南海十三郎》的故事人物完整得多，並且用新穎手法把不少傳統粵劇特點活現於現代話劇，其闊度和創意無疑更高，而成績可喜，經常引起觀衆的笑聲、掌聲和感嘆。

是的，《南海十三郎》好笑，有娛樂性，甚至充滿近乎周星馳的瘋狂卡通感，還有臭屎和吐口水，但絕非低俗無厘頭，而是豐富多采、有歷史感、有「篤篤撐」的音響性，同時感人的悲喜劇。

故事首先是一羣烏龍差人追查癲佬失鞋案，他用英語報警，投訴一隻鞋被毛澤東偷了，另一隻被蔣介石偷了。隨即由「講古五人組」念白欖，講述這癲佬的故事。

這癲佬就是南海十三郎，即清末有功名的南海江太史第十三子

江譽鏐，後來成爲二三十年代省港著名的粵劇編撰家，戰後編過電影劇本。他性格怪誕，人到中年便變爲流浪街頭的癲佬，兩度進入青山精神病院，他活到七十多歲，一九八四年倒斃街頭。

編導靈活地用衆多妙趣細節交織出十三郎的生平。例如少年時代，江太史家中有十多名妻妾，情景十分卡通搞笑，卻不是笑片《唐伯虎點秋香》那般胡鬧。到了十三郎入讀香港大學，穿長衫馬褂參加舞會，對時髦美女一見鍾情，則很趣緻浪漫。

此劇長達三個小時，沒有冷場。謝君豪主演十三郎極佳，由俗世佳公子而至爛臭癲佬都很生動。其中他與薛覺先的交情最有戲味，丁家湘演薛覺先的台型與唱腔亦富於大老倌神韻。李偉英演唐滌生向十三郎拜師的一場，妙不可言，帶來意外驚喜。

很多演員都兼演多角，楊英偉扮男旦千里駒和武生新靚就（關德興）很惹笑。羅冠蘭除了演三奶，還演青山癲婆，那場神經病人排演大戲甚妙。此外，蘇玉華演梅仙，則帶出舞廳、電影圈和宗教界的奇趣現象，總之多姿多采。

本文可能讚得過籠了，但時下香港沒有好片可以大讚，此劇的確值得捧場。

——轉載自1993年10月3日《明報》

十三郎與唐滌生

林超榮

南海十三郎這個話劇最感動人的兩個地方，第一是十三郎迫不得已裝瘋扮傻，這樣才能斷絕後路，舒舒服服，不理人間冷眼，過着自己喜歡過的生活，敢說自己心裏說的話。

其實，人世間有很多時候的確需要瘋瘋癲癲的包裝才可以做回自己，保留一點眞我。戲劇裏第二個感動的地方，便是唐滌生與十三郎的師徒關係。唐向十三郎拜師的過程，歷盡屈辱，戲劇篇幅不足夠，只講唐滌生被迫喝下十三郎吐了口水的茶，又被他奚落，重抄劇本時意見多多。

其實，唐滌生跟着十三郎學編劇，當中所受的寃屈應該更多，可是今次以十三郎爲主，未能盡錄。想當年，我們初入行做編劇，跟大導演大監製學寫劇本，情況跟唐滌生也差不多，人人以爲自己是十三郎般才氣橫溢。他們攤在沙發，咬着煙講劇情，我們就低頭寫劇本，根本不是在編劇只是口授筆錄的記錄員，有時改動些少，卻被罵竄改劇作；全文照錄，罵你毫無創意。

自古編劇之難，才華蓋世如唐滌生也受此苦，我們也不敢哼聲！

——轉載自1993年11月18日《星島日報》

編劇的話

——杜國威——

寫南海十三郎這個人物也眞難，他不是英雄，也非偉人，沒有可歌可泣的事迹，沒有顯赫生平。他是粵劇編劇，但影響力遠不及後來居上的唐滌生，他的作品多失傳。至於他爲人，也非可親可敬，認識他的人多說他「不近人情」，唯一令人偶爾回憶的，只是他流浪街頭三十多年的一些瘋癲軼事，那我該怎樣寫這個人物？

劇本終於艱苦完成了，我再不緊張十三郎這角色寫得似與不似，也不擔心哪個演員去演十三郎才像，也不憂慮觀衆會否接受演出的形式，也不計較……因爲，我已深深愛上了「南海十三郎」。我預期將會面對各方各界不同角度、不同感受的回應。

非常感謝江太史的後人江繩萬先生、江繩宙先生和江獻珠女仕，他們是十三郎的侄兒輩，江獻珠女士親述了很多太史門庭的唏噓往昔，劇裏有些資料來自她的著作《蘭齋舊事》，她說出身爲太史公第三代人怎樣去承擔上一代的胡塗餘孽和怎樣面對家道中落的生活壓力。江獻珠女士語重深長，眞大家風範。她說堪告慰的是太史公的孫兒們多移民國外，皆博學飽讀，事業有成。

最後，我要多謝老友古天農。這是他告別香港話劇團最後執導的一個戲。



歸來百載厭囂塵，一路歸程膹一身。

隻手耕耘天欲雪，壯懷如我更何人！

——江譽球（南海十三郎）

（本報特稿） 數十年前著名粵劇編劇家南海十三郎（江譽球），其在數十年所編撰名劇，如《燕歸人未歸》、《女兒香》、《梨香院》、《李香君》等，至今仍在粵劇界中風靡一時，南海十三郎江太史霞公之公子，才華卓絕，由於年前曾患病，曾使人寄予同情，病癒後曾在新界柏林中學執教。近年隱居大嶼山寶蓮寺，看破紅塵，再不問世事。

對於這被稱「才子」，同時亦爲香港人相當熟識之名編劇家，過去事迹，不無具有非常傳奇性，因此今日雖然隱居空門，但仍有不少人甚關懷。記者曾往大嶼山訪問，對其生活近況與過去經歷，盼能有更深切了解，因承以書寫其個人過去事迹的一篇自傳式文章「壯懷如我更何人」爲贈，俾我們一看就可以淸楚他的過去。

茲將該「壯懷如我更何人」全文錄如下：

我於民前二年三月三日（即一九一〇年）在河南桂西街六號出生，可憐母親卻因生我而死，其後過了將近一年我才被接回家和父親一起居住，由常氏母親料理我。稍長，即延聘名師劉叔達，張劭聞，何天輔，傅朝選等先生授予中文，李鳳廷老師教書，YIEDER（美國人），CALEN VOCHT, SKLEICLE, WEITYE, REID 各老師教我德文。

我跟隨兄長在嶺南附中讀書的時候，常到劉詢初家裏，他的姪女兒劉秀蘭與我曾在潔芳是同學，「秀蘭」二字正是我生母的小名，因此我一度很愛慕她，後來到了香港又愛上了一位小家碧玉劉靜儀，結果兩次婚事都因爲門戶所限，家人反對而告吹，我力爭無效，在美的哥哥更是來函責我年少無知，跟着，父親就命我來香港唸書，入了港大醫學系，

也買了一間屋子在加連威老道，我在香港的所有學費都是英美烟草公司供給，而零用錢就由楊晉初世伯按月予我。這次一別直至我第四姪兒江曼喪母後，才許我回家居住。

我父親是一個愛國的人，「散萬金，毀家酬士死。」他已逝世多年，兄弟亦只餘我一個。

戲劇化的人生！戲劇是了解人生再把人生啓示出一條正確的途徑，現在戲劇界並不能把中國的前途啓示出來，眞是一個最大的遺憾！所以，戰後我就不編劇了。

抗戰勝利後，我又回到香港來，許多人都稱若沒有美國兩個原子彈，日本不會投降，但不知道民族意識強烈的中國人，在宣布抗戰到底後，是不惜犧牲一切的，就憑這一點，即使十個日本也不能眞正亡了中國。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蔣公在衡山訓話時，所有的青年軍都集合來聽命，中國之不亡主要也是有賴於蔣公的雄才偉略。又當日本在芷江投降時，他寬容大量的讓日軍安然回國，讓日本的命運由日本人民自決；在國內，他何嘗不是處處以百姓爲念！他之所以退出中國大陸何嘗不是爲了保全中國！他實在跟所有中國革命的人民一樣心懷：「中國就是中國！」到最近，他雖然已在台灣逝世了，依然得到各地的人所敬愛的懷念，他始終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責任，亦可算是「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另方面，我亦十分可惜，從此更少了一個能看懂我戲劇裏涵義的人。

故交零落，倘存的亦各散東西了，留在中國大陸的有我嶺南時的老師劉思慕先生，想他和韋愨們還好吧？倘有來了香港的梁太素先生亦七十多歲了，還有在台灣的老朋友不知近況又如何呢？希望我還能和他們一一重會。

編按：此文轉載自某報南海十三郎的親筆自述，對坊間對其晚年的紛紜傳說，不啻是一個有力的辯白。惜報名年份均不詳，實是美中不足。惟據文中所述，文章應成於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因蔣介石於 1975 年逝世）。由此文略知南海十三郎其人軼事一二。

杜國威和你有個約會

不論你是從電影、舞台或這書本，
而認識或接觸到，
杜國威。

我們都很誠意邀請，
你，
寫一言隻字（最好係長篇大論），
來，
就這本書和這劇目作些回應，
讓杜國威知道你的感受。

地址：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收
來信者請註明姓名，職業，年歲及地址。
（凡來信者，可獲贈次文化堂禮品乙份。）

杜國威舞台劇本全集

- ⊙ 我和春天有個約會
- ⊙ 南海十三郎
- ⊙ 聊齋新誌
- ⊙ 扶桑過客
- ⊙ 城寨風情
- ⊙ 人間有情
- ⊙ 遍地芳菲
- ⊙ 昨天孩子（小姐有約）・色
- ⊙ 珍珠衫
- ⊙ 虎度門
- ⊙ 沙角月明火炭約
- ⊙ 一籠風月
- ⊙ 愛情觀自在

次文化堂出品

《南海十三郎》演出資料

主辦機構：市政局香港話劇團

首演：1993 年 10 月 28 日～11 月 2 日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重演：1995 年 1 月 11 日～15 日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重演：1995 年 1 月 20 日～22 日 **地點**：沙田大會堂演奏廳（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合辦）

製作人員

藝術總監：楊世彭

編　　劇：杜國威

導　　演：古天農

佈景設計：陳俊豪

服裝設計：黃志強

燈光設計：姚巧玉

作　　曲：黃伸強

粵劇指導：許堅信

主要角色

十三郎：謝君豪

太史公：周志輝

三姨太：羅冠蘭

Lily：龔小玲

梅　仙：蘇玉華（首演）
潘璧雲（重演）

薛覺先：丁家湘

唐滌生：李偉英（首演）
潘燦良（重演）

講古五人組：馮蔚衡
高翰文
潘燦良
劉雅麗（首演）
楊英偉（首演）
辛偉強（重演）
彭杏英（重演）

杜國威舞台劇本

南海十三郎

看三小時多的話劇，而中間毫無悶場，觀眾從不需要移動身體去振作精神，可以嗎？《南海十三郎》絕對有這演出效果。

張近平語

《南海十三郎》是93年話劇團劇季裡，我看過最滿意的戲。杜國威細膩的筆觸在這劇隨處可見，寫人情仍然叫人動容。

摘自1993年11月6日《文匯報》

《南海十三郎》好笑，有娛樂性，甚至充滿近乎周星馳的瘋狂卡通感，還有臭屎和吐口水，但絕非低俗無厘頭，而是豐富多采，有歷史感，有「篤篤撐」的音響性，同時感人的悲喜劇。

石琪語

《南海十三郎》這個話劇最感動人的兩個地方，第一是十三郎迫不得已裝瘋扮傻，這樣才能斷絕後路，舒舒服服，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林超榮語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962·7420·02·50A
SCB 226 $ 45
printed in Hong Kong